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公 羊 義 疏

(六十)

陳 立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疏義羊公

(六十)

著立陳

書叢本基學國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疏義羊公
册六十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

著作者

陳

立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雲

五

印刷所

商

上海河南路
務印書館

館

發行所

商

上海及各埠
務印書館

館

● C五七〇

公羊義疏七十二

定十四年
盡十五年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疏〕

禮記檀弓云公叔朮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注朮當爲朱春秋作戌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正義引世本云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

拔生朱按朮朱戌古音同部得通也

晉趙陽出奔宋〔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陽誤鞅疏同解云穀梁與此同左氏作衛趙陽字也杜云陽趙厥孫疏引世本云懿子兼生昭子舉舉生趙陽兼卽厥也按左傳以陽爲戌黨證之世本當

從左氏作衛此及穀梁蓋因上年冬有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之文故誤衛爲晉毛本又誤陽爲鞅鞅已歸于晉無復有奔宋事也差繆略云衛公羊作晉按今公穀並作晉

三月辛巳〔疏〕

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左穀皆作二月唐石經原刻作三月後磨改去上一畫經義述聞云三當爲二左氏穀梁並作二據杜預長曆是年二月己未朔辛巳二十三日也若三月則戊子朔不得有辛巳矣

釋文但云公子佗人二傳作公孫佗人贖二傳作群而不言三月二傳作二月則此傳亦作二月可知唐石經始誤二爲三包氏慎言云二月書辛巳月之二十三日

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

帥師滅頓以頓子賡歸〔注〕不別以歸何國者明楚陳以滅人爲重頓子以不死位爲重

〔疏〕

左氏穀梁作公孫佗人。唐石經佗字人旁磨改。賈疏云。左氏穀梁皆作顧子牂字。賈氏不注文不備。按牂音近。說文羊部。牂从羊。引聲。倉部。牂从倉。引聲。皆从引得聲也。鄂本牂誤。蜀大字本誤。牂。○注不別至爲重。○舊疏云。正以上四年滅沈。以沈子嘉歸。六年。以許男斯歸之屬。其上文皆直一國大夫而已。是以其經言以歸。不暇分別。今此經上載二國。其下直言以歸而已。似非詳備之義。是以解之。明楚陳以滅人爲重者。二國之卿。擅相滅獲。其過已深。假言歸楚。不足輕陳之罪。假言歸陳。不足滅楚之惡。故也。顧子以不死位爲重者。諸侯之禮。當合死位。顧子不死。其過已深。何假言歸于某乎。故云。顧子以不死位爲重也。按襄六年傳。國滅君死之正也。故注云。然不言所歸。略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注〕月者爲下卒出。〔疏〕

釋文。醉李。本又作橋。漢書地理志會稽郡下由拳云。故就李鄉。吳越戰地。應劭曰。古之橋李也。大事表云。

今嘉興府治嘉興縣南有醉李城。句踐歸吳後。夫差增封其地至此。然則與闔廬戰時。橋李猶爲吳地。杜氏通典。吳國南百四十里。與越分境。吳伐越。越子禦之子橋李。則今嘉興府之地也。古橋李城在今浙江嘉興府嘉興縣南四十五里。左氏穀梁作橋李。杜云。橋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說文木部。橋。以木有所擣也。春秋傳曰。越敗吳于橋李。史記吳世家。越王句踐迎擊之。橋李。集解。橋音酌。賈逵曰。橋李。越地。漢書地理志。敗之橋李。師古曰。橋音醉。越絕書。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吳疆越地。以爲戰地。至于柴辟亭。句踐更就李爲語兒鄉。沈氏欽韓謂就李卽橋李也。嘉興府志。橋李城在秀水縣西南七十里。按就橋醉。皆方音之轉。○注月者爲下卒出。○隱六年注。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此兩夷相敗。宜略於諸夏。不合月。今此書月。故云爲下卒出也。吳子光卒。月者。襄十二年。吳子乘卒。注云。卒皆不日。吳遠於楚。是也。

吳子光卒〔疏〕

越絕書吳內傳吳人敗于就李吳之戰地敗者言越之伐吳未戰吳闔廬卒敗而去也卒者闔廬死也左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橋李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于陘去橋

李七里通義云趙汭曰吳楚之君雖卒於外不地

公會齊侯衛侯于堅〔疏〕

釋文堅本又作擊音牽左氏作牽按穀梁亦作牽易睽六四牽羊悔亡子夏傳牽作擊是牽擊音義同杜云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大事表云路史內黃西南三十里有故牽

城今在內黃之西南濬縣之北二縣本連壤內黃今屬河南彰德府濬縣屬衛輝府一統志牽城在衛輝府濬縣北丁八里水經注淇水篇淇水東北逕枉人山東牽城西春秋公會齊侯衛侯于牽是也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疏〕

馬氏宗禮左傳補注云酈元曰今甄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謂之洮按洮城宋滅曹爲宋地

天王使石尙來歸賑〔疏〕

通義云黃道周曰歸賑而不舉日月何也其來者遠矣紀受者則不尊紀賜者則不親爲之紀時焉賑說文作賑鄭元注周禮地官掌蜃引作蜃

石尙者何天子之士也〔注〕天子上士以名氏通〔疏〕

注天子至氏通○周禮大宗伯疏云石尙天子之上士故稱名氏言來者自外之辭

歸者不反之稱舊疏云傳直言天子之士而知上士者何氏以爲春秋之例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今此經書其名氏故知之穀梁傳其辭石尙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杜云石尙天子之士石氏尙名釋例王之公卿皆

魯爵大夫書字。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尙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是也。舊疏云。何氏意必知例然者。正以傳云。石尙者何。天子之士。隱元年傳云。宰者何。官也。啗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僖八年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然則以此三處之傳言之。則知單名繼官。不以名氏通。單稱王人云者。不以名見。故隱元年注云。天子之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是也。杜以上士中士稱名。非。

脹者何。俎實也。〔注〕實

俎肉也。〔疏〕

周禮掌蠶。祭祀共蠶器之蠶。注。飾祭器之屬也。鬯人職曰。凡四方山川用蠶器。春秋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尙來歸蠶。蠶之器以蠶飾。因名焉。鄭司農云。蠶可以白器。令色白。彼疏云。注引左氏云。石尙來歸蠶。公羊

以為宜社之肉。以蠶器而盛肉。故名肉為蠶。是祭社之器為蠶也。按周禮直云蠶器之蠶。不別宜社者為蠶。故鄭氏總謂祭器。明社稷宗廟四望山川皆同。故引鬯人文為證。蠶灰可以飾物。祭器皆用之。因謂祭器為蠶也。而鄭氏注鬯人。凡山川四方用蠶。則又云。蠶。畫為蠶形。蚌曰含。漿。尊之象。則又與地官注不同。蓋無正文。故說不定也。今三傳本皆作脹。公羊傳云。俎實。穀梁傳亦云。脹者何。俎實也。祭肉也。何注云。實俎肉也。則脹即俎中肉。分賜臣下者。大行人歸脹。以交諸侯之福。是也。不云宜社之肉。周禮大宗伯疏引異義。左氏說。脹。社祭之肉。盛之以蠶。又成十三年左傳。成子受脹于社。注。脹。宜社之肉。則以為宜社之肉者。左氏說也。然彼傳因成子受脹于社。故云。脹宜社之肉。因社肉亦謂之脹。非脹專為宜社之肉也。○注實俎肉也。○說文。俎。禮俎也。从牛。肉。在且上。漢書項籍傳。乃為高俎。注。俎者。所以薦肉。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俎。肉凡也。士冠禮注。煮於鑊曰享。在鼎曰升。在俎曰載。故謂實為俎肉也。

腥曰脹。熟曰燔。〔注〕禮。諸侯朝天

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以譏之。〔疏〕

周禮引異義。左氏說。脹。社祭之肉。盛之以蠶。宗廟之肉名曰膳。則以脹與

膳分社廟之祭。說文示部。脹。社肉。盛以蠶。故謂之脹。天子所以親遺同姓。春秋傳曰。石尙來歸脹。說文多用古文春秋說也。又籒下云。宗廟火熟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蠶焉。以饋同姓。諸侯。周禮大宗伯。以脹膳之禮。親兄弟之國。鄭注。脹。膳。社稷宗廟之肉。以

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兄弟有共先王者亦引是經。蓋亦用左氏義。穀梁傳與此同。則今文春秋說也。按釋文。燔本亦作膳。又作繡。唐石經諸本同作燔。盧氏文弼考證云。繡疑繡字之誤。說文火部。燔。熱也。詩小雅楚茨。或燔或炙。箋云。燔。燔肉也。炙。肝也。大雅生民云。載燔載烈。傳火曰燔。左傳僖二十四年。天子有事燔焉。襄二十二年左傳。與執燔焉。孟子告子。燔肉不至。皆謂熟肉焉。似不必分別社廟。亦謂之胙。僖九年。天子使宰孔賜齊侯胙。是也。○注禮諸至俎實。○論語鄉黨云。祭於公。不宿肉。集解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班賜。不留神惠。曲禮云。凡祭于公者。必自徹其俎。注。臣不敢煩君使也。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疏。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則彼注以下當作以上。是故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明孔子大夫。故候君之頒。致後膳肉不至。故不脫冕而行也。然徹俎與歸俎不同。徹俎。謂當祭未徹俎時。尸與主人主婦俎。有司徹之。臣得獻之。俎自徹之。置堂下。祭畢後。士自持俎歸。大夫以上。君使人歸之。曲禮所云。乃助祭之臣。各獻俎肉。所謂賓俎。與君賜之胙同名。膳也。故左傳昭十六年云。爲嗣大夫。喪祭有職。受服歸服。受服卽受賜之肉。賓服卽賓俎也。彼大夫助祭諸侯之禮。雜記所謂冕而祭於公者。知諸侯助祭天子。亦有歸服之事。詩大雅文王云。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是也。諸侯助祭事也。禮記祭統云。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又曰。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則異姓諸侯助祭。亦必致膳。故孔子異姓大夫。有不宿肉之事。則古文家以服膳專遺同姓之國非也。故左傳有賜齊侯胙事。說文。胙。祭福肉也。又有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事燔焉之事。蓋二王後及有功德者。亦得賜焉。○注時魯至譏之。○舊疏云。正以魯無朝聘。天子之處。而書歸服以譏之。按如左傳所記。賜齊桓胙。及有事燔宋。則似天子賜服。不專及助祭諸侯矣。然春秋書之。不得無故。何云譏之。或春秋制與穀梁以爲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請行服。貴復正也。何氏所不取。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注〕主書者。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疏〕

注主書至之義。○白虎通諫諍云。子諫。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

相離之法。猶火去木而滅也。明君臣以義故得去。父子以恩不得去也。舊疏云。父子天倫。無相去之義。子若大為惡逆。人倫之所不容。乃可竄之深宮。關人固守。若小小無道。當安處之。隨宜罪譴。會其克改。寧有逐之他國。為宗廟羞。且子之事父。雖其見逐。止可起敬起孝。號泣而諫。諫若不入。悅則復諫。自不避殺。如舜與宜咎之徒。寧有去父之義乎。今大子以小小無道。衛侯惡而逐之。父無殺己之意。大子對而去之。論其二三。上下俱失。衛侯逐子。非為父之道。大子去父。失為子之義。今主書此經者。一則譏衛侯之無恩。一則甚大子之不孝。故曰。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若其父大為無道。如獻公幽王之類。若不迴避。必當殺己。如此之時。寧得陷父於惡。是以申生不去。失至孝之名。宜咎奔申。無刺譏之典。但衛侯爾時無殺子之意。是以翻噴出奔。書氏譏之耳。按疏語甚通。惟責備申生太過。檀弓云。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不得去之義明矣。孔子責曾子小則受。大則走。亦止謂暫避其怒耳。宜白之事。書缺有間。不得據為典要。

衛公孟彊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疏〕

上十年出奔陳。十一年入于蕭以叛。此乃自蕭來奔也。

大蒐于比蒲。〔注〕譏亟也。〔疏〕

注譏亟也。○舊疏云。大蒐之禮。五年一為。若數于此。則書而譏亟。若緩於此。則書而譏罕。上十三年夏。已大蒐于比蒲。今始一年。復行此禮。故曰譏亟也。

邾婁子來會公。〔注〕書者。非邾婁子會人於郟也。如入人都當脩朝禮。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

先會間隙之地。考德行。一刑法。講禮義。正文章。習事天子之儀。尊京師。重法度。恐過誤。言公者。不

受于廟〔疏〕

注書者至都也。○舊疏云曲禮下云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今乃會人于都。故書而非之。通義云杜元凱以爲會公于比蒲是也。大蒐大閱公雖在不書。國內常禮。省文可知也。耶部言公者乃特譏也。按杜注亦以意

言耳。○注如入至朝禮。○桓六年注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是則凡入人都皆當修朝禮矣。杜云會公于比蒲而不用朝禮。故曰會。按若會于比蒲。儘可書地。不地明在國內。故譏其不修朝禮也。若在外何朝之有。若其行朝則當如僖二十八年。書公朝于王所之例矣。杜說恐未當。○注古者至之地。○曲禮下文。○注考德至過誤。○舊疏云謂考校其德行。齊一其刑法也。講禮義者。謂習其禮儀也。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義亦通於此。○注言公至于廟。○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注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于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寶也。是則朝重於聘。更宜受之于廟矣。故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注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于太廟是也。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傳云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彼注云時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于廟。是則朝聘皆當于廟也。今此會在外。故言來會公。明不受之於廟也。

城莒父及霄〔注〕去冬者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政化大行。粥羔肫者不飾。男女異路。

道無拾遺。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間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當坐淫。故貶之。歸女樂不書者。本以淫受之。故深諱其本文。三日不朝。孔子行。魯人皆知孔子所以去。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臣之象也。〔疏〕

杜云魯邑。大事表云莒繫以父者。魯人語音如梁父。亢父單父是也。子夏爲莒父宰。

卽此。今爲沂州府莒州地。晉在今莒州竟。杜云。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闔氏若璩四書釋地曰。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子夏爲宰邑。去其家密邇。要亦約略言之耳。一統志春秋時有三莒。一爲周境內邑。昭二十六年。陰忌奔莒。是也。一爲齊東境。昭三年。齊侯田于莒。昭二十六年。陳榘子請老于莒。是也。一爲魯邑。定十四年。城莒父。是也。惟莒州爲莒國之莒。與大事表同。山東通志謂莒始封在萊州府高密縣東南。乃莒子之都。而子夏所宰之莒父也。春秋時莒子遷於城陽。漢封劉章爲城陽王。置莒縣。卽今青州府之莒州。莒父之邑。蓋以莒子始封得名耳。王氏塗四書地理考云。杜氏備晉之說。本屬臆度。高氏士奇曰。取地於莒。遂謂之莒。如鄭取許田。而謂之許。楚取沈邑。而謂之沈。魯有薛地。而謂之薛。然則莒父或係莒地。而魯取之。卽以爲莒州之地。在魯東南。與莒接壤可也。說文邑部有邾字。地名。从邑。少聲。玉篇亦云。魯地名。古霄邾聲同。但未知在今何地。○注去冬至不朝。○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井矣。盡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膾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膾俎於大夫。孔子遂行。此何氏所本。江氏永鄉黨圖考云。世家歸女樂。去魯適衛。皆敘於定公十四年。非也。定十三年夏。有築蛇淵圃。大蒐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聽其行之。則何以爲夫子。考十二諸侯年表。及魯世家。皆於定十二年書女樂去魯事。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三十八。當魯定之十三。蓋女樂事在十二三冬春之間。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當在春。故經不書。當以衛世家爲正。按孔子雖攝相事。而執政究係三家。如築圃。大蒐。雖曰勞民。尙於國政未爲大害。孔子必事諫阻。是孟子所謂不可磯也。不得據以證孔子世家非。而年表衛世家是也。韓非內儲說。仲尼爲政于魯。齊景公患黎且謂景公曰。君何不迎之。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縱其志。哀公新樂之。必怠于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按孔子爲政在

定公時。黎且口中不得稱謚。當是魯公之誤。諫之不聽。乃去。於聖人去父母邦之道。尤爲周到。觀齊歸女樂。不敢直陳魯廷。或因孔子諫止之與。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曰。誅犖鋤之介聖兮。注介間也。韓子曰。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犖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遺魯公以女樂。以驕其志。魯君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輕絕魯。景公曰。善。乃令犖以女樂遺魯公。樂之。公怠於政。事仲尼諫之。不聽。遂去之。不言其何年也。舊疏云。隱六年傳。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今此無冬。四時不具。故解之。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者。卽家語始誅犖云。孔子爲魯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是也。若以家語言之。則定九年始爲邑宰。十年爲司空。十一年爲大司寇。從大司寇攝行相事之時。年月不明。故此注云。蓋也。云政化大行。粥羔豚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者。皆家語相魯文也。按校勘記。出粥羔豚者不飾。云此本及閩監本。疏中引注。皆脫作豚。毛本始改爲脰。非。按史記家語。皆作羔豚不飾者。舊疏引舊說云。魯前之時。粥羔豚者皆以彩物飾之。自孔子爲相。此事乃止。故曰粥羔豚者不飾也。按世家云。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是也。齊懼北面事魯。世家無文。或何以意增之。饋女樂以間之。論語微子作歸女樂。彼釋文歸如字。鄭作饋。後漢書蔡邕傳。齊人歸樂。孔子斯征。注引論語作饋。文選鄒陽上書注引論語。亦作饋。並與何鄭本同。漢書禮樂志云。是時周室大壞。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巧僞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間。故秦穆遺戎。而由余去齊人歸魯。而孔子行。顏注。餽亦饋字。引論語作餽。疑亦饋字也。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論語亦有是語。注。孔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孔子行是也。○注當坐淫故貶之。○舊疏云。推尋古禮。無女樂之文。魯人受之。故當坐淫泆之惡。去冬以見之。按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傳。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曷爲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是謂侯外淫者。絕受女樂。差於外淫。故貶去冬也。冬者四時之名也。春秋以天之端正王之政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今魯受女樂。怠政事。故去冬。明不能承天成化也。春秋正辭云。去冬何也。不終也。是年也。齊歸女樂。季孫受之。而孔子行。故曰不終。易曰。無喪無得。其吾聖人與。汔至亦未繡井。羸其瓶。凶。夫季桓子與。通義云。去冬者。師說以爲齊人歸女樂之歲也。魯君臣受之。三日不朝。

雖諱而削其事。事繫于冬。故去冬以起之。史記曰。定公十四年。齊人遺魯君女樂文馬。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云且郊者。謂明年春當郊。實受女樂在是冬之證。○注歸女至不書。○校勘記出故深諱其本文。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蜀大字本。文作又。屬下讀。當據正。按此與莊二十三年書公如齊觀社同義。彼注云。觀社者。觀祭社。諱淫言觀社者。與親納幣同義。蓋淫大惡不可言。故諱以觀社小惡書。此亦諱淫。故去冬以起。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解齊人歸女樂章云。定公十四年。齊人歸女樂。春秋不書者。內大惡諱。定哀多微詞也。故唯去冬以明聖功之不終也。是也。舊疏云。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者。正以其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而制春秋。乃自因之。卽云己之本。出由饋女樂之故。魯國之人。悉知所由。若其書之。卽是附於嫌疑。近於禍患。是以雖非國家之諱。依例可書于經。孔子亦不書之。故曰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何意以魯受女樂。雖不爲諱。亦不書。爲其附嫌近害。非謂受女樂可不諱也。○注或說至象也。○舊疏云。孔子自書春秋。而貶去冬。失謙遜之心。遂辟害之義。蓋不修春秋已無冬字。孔子因之。遂存不改。以爲王者之法。宜用聖臣故曰。如有用我者。葦月則可。三年乃有成是也。又春秋之說。口授相傳。達於漢時。乃著竹帛。去一冬字。何傷之有。按。或說恐未然。時季孫當國。史臣載筆。未必顯著國惡。直如南董。舊疏春秋之說下。似是駁或說也。蓋去冬之屬。孔子作春秋新義。未必不修春秋已有此例。毛本令誤今。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婁子來朝。〔疏〕

通義云。月者。爲下錄郊牛之變是也。正以朝例時故也。

麋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曷爲不言其所食。〔注〕據食角。〔疏〕

注據食角。○卽成七年春王正月。麋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麋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是也。

漫也。〔注〕漫者。

偏食其身。災不敬也。不舉牛死爲重。復舉食者。內災甚矣。錄內不言火是也。〔疏〕

校勘記云。鄂本闕。監。毛本同。唐石經

元本漫作曼。按釋文作漫也。○注漫者偏食其身。○列子黃帝篇。漫言曰。釋文漫。散也。文選甘泉賦。指東西之漫漫。注。漫漫。無厓際之貌也。漢書楊雄傳。爲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注。曼漶。不分別貌。牛身偏爲鼠傷。散漫無際。故曰漫也。俞氏樾公羊平議云。漫卽曼字。唐石經元本作曼是也。說文又部。曼。引也。漢書禮樂志。世曼壽。師古注。曼。延也。是曼有延及之義。故曰曼衍。莊子齊物論。因之以曼衍是也。亦曰曼羨。文選封禪文。勿滯曼羨是也。古字本止作曼。以水言之。則从水作漫。猶以艸言之。則從艸作蔓也。詩。野有蔓草。傳。蔓。延也。此經不言所食者。蓋初食雖止一處。而其傷蔓延。不能知其初食之處。故曰曼也。何氏謂偏食其身。於義尙未盡得。楊雄傳。爲其泰曼漶而不可知。卽此曼字之義。按何云。偏食其身。卽包有曼延之義。因傳文作漫。是漫散意。當是其身偏食之象。○注災不敬也。○穀梁傳。不敬莫大焉。注。定公不敬最大。故天災最甚。疏。今牛體偏食。不敬之罪大也。五行志中之上。定公十五年正月。颶鼠食郊牛。牛死。劉向以爲定公知季氏逐昭公。舉惡如彼。親用孔子。爲夾谷之會。齊人俸歸。輒謹龜陰之田。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爲。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京房易傳曰。子不子。鼠食其郊牛。經義雜記云。禮記。牛曰一元大武。說文。牛。大牲也。故牛死爲定公薨之象。以示不能誅賊臣而用聖人也。○注不舉至甚矣。○舊疏云。春秋之義。悉皆舉重。食死並書。故解之。食在死前。而言復者。以食輕於死。故對重以爲復矣。所以爲內災甚之也。○注錄內至是也。○卽襄九年春宋火傳云。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注。春秋以內爲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也。此牛死復舉食以甚之。猶彼義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辛丑。月之十九日。上四年滅沈注云。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強臣之仇。故有滅則危懼之爲定公戒。

也。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注。不月者。略夷狄滅微國也。昭三十年冬十二月。吳滅徐。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此亦所見世夷狄滅小國而書曰者。從滅沈例也。

夏五月辛亥郊〔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辛亥月之朔日。

曷爲以夏五月郊〔注〕據魯郊正當卜春三正也。又養牲不過三月〔疏〕

注據魯至正也。○成十七年傳。郊用正月

上辛。注。魯郊轉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僖三十一年注云。魯郊非正。故上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者。是其魯郊轉卜春三正義也。舊疏云。何氏必知然者。正以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夏四月。郊不時。五月。郊不時之文也。○注。養牲不過三月。○宣二年傳。帝性在于滌三月。注。滌。宮名。養帝性三宰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清。三宰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性。禮記祭義亦云。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正月。郊牛死。應卽復養帝牛。五月。郊已過三月限矣。三卜之運也〔注〕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

五月郊也。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不得其事。雖吉。猶不當爲也。不舉卜者。從可知〔疏〕

注已卜至郊也。○舊疏云。

猶言轉卜夏之正也。必知得吉者。正以經有郊文故也。若其不吉。宜言乃免牲。或言乃免牛。乃不郊矣。知其二吉者。以僖三十一年傳。三卜禮也。三卜何以禮。求吉之道。三彼注云。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也。是其得二吉乃可爲事之義。今此五月而郊。故知得二吉也。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卜筮。古者貴賤並用。三兆三易。洪範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注。卜筮各三人。大卜。掌三兆三易。是鄭意。卜則掌三兆者各一人。筮則掌三易者各一人。故金縢乃卜三龜。士喪禮。占者

三人注以爲掌玉兆瓦兆原兆者是也。按太卜注于春云玉牀帝顛頊之牀。五牀帝堯之牀。原牀有周之牀。此三卜也。太卜又云。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蓋或卜或筮得一卦。三人共占之。其從多者爲吉。所謂二吉也。通義云。魯郊本以十月上甲繫牲。十二月下辛卜日。今爲改卜。故正月始繫牲。更以三月下辛卜。四月上辛。不從。又以四月下辛卜。五月上辛。得吉。卜乃郊也。然失稷牲唯具之正。哀元年穀梁傳曰。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注凱曰。不時之中。有差劇也。夏始承春。方秋之末。猶爲可也。意以郊在四月五月。是以夏始承春。比之秋九月。郊猶爲可也。又曰。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注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所謂三卜也。鄭嗣曰。謂卜一辛而三也。求吉之道三。故曰禮也。按四卜見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五卜見成十年。此亦五月而非五卜。彼不易牲。此因牛死。至三月末始卜。四月上辛。不吉。又於四月末卜。五月上辛。得吉始郊。故也。○注易曰。至爲也。○易蒙象傳文。舊疏引鄭注云。弟子初問。則告之以事義。不思其三隅。相況以反解。而箴者。此勤師而功。寡學者之災也。瀆筮則不復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利義而幹事是也。按四卜五卜。皆再三瀆也。故二傳皆云。非禮。舊疏云。引之者。欲道魯人瀆卜。故五月非郊之月。而得吉。非是。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故也。卦象之義。乃弟子請問師之事義。故言筮以況之。今此乃卜也。而引者。龜筮道同。亦何傷乎。不得其事者。謂不得其事之宜。卽五月郊。天是也。雖吉。猶不當爲者。謂吉凶會以事之善惡爲本。郊非其月。雖吉。亦不得爲。何者。正以靈龜厭之。不復告其吉凶故也。義或然也。○注不舉至可知。○舊疏云。正以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云云。舉卜。今此直言五月辛亥郊。不舉卜者。正以言郊則知卜吉明矣。故曰從。可知。

壬申公薨于高寢〔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壬申。月之二十二日。杜云。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胡氏鑿鑿燕寢考云。左傳魯有楚宮。晉有固宮。皆是隨意所欲爲之。不在燕寢之數。魯之高寢。當亦似此。按

說苑修文云。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為或曰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曰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廢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小大之德異矣。穀梁傳曰。非正也。公羊左氏無傳。何氏莊三十二年注云。天子諸侯皆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與劉子政義大同。

鄭軒達帥師伐宋〔疏〕

釋文。軒達。左氏作罕達。

齊侯衛侯次于籧條〔疏〕

舊疏云。左氏作籧擊字。賈氏無說文不備也。校勘記云。唐石經。閩本同。監。毛本籧誤籧。疏同。盧文弨曰。左氏經作渠條。傳作籧擊。按籧籧渠條。擊音義皆通。左氏成八年傳。與渠丘

公立於池上。注。渠丘。邑名。莒縣有蘧里。困學紀聞云。崔駰七依云。夏屋渠渠。文選注引七依作蘧蘧。可證。范云。地也。差繆略云。左氏作籧。按唐石經。左氏穀梁。並作渠條。石經公羊作籧條也。舊疏云。上九年。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云。欲伐魯也。善魯能卻難。早故齊次而去。然則今此亦然。故省文不注。而賈氏云。欲救宋善恤鄰也者。蓋與何氏異。或者九年之次。以其無起文。故解為欲伐魯。今此上有軒達伐宋之文。下即云齊侯衛侯次于籧條。此則知欲救宋明矣。不注之者。從可知省文。按何氏之意。未必與賈氏同。

邾婁子來奔喪。

其言來奔喪何〔注〕据會葬以禮書歸含且贈不言來〔疏〕

注据會葬以禮書○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

禮也○注歸含至言來○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贈是也

奔喪非禮也〔注〕但解奔喪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為早晚施也禮天

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禮有不弔者

三兵死壓死溺死〔疏〕

杜云諸侯奔喪非禮不別同姓異姓與何氏異○注但解至施也○隱元年傳其言來何不及事也明彼言來者有刺譏此自如常文言來非為早晚施但解奔喪非禮雖及事亦非禮也釋

名釋姿容云奔變也有急變奔赴之也穀梁傳喪急故以奔言之○注禮天至禮書○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之喪遣大夫弔君會其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伯令大夫弔卿共葬事謹案周禮諸侯無會葬事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鄭駁無考然當周初千八百國若皆會葬列土封疆輕棄所守似非蕃屏之義蓋同姓同盟者有會葬禮故左傳隱元年衛侯來會葬無讓文彼傳又云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是也通義云會葬亦當遣大夫而已異義曰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違國政而常在路也按同盟諸侯不得過多何至不違國政而常在路奔喪專指有服者言則奔喪之國亦僅矣無服者會葬亦必同姓之國也邾婁與魯既非同姓又非甥舅姻亞是無服也故以非禮書○注禮有至溺死○舊疏云春秋說文釋文壓死作厭死於甲反禮記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鄭注畏者人或以非罪攻己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是厭者行止危險之下溺者不乘橋船通典引盧植注云畏者兵刃所殺也又引王肅聖證論以犯法獄死謂之畏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若如所難則肅謂犯法獄死謂之畏古不有非其罪而在縲縲之中者乎欲異乎鄭實乖舊義按畏之說虛王二注均勝鄭義三者皆謂死於非命者孟子盡心云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

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王氏原謂犯法獄死者，若其非罪，而在縲綬，則不為犯法矣。盧氏所云，則祭義所謂戰陳無勇非孝也。故皆非正命也。白虎通喪服云：有不弔三何？為人臣子，常懼恐懼，深恩遠慮，志在全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為不義，故不弔也。檀弓曰：不弔三畏，厭溺也。畏者，兵死也。禮曾子問曰：大辱加于身，支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宜祭，不得為昭穆之尸，食不得居昭穆之位，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是也。喪服，殤小功章，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通典引馬注云：大夫無昆弟之殤，此言殤者，闕有罪，若畏、厭、溺，當殤服之。又總麻章，夫之姑姊妹之長殤，通典引馬注云：禮三十乃娶，而夫之姊殤者，闕有畏、厭、溺者，然則此三者不弔，故服亦降於成人矣。檀弓疏云：除此三事之外，其有死不得禮，亦不弔，故昭二十年孟縶被殺而死，宗魯亦死之。孔子弟子琴張欲往弔之，孔子止之，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杜預云：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是失禮者，亦不弔也。夫兵死溺死，果其身殉君父，損軀成仁，亦能不弔乎？又不可概論矣。舊疏云：邾婁子來奔，喪魯人無此三事，而引之者，以明不弔之類，非謂禮實同也。按何氏因論奔喪會葬，廣論弔禮爾。

秋七月壬申，嬖氏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壬申月之二十三日，嬖氏，穀梁作弋氏。

嬖氏者何？哀公之母也。〔注〕嬖氏，杞女，哀公者，即鄭公之妾子。〔疏〕注：嬖氏至妾子，校勘記出鄭公云：諸本同，誤也。鄂本作定公，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定公。嬖氏，杞女者，以杞為夏後嬖姓也，不稱夫人，知其為妾。穀梁傳：妾辭也。哀公之母也。

何以不稱夫人？〔注〕據母以子貴。〔疏〕注：據母以子貴。○隱元年傳文也。彼注云：禮，妾子立，則母得為夫人，成風是也。按襄公母定弋，昭公母齊歸，皆妾子為君，稱夫人者也。故據以難。

哀未君也。〔注〕未踰年，不稱公。

〔疏〕

注未踰年不稱公。○文九年傳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注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是未踰年不稱公也。踰年稱公，亦係臣子之稱，故其生母卽尊稱夫人，而諸侯自稱猶稱子也。通義云未踰年未成爲君，猶未得遽尊其母魯之末失妾齊於嫡，故因其可正者正之。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衛蒯賸犯父命，盜殺蔡侯申，齊陳乞弑其君舍。〔疏〕

臧氏壽恭

推是年正月癸未朔，小二月壬子朔，大閏月壬午朔，小三月辛亥朔，大四月辛巳朔，小五月庚戌朔，大六月庚辰朔。○注是後至君舍。○衛蒯賸犯父命，卽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賸于戚，是也。盜殺蔡侯申，見哀四年齊陳乞弑其君舍，見哀六年五行志下之下。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柳，周室大壞，夷狄主中夏之象也。明年中國諸侯果累累從楚而圍蔡，蔡恐遷于州來，晉人執戎蠻子歸于楚，京師楚也。劉向以爲盜殺蔡侯，齊陳乞弑其君而立陽生，孔子終不用，皆與何氏所占辭略互見。劉歆以爲六月晉趙分。

九月，滕子來會葬。〔疏〕

上注云無服者會葬，故不發非禮傳也。通義云不發傳者與奔喪同，非禮可知。范云，邾滕魯之屬國，近則來奔喪，遠則來會葬於長帥之喪，同之王者，豈非禮皆以會葬非禮，非公羊義。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注〕吳，日西也。易曰：日中則昃，是

也。下吳蓋晡時。〔疏〕

校勘記：出日下吳，云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吳改辰，非。注及疏同。按釋文，唐石經作吳，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按，庶人葬不爲雨止，非

諸侯禮也。穀梁作日下稷。漢隸字原所載靈臺碑。日稷不夏。鄙闈頌。劬勞日稷。今維惠勳。賈別碑。乾乾日稷。皆與穀梁合。吳稷音義同。故尙書中候握河紀。至于日稷。運衡篇。退俟至于下稷。考河命篇。至于下稷。鄭注。稷讀曰側。按白虎通謚篇引春秋曰。丁巳葬。戊午日下側。乃克葬。明應葬而有謚也。作側。與鄭氏書緯注合。伏環齊地記云。齊城西門側系水出。故曰稷門。是側稷音義亦近。側者不正之謂。日過中則不正。故曰側。說文作廂。在日部。从日。仄聲。其正字也。吳尺皆俗體。側取其義。稷段借也。包氏慎言云。九月丁巳。爲月之九日。戊午月之十日也。○注吳日至晡時。○易豐卦彖辭也。彼云。日中則吳。月盈則食。鄭注。言皆有休已。無常。盛見舊疏。公羊問答云。問吳日西也何也。孟喜周易章句。廂日在西方時側也。問又曰。下吳蓋晡時何也。曰。此如前漢五行志。曰。中時食。從東北過半。晡時復。淮南子。日至於悲谷。是爲晡時。玉篇曰。晡。申時也。按說文。廂。日在西方時側也。从日。仄聲。易曰。日廂之離。又中候注。下側日西之時。周禮司市云。大市日昃而市。注。日昃。映中也。淮南墜形訓。東西方曰昃區。

辛巳葬定姒〔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又有辛巳。爲葬定弋之日。十月之三日。不蒙上月也。此定姒穀梁亦作定弋。

定姒何以書葬〔注〕据不稱小君。

子般不書葬〔疏〕

注据不稱小君。○正以春秋夫人皆書葬我小君故也。○注子般不書葬。○莊三十二年書子般卒。不書葬。是也。子般未踰年。書不書葬。今定姒之子。亦未踰年。而書葬。故据以難。正以哀此時雖未踰年。終

是成君。母以子貴。故成其母葬。與子般之終不成君者殊也。是以隱公之母稱夫人。書其薨。明隱公時已踰年。故曰夫人子氏薨。宜書葬而不書其葬者。隱二年傳云。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明乎此。則左氏於隱三年書君氏卒。爲聲子者。其誤不攻自明矣。

未踰年之君也〔注〕哀未踰年也。母以子貴。故以子正之〔疏〕

注哀未至正之。

○正以哀雖未踰年。然已君矣。故得稱其母尊。所以書葬。母以子貴義也。沈氏彤左傳小疏云。儀禮喪服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注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疏云。今庶子承重。故總是嗣君。及公子於妾母之喪。皆不

以年斷。故得數閏月也。按辛巳先儒皆以爲閏九月。春秋凡失禮則書閏。不告月。及閏月。葬齊景公。是也。此妾子禮得數閏。故不書閏。若如左氏以定姒實是夫人。臣子怠慢。不成其禮。則適母之喪。不以閏數。則當書閏月矣。

有子則

廟。廟則書葬〔注〕。如未踰年。君之禮稱諡者。方當踰年稱夫人。曾子問曰。並有喪。則如之何。

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疏〕

舊疏云。未踰年之君。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者。但當連作一

勢禮之。乃可解。按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鄭注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彼所引穀梁說也。穀梁隱五年傳云。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彼以仲子爲孝公之妾。當築宮以祭。至隱則止。則子之立廟。卽穀梁之築宮與。又雜記上曰。妾。禮子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彼下文主妾之喪。疏引庚蔚之曰。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崔靈恩曰。於廟中爲壇祭之。是也。漢書韋元成傳。元成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歿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又云。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爲大宗後。尙得私祭其母。爲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得顧其私祖母也。按崔氏所云。謂攝女君者。若不攝女君之妾。則不得爲主。別爲壇以祭。使其子主祭者。不在廟中。其子爲君者。則穀梁所謂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矣。范注云。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也。皆以屈父之尊。不得伸其私恩故也。是以喪服。天子諸侯。庶子。父在。爲其母練冠麻衣。緋緣。喪服記所記。公子爲其母之服。在五服外者是也。父歿爲後。則爲緦。緦麻。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其不爲後者。大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母。是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大功章。大夫之庶子爲母。謂父在者也。士。庶子爲其母。如衆人也。又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卽緦麻。章。所云是

也。馬融云：承父之體，四時祭祀，不敢申私親服，廢尊者之祭，故服緦也。所以緦者，彼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故也。若然，曾子問又云：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注：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爲其母，彼疏云：練冠乃異代之法，是也。爲禮經所記周制也。○注如未至夫人。○舊疏云：未踰年之禮則無諡，今此定姒如未踰年君之禮而稱諡者，正以方當踰年稱夫人故也。通義云：雖未踰年，其義成爲君，當得爲其妾，別築宮廟，故從廟則書葬之例。辛巳距戊午二十三日，蓋定公七歲卒，哭既畢，然後啓禮也。○注曾子至禮也。○舊疏云：引之者，欲道定公五月薨，定姒七月卒，非其並有喪禮，是以先葬定公，後葬定姒，若其間月，當定姒先葬矣。按舊說非是，定姒後定公兩月死，定公之喪猶在殯，仍是並有喪，所以不從先輕後重之禮者，以定姒妾母，不得援尊同常禮相例也。彼記云：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注：並，謂父母若親同者，疏：並，謂父母也。親同者，祖父母及世叔兄弟，明妾母與父不得云並也。鄭又云：同者，同月死，然下皆言葬事，明葬前皆然，不必泥同月也。故記又云：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鄭注：不奠，務於當葬者，不哀次，輕於在殯者，殯當爲賓，辭於賓，謂告將葬啓期也。何氏總而引之，故但云其奠也，其虞也而已，謂如父喪在殯，先葬母時，從啓母殯之後，及葬，極欲出之前，唯設母之啓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遺奠而已，不於殯宮爲父設奠，其母殯未啓之先，哀次之朝夕奠，則先父後母與後日之虞祭同也。故正義引皇氏曰：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爲首，奠是奉養，故令重者居先也。又引鄭志崇精問曰：葬母亦朝廟否？其虞，父與母同日異日乎？焦氏答曰：婦未廟見，不朝廟耳。內豎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蹕也。是母喪亦朝廟明也。虞當異日也。是也。又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僧先葬者不虞，耐待後事，其葬服車衰，注：僧，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引曾子問曰：葬先輕而後重。又曰：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衰，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耐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然則並沒則先葬母，葬母既竟，不卽虞耐，而更修葬父之禮，爲虞耐稍飾，父喪在殯，未忍爲，故云待後事。後事謂葬父也。雖葬母仍服斬衰，以父未葬，不合變服也。然則爲母虞耐練祥皆齊衰，卒事之日，卽反服重也。故通典引周

續之喪服答問云。葬奠之禮。何先何後。答曰。父母之喪。借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虞也。先重而後輕。葬服斬衰是也。又喪服小記云。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注。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也。其易喪服。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正義。重。謂男首經。女要經。男重首。女重要。凡所重者。有除無變。所以卒哭不受以輕服。至小祥各除其重也。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是也。若先遭重喪。後遭輕喪。變先者輕。則謂男子要婦人首也。謂先遭斬衰。虞卒哭已變葛經。大小如齊衰之麻。若又遭齊衰之喪。齊衰要首。皆牡麻。牡麻則重於葛服。宜從重。而男不變首。女不易要。以其所重故也。但以麻易男要。女首。是所輕故也。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若未虞卒哭。則後喪不能變也。喪服小記又云。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皆兼服之。注。皆者。皆上二事也。兼服之。謂服麻又服葛也。男子則經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婦人則經下服之麻。固自帶其故帶也。所謂易服易輕者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正義此一節。明前遭重喪。後遭輕喪。麻葛兼服之義。斬衰既虞受服之葛。首經要帶。與齊衰初喪麻經帶同。經則俱七寸五分之一。帶則俱五寸二十五分之二。齊衰變服之葛。與大功初死之麻同。經俱五寸二十五分之二。九帶俱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兼服之者。謂斬衰既虞。遭齊衰新喪。男子則要服齊衰之麻帶。首服斬衰之葛經。婦人則首服齊衰之麻經。要仍服斬衰之麻帶。婦人上下皆麻故也。以前文云。易服者。易輕者。閒傳篇云。男子重首。則要輕也。是男子易要帶不易首經故云。則經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也。婦人經下服之麻。同。自帶其故帶者。以下服初死。故服下服之麻。故檀弓篇云。婦人不葛帶。是也。前服受服之時。不變葛。仍服前麻帶。故云。帶其故帶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者。言婦人經帶俱麻。今經云。麻葛兼服之。故云。主於男子也。又雜記云。有父之喪。如未歿。喪而母死。其餘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注。歿。猶竟也。除服。謂祥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又云。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餘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注。雖有親之。大喪。猶爲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君之喪。不除私服。故曾子問云。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是有君服其父母以下。服皆不得除也。其非。殤長中降在。總小功者。亦弗除。服問云。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明正服在總小功者。不得除。故下又云。殤長中變三。

年之葛爲其降在緦小功爲本服在大功以上服中故爲之著服而又爲之除也。雜記又云如三年之喪則既顛其練祥皆行。注言今之喪既服顛乃爲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然則言未歿喪者已練祥矣。疏云依禮父在不爲長子三年。今云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者。庚氏又云後喪既顛前喪練祥皆行。若後喪既歿得爲前喪虞祔也。顛卽葛謂既虞受服之後也。知雜記前文之未歿喪是練後祥前也。此並有喪除服之殊也。閒傳又云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鄭注輕者可施於卑齊衰之麻以包斬衰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絰也重者宜主於尊謂男子之絰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也。吳射慈云斬衰既葬緦裳六升男子絰帶悉易以葛婦人易首絰以葛要帶故麻也。但就五分去一殺小之爾仍遭母及伯叔兄弟齊衰之喪其爲母更以四升布爲要帶謂之包言包斬衰帶也。絰斬衰之葛絰謂之重者主於尊也。婦人易首絰以麻亦謂之包帶斬衰之麻帶謂之特期喪既葬服上服六升之緦裳男子帶上服之葛帶婦人絰上服之葛絰也。若斬衰既練後遭大功之喪麻葛重謂斬衰既練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絰男子唯有要帶婦人唯有首絰是其單也。今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著大功麻絰婦人要空著大功麻帶男子又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又以大功麻絰易練之葛絰婦人絰其練之故葛絰著斯之葛帶是謂之重葛。然則檀弓所謂婦人不葛帶者謂齊斬之婦人也。其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則麻葛兼服之兼猶兩也。謂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易換輕者男子則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服猶服齊衰葛絰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矣。專據男子言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絰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服問云小功無變也注無所變於大功齊衰之服不用輕累重也。又云小功不易喪之練冠知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謂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其期之練冠亦不得易也。此哀公服妾母之喪依禮經止緦又在三月以內其無所變易可知。

冬城漆〔疏〕

杜云漆邾庶其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大事表云今在兗州府鄒縣北。馬氏宗榿左傳補注云。郡國志。山陽南平陽有漆亭。潁容釋例云。漆邾之舊邑。凡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漆有邾先君之廟是亦邾之大都。故魯得漆而遂都之。彼依左氏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邑曰。祭都曰城。傳爲說也。

公羊義疏七十三

哀元年

盡五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哀公第十一〔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哀公第十二。下注卷十一。魯世家。定公卒。子將立。是為哀公。注引世本。將亦作蔣。穀梁疏云。公名蔣。定公之子。敬

王三十六年即位。十四年西狩獲麟。春秋終矣。二十七年薨。諡曰哀。周書。臨法恭仁。短折曰哀。左傳釋文。哀公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嬖所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注〕隨微國稱侯者。本爵俱侯。土地見侵削。故微爾。許男者。戊也。

前許男斯見滅以歸。今戊復見者。自復。斯不死位。自復無惡文者。滅以歸可知。〔疏〕

注隨微至微爾。○舊疏云。正以

入春秋以來不稱爵。大夫名氏不得見經。故知其微。隱五年傳云。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此微國而稱侯。故須解之也。言本爵俱侯者。謂其初封之時。與齊晉之屬俱稱侯。今為小國者。但以土地見侵削故也。知非得褒。乃得稱侯。如滕侯薛侯之類者。正以滕薛入桓篇之後。或稱滕子。或稱薛伯。故知隱篇稱侯。由朝新王得褒。今此隨侯一無善行可褒。二無稱伯子之處。故知本爵為侯也。杜云。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按春秋為明義之

魯豈以楚之德怨為進退。楚為諸國僭亂之渠。隨即復楚。有何足錄。杜之謬妄。可為極矣。特以先時無事可紀。適此年有隨楚圍蔡之事。因仍其本爵書之。非義所繫。亦如胡頓牟葛之屬。偶一二見耳。穀梁注云。隨久不見者。衰微也。稱侯者。本爵俱侯。土地見侵削。故微爾。即本何義。○注許男至自復。○下十三年有許男戌卒。知許男為戌也。許男斯見滅。在定六年。知戌為自復者。以昭十三年蔡侯廡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為楚所歸。書以見不與專封專受。今戌不見復歸之文。故知自復也。通義云。何氏必知許自復者。令諸侯復之。當有不與專封之文。陳蔡為楚所封。春秋以自復之辭書之。許實自復。即不復書。足與彼相起也。○注斯不至可知。○校勘記出滅以歸。云閻監毛本同。鄂本上有從字。此脫定六年書鄭游邀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書以歸。是斯不死位文也。左傳疏引世族譜云。許男斯後有元公成。悼公孫也。按下十三年釋文。成本亦作成。則戌即成。宜為斯子。斯不死位。當絕。成不得繼體奉正。其自復雖不似專受封。亦宜有惡文。而春秋不見者。正以許男斯書滅以歸。其不死位惡已見。是以此處從省可知也。舊疏云。斯不死位。其國合絕。今而自復。不為惡文。正以定六年書已著。是以此處不見是也。

麇鼠食郊牛〔注〕災不敬故〔疏〕

注災不敬故。○與定十五年同。彼注亦云。災不敬也。穀梁作麇鼠食郊牛角。傳云。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解角而知傷。展道盡矣。杜云。書過也。不言所食。非一處。

蓋即此定十五年傳漫也之義。公羊亦不言所食。宜與彼同。五行志中之上。哀元年正月。麇鼠食郊牛。劉向以為天意。汲汲於用聖人。逐三家。故復見戒也。哀公年少。不親見昭公之事。故見敗亡之異。已而哀不寤。身奔于粵。此其效也。

改卜

牛〔疏〕穀梁傳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此斥未牲者也。

夏四月辛巳郊〔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辛巳郊。月之六日。通義云。亦以改卜牛故。三月下辛始卜郊。特此一卜得吉。爾穀梁傳。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又曰。子不忘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

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傳不云非禮，從省文可知例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注〕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諱者，期外恩殺惡輕，明當與根牟

有差〔疏〕

注邾婁至惡輕。邾婁子來奔喪，見定十五年夏。去年來奔喪於魯，有恩，今即伐之，內惡已明，而不諱者，為在期外，故恩殺惡輕也。○注明當至有差。○宣九年取根牟是也。傳曰：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亟，疾也。屬有小君

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然則彼以加禮未期，其恩猶重，伐之惡，故諱。此恩殺惡輕，可不諱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取瀋東田及沂西田。

〔注〕瀋沂皆水名，邾婁子來奔喪，取其地不諱者，義與上同。〔疏〕

舊疏云：公羊之義，言田者田多，邑少，故也。穀梁傳云：取瀋東田，瀋東

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注以其言東西，則知其未盡也。與此別。左氏以瀋東沂西為邑名。按瀋東田，沂西田，謂近瀋之東與沂之西之田也。穀梁說是也。公羊亦無異義。○注瀋沂皆水名。○穀梁注同。水經注泗水篇：瀋水出東海合鄉縣，其水西南流入邾。春秋哀二年，季孫斯伐邾，取瀋東田及沂西田是也。大事表云：瀋水出鄒山東，則流于邾魯之間。今滕縣南十五里有瀋水。即襄十九年取邾田自瀋水者，前所取未盡，故邾復以路魯。沂水小沂水也。出太山武陽之冠石山，今兗州府費縣為邾之沂田。

此沂西田是也。出曲阜縣尼丘山，西流經魯之雲門者，為魯城南之沂。昭二十五年，季孫請待于沂上以察罪，是也。出沂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者，為齊之沂水。襄十八年，晉師東侵，及濰南及沂是也。大事表又云：此為邾之沂，俗呼小沂水，非沂水縣之沂也。出兗州府費縣，潞水在今滕縣南十五里。○注邾婁至上同。○亦以在期外惡輕故。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句繹。〔注〕所以再出大夫名氏者，季孫斯不

與盟。〔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癸巳，月之二十二日。杜云：句繹，邾地方輿紀要，葛嶧山在兗州府嶧縣東南十五里。句葛聲同而誤。○注所以至與盟。○左疏引服虔云：季孫尊卿，敵服先歸，使二子與之盟。穀梁傳曰：三人戰而二人

盟，何各盟其得也。其意言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也。與公羊左氏異。舊疏云：正以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何氏云卒，竟但舉名省文。然則今此伐邾婁及邾婁子盟于句繹之經，亦是一事而再舉大夫名氏者，正由季孫斯不與盟故也。舊疏又云：此注氏字或有或無，故疏又云：此注內直云所以再出大夫名者，即決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及諸侯者，間無異事可知矣。今此二經亦間無異事而再出大夫之名，故解之也。按有氏字是也。注若無氏字，則經文宜云州仇何忌及

邾婁子云云矣。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丙子月之六日。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

戚者何。衛之邑也。〔疏〕

水經注河水篇。故瀆東北逕戚城西。春秋哀公二年。晉趙鞅率師納衛太子蒯瞶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今頓丘衛國縣西戚亭是也。爲衛之河上邑。 曷

爲不言入于衛。〔注〕据弗克納未入國。文言納于邾婁。納者入辭。故傳言曷爲不言入于衛。

〔疏〕

注据弗至于衛。○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婁。弗克納。被捷菑實未入國。故曰弗克納。作文言納于邾婁。與納頓子于頓文同。是又爲已入國辭。故曰納于邾婁。以納者入辭也。今此上亦有納文。亦是入國之辭。而言于戚。

不言于衛。故据而難之。正以戚與帝丘相去非遠。既已納于戚。卽是入衛。而經只云于戚。故傳言曷爲不言入于衛。注疊言之也。

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注〕明父得有

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不貶蒯瞶者。下曼姑圍戚無惡文。嫌曼姑

可爲輒誅其父。故明不得也。不去國見挈者。不言入于衛。不可醇無國文。輒出奔不書者。不責拒

父也。主書者與頓子同。〔疏〕

注明父至義也。○通義云。以蒯瞶對輒言之。固父也。雖若得有其子之國。以蒯瞶對靈公言之。則子也。靈公不以衛與蒯瞶。卽蒯瞶不得而有衛也。鄭康成曰。蒯瞶欲殺母靈

公廢之。是也。若君寔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瞶得反立明矣。解詁箋云。書世子與蔡世子友同例。明不得立也。卻缺貶趙鞅不貶者。略亂賊也。丁履恆曰。父有子者。蒯瞶爲父。輒爲子。蒯瞶似可有輒之衛。子不得

有父者。劓贖爲子。靈公爲父。劓贖靈公所逐。輒乃靈公所立。劓贖不得有靈公之衛也。按。父有子。宜如何義。傳爲申答。不言入于衛。則父子止。據靈公劓贖言之也。穀梁傳。不繫戚於衛。子不有父也。○注。不貶至得也。○舊疏云。正以犯父之命。理宜貶之。然則文十四年。郤缺納不正。貶之稱人。今趙鞅亦納不當得位之人。而不貶者。以納父罪不至貶也。故明不得也者。正劓贖無惡。又知曼姑不得誅之明矣。按注義極正。劓贖得罪于父。但不能得國耳。其於輒則父也。輒受國于祖。義不合讓。有悖祖命。得國之後。卽宜遣迎。尊崇不改。如禮經所謂廢疾不立者。庶爲仁至義盡。故曼姑可以無惡。而不得爲輒拒父。故不貶劓贖。以起之也。○注。不去至國文。○舊疏云。正以文十四年。晉人納接菑。注。接菑不繫邾婁者。見挈于郤缺也。今此不見挈者。不可醇無國文是也。○注。輒出至父也。○舊疏云。知輒出奔者。正以劓贖之入故也。諸侯之禮。當死位。若其出奔。皆書責之。此不書。不責輒之拒父故也。按何氏不知何據。蓋亦公羊外傳諸書語。則公羊家以此年劓贖卽得國。輒卽出奔矣。史記衛世家云。簡子送劓贖。衛人發兵擊劓贖。劓贖不得入。入宿而保。衛人亦罷兵。出公輒十二年。孔悝納劓贖。輒奔魯。孔悝立太子劓贖。是爲莊公。左傳大同。均與公羊說異。如何氏義。則輒未嘗拒父矣。俛氏敬先賢仲子廟立石文曰。衛公未嘗拒父也。衛靈公生子魯昭公二年。其卒年四十七。而劓贖爲其子。出公爲其子之子。劓贖先有姊衛姬。度出公之卽位也。內外十歲耳。元年劓贖入戚。二年春圍戚。衛之臣石曼姑等爲之。非出公也。夏氏旣衛出公。輒論。世以衛公輒爲拒父。輒非拒父者也。其拒劓贖。君夫人南子爲之。非輒意也。輒尙可與爲善者也。惜乎有孔子而不能。終身負惡名而不敢辭耳。靈公薨時。輒至長。亦年十餘歲耳。以十餘歲之童子卽位。則拒劓贖者。非輒也。劓贖有殺母之罪。斯時南子在堂。其不使之入明矣。輒不得自專也。及輒漸長。而君位已定。勢不可爲矣。彼皆據左傳輒雖久立而未嘗拒父爲說也。按太史公自序曰。南子惡劓贖。子父易位。謂不以劓贖爲子。而以孫禰祖也。則夏氏之說信矣。○注。主書至子同。○卽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是也。彼注云。納頓子書者。前出奔。當絕。還入爲盜國。當誅。書楚納之。與之同罪也。主書者。從楚納之。此定十四年劓贖出奔宋。子無去父之義。已當合絕。今還入爲盜國。復當合誅。晉納之。宜與同罪。故曰與頓子同義也。舊疏云。劓贖犯父之命。其惡已明。晉爲伯主。而納逆命之子。奪已立之侯。故云。主書者。從晉納也。則明晉同罪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軒達帥師。戰于栗。鄭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甲戌。月之七日舊疏。

云。諸家之經。軒達之下。皆有帥師。唯服引經者無。與諸家異。校勘記云。鄭軒達下不言帥師者。蒙上晉趙鞅帥師也。今三家下有帥師。當衍。疏本與服氏無之是也。左氏穀梁栗作鐵。鐵栗同部字。得假借也。釋文亦作栗。云一本作秩。二傳作鐵。舊疏云。於鐵者三家同。有作栗字者誤也。今定本作栗字。則疏本亦作鐵。校勘記云。疏又謂三家同作戰于鐵。定本作栗者誤。而釋文同定本作栗。區別之云。二傳作鐵。陸德明所據之本不及疏本也。水經注河水篇。河水東逕鐵丘。南春秋左氏傳。哀公二年。鄭罕達帥師救衛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衛太子自投車下。卽此也。京相璠曰。鐵丘名也。杜預曰。在威南河之北岸。有古城。威邑也。大事表云。今大名府開州北有威城。其南爲王合里。卽鐵丘也。一統志。鐵丘在大名府開州北。方輿紀要云。北五里。

冬十月葬衛靈公。〔疏〕

解詁箋云。刺贖父子爭國。無危文者。明適子以罪廢。得立適孫。文家法也。按劉說是。所謂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俞氏懋公羊平議云。父有子者。謂靈公已有輒爲子也。輒於靈公孫也。

非子也。而得爲子者。成十五年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彼嬰齊於歸父。以弟爲兄後。而有子道。然則輒於靈公。以孫爲王父後。其有子道明矣。靈公既不以刺贖爲子。而別以輒爲子。則刺贖亦不得以靈公爲父。國語晉語。秦穆公使公子繫甲。公子重耳於翟。重耳再拜不稽首。此卽不得有父之義也。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爲後也。韋注。沒。貪也。靈公逐刺贖而立輒。刺贖乃於父死之後。介大國以求入。是父已有子。而必爭之曰。此吾父也。是貪爲後也。故春秋不與也。按俞說。非是。爲人後者。爲之子。謂支子入後大宗也。大夫士立後必以次。非如天子諸侯可以弟後。兄以叔後。姪也。故嬰齊後歸父。春秋譏之。天子諸侯立後。卽喪服斬衰章。所謂爲人後者。疏引雷次宗曰。此文當云。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闕此五字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今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見所後不定故也。與輒後靈公。似同而異。以孫後祖。則喪服不杖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注。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

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為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疏引鄭志趙商問：父卒為祖後者三年，已聞命矣。所問者父在為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是則孫為祖後，為之服斬，為其承重故也。而祖孫稱謂，仍自無改，自不得以祖為父。故父卒仍宜斬，而臣下從服期也。若如何氏，謂輒即為靈公子，則輒實置嗣贖於何地？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非蹈夫子所責與？是以朱子於宋孝宗之喪，主鄭志立論，詳宋史禮志及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也。嗣贖雖見逐於父，義不合去，而謂嗣贖不得以靈公為父，亦於理乖。要之為後與為子少殊，不得混為一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注〕畏楚也。州來，吳所滅。〔疏〕

水經注：淮水篇，淮水又北，逕下蔡縣故城東，本州來之城也。吳季札始封延陵，後邑州來，故曰

延州來矣。春秋哀公二年，蔡昭侯自新蔡遷於州來，謂之下蔡，淮之東岸，又有一城，下蔡新城也。二城對據，翼帶淮濱，地理志沛郡下蔡，下云：故州來國，為楚所滅，後吳取之。至夫差，遷昭侯于此，後四世侯齊，竟為楚所滅。按漢沛郡之下蔡，於今為鳳陽府壽州地。○注畏楚也。○舊疏云：正以上文為楚所圍，今遷而近吳，故知然也。杜云：畏楚而請遷，故以自遷為文。四年左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明時屬吳，故畏楚。○注州來吳所滅（原文闕）。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注〕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稱公子者，惡失親也。〔疏〕

注稱國至之辭。○僖七年

傳文彼注云：諸侯國為體，以大夫為股肱，士民為肌膚，故以國體錄是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注〕 据晉趙鞅以地正國加叛文。今此無加文。

故問之〔疏〕

舊疏云。公羊之義。輒已出奔。曼姑稟誰之命。而得圍戚者。下傳云。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輒。則曠奪輒。是以春秋與得圍之矣。○注据晉至問之。○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趙鞅歸于晉。傳此叛也。其言歸

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注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而救之。

是也。趙鞅操兵鄉國。春秋加以叛文。此曼姑亦操

兵鄉國。而使齊國夏爲兵首。不加叛文。故据以難。伯討也。〔注〕方伯所當討。故使國夏首兵。〔疏〕

繁露順命云。子不奉

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曠是也。

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注〕靈公者。蒯蕢之父。

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注〕曼姑無惡文者。起曼姑得拒之。曼姑臣也。拒之者。

上爲靈公命。下爲輒故。義不可以子誅父。故但得拒之而已。傳所以曼姑解伯討者。推曼姑得拒

之。則國夏得討之明矣。不言圍衛者。順上文。辟圍輒。〔疏〕

通義云。曼姑之義爲可距。則輒之義不可距。父。文外自見。此傳立言之善也。蒯曠本靈公所逐。曼姑

爲父拒子。非爲子距父也。假令輒以愛父之故。委國而去。衛人猶當更立長君。將遂可以悖靈公之命。迎蒯曠而君之乎。推是以論曼姑不得不距矣。按孔氏曼姑之義甚正。繁露玉英云。難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爲之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荀息曼姑

非有此事也。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何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苟息曼姑之所得為義也。○注曼姑至距之。○正以不似趙鞅加叛辭。故知無惡文也。校勘記。拒當同傳。作距。下同。○注曼姑臣也。○舊疏云。欲道曼姑者。乃是靈公之臣也。受命乎靈公。當立輒。故得距。刺曠矣。引僖十年傳云。君警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注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是。按舊疏非是。注意以輒既出奔。刺曠已立。刺曠靈公之世子。則曼姑亦刺曠之臣也。似不宜距。此難辭。下答辭也。○注拒之。至而已。○正以曼姑受命于靈公。故得距。而下為輒。故又不可以子誅父。故但得距也。禮記疏引異義云。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為姑討夫。猶武王為天誅紂。鄭駁之云。乙雖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太甚。然則曼姑為靈公討。刺曠。其即為天誅紂義。與唐律及今律子孫毆父母。祖父父母皆斬。故乙毆母而甲殺之。刺曠得罪靈公。公羊說不言其欲殺母。則罪不至死。此時亦但與子爭得國。較毆罪輕。故曼姑亦但拒之而已。不可以子誅父者。謂不可以輒而誅父也。檀弓云。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注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疏子之於父。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今云子者。因孫而連言。之。或容兄弟之子耳。則輒之不得拒父。更可知矣。○注傳所至明矣。○公羊之義。輒雖出奔。曼姑受命于先君立輒。今刺曠奪輒。故曼姑得從伯討也。○注不言至圍輒。○舊疏云。刺曠去年入衛。今而圍者。止應圍衛。而言圍戚者。順上經文。且輒上出奔。不見于經。若言圍衛。則恐去年刺曠入于戚。今年圍衛者是圍輒矣。故言圍戚以辟之。

輒者曷為者也。刺曠之子也。然則曷為不立刺曠

而立輒〔注〕据春秋有父死子繼。刺曠為無道〔注〕行不中善道。靈公逐刺曠而

立輒〔疏〕通義云。周人之法。無適子者。有適孫。靈公廢刺曠而不廢輒。則輒適孫當立者。故傳以為有王父之命也。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注〕輒之

義不可以拒父。故但問可立與不。〔疏〕

注輒之至與不。○正以上傳云。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知輒之義不可距也。故此傳但問其可立與不焉。

曰可。〔疏〕

漢書傳不疑傳。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通義云。傳言可者。謂衛人可以王父之命立輒。非謂輒可仇讐其父。僂然居位也。按傳不疑傳亦云。謂蒯瞶違命。衛人可拒。春秋是之。非謂輒可拒父也。

其可奈何。不

以父命辭王父命。〔注〕不以蒯瞶命辭靈公命。〔疏〕

禮記疏引異義云。衛輒拒父。公羊以爲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爲子而

拒父。悖理逆倫。大惡也。鄭駁異義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愛。鄭意以公羊所言公義也。左氏所言私恩也。然公羊亦不以輒可拒父。故下注云。雖得正。非義之高者。謂僅能得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之正也。亦即鄭氏傷仁恩之義。白虎通五行云。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何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後漢書安帝紀云。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穀梁傳。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父也。

以王父

命辭父命。〔注〕辭猶不從。〔疏〕

繁露精華云。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說苑辨物。上辭蒯瞶之命。不爲不聽其父。謂以王父命辭也。

是父之行乎子

也。〔注〕是靈公命行乎蒯瞶。重本尊統之義也。〔疏〕

注是靈至義也。○莊元年。夫人孫子齊。注云。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絕文姜不爲不孝。拒蒯瞶不爲

不順。魯靈社不爲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通義云。記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是故輒有王父命。爲可立。蒯瞶無父命。必不可立。經若惡蒯瞶。卽似與輒。輒與輒。是親親之義。不著也。惡輒。卽似與蒯瞶。與蒯瞶。是尊尊之義。不著也。故但得託齊伯討。以兩見其義。言乎輒使曼姑距父。則不可。曼姑以靈公遺命拒蒯瞶。則可。輒之道雖當讓。而衛人奉輒。自不失尊王父之意。若夫論語所言。賢者之至行。又烏足以責輒也。推子貢之間。正以叔齊雖幼。而有父命。合於立輒。尊王父命。

之事。故援以爲喻。令輒無可立之理。冉有子貢。皆非中知以下。復何所疑。而致問耶。或詆公羊有助子仇父之說者。抑不善讀此傳矣。

不以家事辭王事〔注〕以父見廢。故辭

讓不立。是家私事〔疏〕

後漢書丁鴻傳。鮑駿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注以父至私事。○正以父子私恩。國者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不得顧私恩而昧公義也。

以王事辭家

事〔注〕聽靈公命立者。是王事公法也。〔疏〕

注聽靈至法也。○校勘記云。此本者誤是。今據鄂本訂正。閩監毛本因誤作是。遂刪去此字。

是上之行

乎下也。〔注〕是王法行於諸侯。雖得正。非義之高者也。故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

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主

書者善伯討〔疏〕

注是王至諸侯。○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於作乎。何校本疏中同。舊疏云。唯受靈公之命而拒刺。而引孟法行於諸侯者。正以靈公於刺。若似天子於諸侯。故取以況之。○注雖得至者

也。○正以曼姑雖受命靈公。可以拒刺。究屬爲子拒父。故不得爲義之高也。包氏慎言云。衛輒之事。夫子不爲。而公羊不責其拒父何也。曰。刺。自絕於父。出奔。義無得國之理。夫子之不爲衛君者。謂其所以處骨肉之閒者。未盡其道耳。非謂輒之不宜君衛也。使輒之事。果爲逆天悖倫。聖人安肯受其公養者。江熙曰。經書衛世子刺。援鄭世子忽爲比。不知春秋異義。不嫌同辭。刺。之稱世子。噴自世子之。晉人世子之。衛人不以爲世子也。靈公之語公子郢。曰。子無子。則靈公不以噴爲子也。公子郢之對夫人曰。亡人之子。輒在。目刺。噴爲亡人。則固絕之於國也。自靈公憤於刺。澤之盟。叛晉。連年與齊伐晉。晉人雖殺涉佗以謝。而衛終不回也。繼又謀救范中行氏。並與趙氏結怨。靈公死。趙鞅納刺。噴子戚。挾世子之名。以要衛。衛人弗受也。經亦順而書之。曰。世子

耳。夫禽獸猶知有母。天王且以不能乎母而見絕。曠爲人子。曾其母之不知。而欲殺其母。是梟獍也。以義言之。曠者靈公所絕。亦春秋所絕也。考之左氏。曠之居戚。且十五年。不聞衛人爲通外內之言。則國人之不義曠而莫肯戴曠也明矣。然國人弗戴曠。而輒爲其子。能晏然已乎。桃應問於孟子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烏得而禁之。曠犯父命。出而復入。齊國夏石曼姑之圍戚。皋陶之執也。故公羊曰。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桃應曰。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所然。樂而忘天下。父子重於天下。有司執法爲天下法也。法之在天下者。君不可枉。則寧棄天下以全父子。曠者靈公所弗子。而輒不能不以爲父。輒不能竊負而逃。然苟超然遠引。棄衛國如敝屣。曠雖頑。曾其子知有父而已。不知有父。安然處其位乎。夫子之不爲。謂其所以感格者無術也。仗義執言。穀梁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公羊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皋陶之爰書曠無所逃其罪。凡此爲齊國夏言之。爲石曼姑之受命於靈公言之。非爲輒言也。輒之義知有父子而已。春秋於曠之入沒輒出奔之文。亦以始違。而其後之所處。猶未爲失也。江熙范寧徒較量其父子之執當立。執不當立。則父廢而輒以孫爲祖。後固無惡於天下矣。況靈公以夏卒。劇曠以六月入戚。父在殯。而儻然稱兵。以圖復國。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苟有人心者。則宜於此變矣。江范所言。所謂設淫辭而助之故也。亂臣賊子。幾何而不接踵於天下哉。包氏此論極平允。而於何氏雖得正非義之高者。義猶切當也。○注故冉至爲也。○論語述而篇文。校勘記出曰。怨乎求仁而得仁。云鄂本。元本。閩本同。監。毛本。怨乎下增曰字。非。何煌曰。按文勢不當有曰字。論語有者。衍文。舊疏云。冉有所以疑之者。正以輒之立也。雖得公義。失於父子之恩矣。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者。正以輒之拒父。非義之高。不敢正言。故問古賢以測之。云子曰古之賢人也者。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則何氏所引論語。當是古之賢仁也。今本據何晏論語改之。舊疏又云。曰怨乎者。謂諫而不用。死于首陽。然則怨周王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者。言其兄弟相讓而來。正以求爲仁道。卒得成讓。仁道遂成。不欲汲汲乎求仁。有何孜孜而怨周王乎。出曰夫子不爲也者。正以伯夷叔齊兄弟讓國。夫子以爲賢。而知輒與劇曠父子爭國者。夫子不助明矣。○注主警者。

善伯討○舊疏云一則見輒之得正二則見曼姑可拒但主善善其伯討故曰主善者善伯討

夏四月甲午地震〔注〕此象季氏專政。蒯瞶犯父命。是後蔡大夫專相放。盜殺蔡侯申。辟伯晉

而京師楚黃池之會。吳大爲主〔疏〕

包氏愼言云。四月書甲午。月之朔日。○注此象至爲主。○蔡大夫專相放。卽下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是也。盜殺蔡侯申。見下四年。辟伯晉而京師

楚者卽下四年。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傳辟伯晉而京師楚是也。黃池之會。吳大爲主者。卽下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是也。五行志下之上。哀公三年四月甲午地震。劉向以爲是時諸侯皆信邪臣。莫能用仲尼。盜殺蔡侯。齊陳乞弑君。通義云。占與昭公同。哀公孫越事在春秋後。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疏〕

包氏愼言云。五月書辛卯月之二十八日。

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注〕据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疏〕

注据禮至其廟。○公羊禮說云。春秋之例。始封之君。其廟不毀。其餘

親過高祖則毀其廟。桓僖當毀而不毀。魯廟災。故孔子在陳聞之。曰。其桓僖乎。其後董仲舒廟殿火災對本此。然有中興之功則不毀。經書成周宣謝災是也。五經異義。魯詩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尙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公羊御史大夫賈馮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按漢之廟制。不用周禮。每帝卽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後用賈馮之議。以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爲宗。不毀。用公羊經師之說也。

復立也。曷

爲不言其復立〔注〕据立武宮言立〔疏〕

注据立至言立○見成六年孔叢子論書篇云書曰唯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

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列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臣聞之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然則僖廟定公時猶未立也

春秋見者

不復見也〔注〕謂內所改作也哀自立之善惡獨在哀故得省文〔疏〕

注謂內至省文○舊疏云春秋之義諸是內所改作

者但逐其重處一過見之而已其餘輕處不復見之所以然者正以哀自立之還於哀世災之善惡獨在於哀故得省文矣似若襄三十一年公薨于楚宮不言作楚宮者正以襄自作之還復襄自薨之善惡獨在於襄故得省文之類通義云春秋之大法凡主讓者有所託見則不復特見一省其文一微其義若然經有有事于武宮復言立武宮者武公不在春秋中嫌本有武世室其爲廟毀復立未明故特見也春秋正辭云竊謂書墮郕不書城郕亦是也立武宮書者嫌于不毀也城費書者以季首惡也左疏引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則以桓僖之廟本未毀與此異按三家皆出桓公而季氏得政在僖公世故僖十五年震其季夷伯之廟此蓋季氏所立何以不言及〔注〕据雉門

及兩觀〔疏〕

注据雉門及兩觀○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是也

敵也〔注〕親過高祖親疏適等〔疏〕

注親過至適等○正以桓僖皆在毀廟之數輕重相同故

不言及以別之禮記王制云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是則五廟外皆所當毀計桓之於哀八世祖也僖六世祖也按禮皆在宜毀者也左疏引服虔云俱在迭毀故不言及穀梁傳云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是謂自我言之皆親盡當毀是也通義云自義率祖則太廟而外其尊同自仁率親則高祖而上其疏等故言敵也何以書〔注〕上已問此皆毀廟其言災何故

不復連桓宮僖宮〔疏〕

舊疏云。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傳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注。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主覆問上所。以說二事。不問求賻。今此上文亦有二事之嫌。主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

書而不復為嫌者。正以上傳云。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分疏已訖。是以不復言桓宮僖宮災。何以書矣。

記災也〔注〕災不宜立〔疏〕

注。災不宜立。○舊疏云。謂其宮不宜立。若曰。以其不宜立。

故災之然。史記注引服虔云。桓釐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為桓釐也。五行志上。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釐宮災。董仲舒。劉向。以為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以為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禰者也。左傳。司鐸火。火。論公宮。桓僖災。杜云。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經義雜記云。公穀及董劉說。以桓僖廟為毀後復立者。左傳無明文。故服杜以為原未毀者也。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言及此。不言及者。公穀以為尊卑敵體。故不言。服氏則以並毀。故不言也。哀公時。桓僖有廟者。服解亦本董劉之義。至於桓僖親盡。不當有廟。天故災之。三傳說並同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開陽〔疏〕

左氏穀梁作啟陽。開者。為漢景帝諱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公羊之興。正在景世。故傳寫者。遂改啟為開也。杜云。琅邪開陽縣。大事表

云。今沂州府治北十五里有開陽故城。本鄆國地。季氏本曰。昭十八年。邾人襲鄆。鄆子從幣于邾。遂為邾地。近季氏費邑。魯既取。漈。鄆。沂。田。則邾不得不以啟陽讓魯矣。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南。逕開陽縣故城。東縣故鄆國也。春秋左傳。昭公十八年。邾人襲鄆。盡俘以歸。鄆子曰。余無歸矣。從孛于邾。是也。後更名開陽。春秋哀公三年。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者是矣。縣故琅邪郡治也。地理志。東海郡開陽下云。故鄆國。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丙子月之十四日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注〕稱人者惡大夫驕蹇作威相放當誅故貶〔疏〕

注稱人至故貶○舊

疏云知是大夫者正以春秋之例君殺大夫稱國即僖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之屬是大夫自相殺稱人即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屬是則知稱國以放者君自放之即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是也則稱人以放乃是大夫自相放即此文是矣而言作威者即洪範云唯辟作威是也今此大夫作威故貶之言當誅者謂於王法當誅也言故貶之者正以大夫之貴平常之時合稱名氏故稱人爲貶之是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注〕哀公著治大平之終小國卒葬極於哀公者皆卒日葬月〔疏〕

包氏

慎言云十月書癸卯月之十三日○注哀公至葬月○正以所見之世昭定哀三世故哀公著治大平之終也小國卒葬極於哀公者舊疏云即此癸卯秦伯卒明年五月葬秦惠公是也按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云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注秦侵伐自廣大故曰千乘然則秦是西方之伯國至千乘此注謂之小國者正以僻陋在夷罕與諸夏交接至於春秋大夫名氏不見於經是以比之小國其實非小者也舊說云地之張翕彼此異時蹙闢之數不可同日而語昭元年之時自以千乘爲大國至此還小亦何傷也而有疑焉鄂本閩監毛本大改太非釋文大平音泰按秦伯自昭定而後不至蹙國觀於左傳秦哀復楚走吳可見舊疏是所引舊說不可通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疏〕

包氏慎言云公羊經三月有庚戌據厯爲二月之二十二日三月無庚戌左氏穀梁均作二月疑公羊譏校勘記出盜殺云闕監毛

本同唐石經殺作弑此釋文及左氏釋文皆作殺音弑惟穀梁經作弑按作殺者釋文本也公羊左氏疏本宜皆作弑後人據釋文本改疏本也二傳並云此稱盜以弑何則經文作弑明矣

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注〕據宋人弑其君處曰稱人〔疏〕

注據宋至稱人○文十六

年宋人弑其君處曰是也彼傳云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此稱盜故據彼以難

賤乎賤者也〔注〕賤於稱人者〔疏〕

注賤於稱人者○舊疏云彼注云賤者謂士也士正

自當稱人然則今此非士故言賤乎賤者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賤乎賤謂盜爲賤中之賤者也爾雅釋訓微乎微者也謂式微式微言微而又微也法言才乎才謂儀秦才而又才但非聖人所謂才耳其他有習乎習雜乎雜辰乎辰素問形乎形神乎神史記淮陰侯列傳時乎時詞略同蓋謂賤者稱人稱盜則又賤之至賤者矣

賤乎賤者孰謂〔注〕據無主者謂罪人也〔注〕罪人者未

加刑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爲人君深戒不言其君者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疏〕

通義

云本賤者又犯罪故尤賤之○注罪人者未加刑也○舊疏云若其刑訖當有刑稱卽襄二十九年夏開弑吳子餘祭是也今此言盜又謂之罪人故知未加刑也○注蔡侯至深戒○舊疏云卒詰爲終也○注不言至義同○卽襄二十九年開弑吳子下注云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故不言其君也舊疏云此處之盜仍未加刑而亦不言其君者正以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也鹽鐵論周秦云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賤刑人而絕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

於閭里無所容。穀梁傳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注是直稱盜不在人倫之序，是也。錢氏大昕答問云：書闕弑吳子餘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弑蔡侯申，戒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婁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歸姓、公孫霍。

通義云：左氏以爲皆弑君之黨，然經不以討賊之辭言之，則彼未足信。

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

大事表云：今河南汝州西南有蠻城，爲春秋時蠻子國。傳云：晉執戎蠻子以畀楚師于三月。按三月，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西南有三戶城，蓋在南陽汝州之

間矣。水經注伊水篇，又東北逕新城縣南，胡氏渭云：今洛陽縣南七十五里。有新城，春秋戎蠻子邑。漢以爲縣，左氏穀梁作戎蠻子，古蠻曼同部，段借字。

赤者何？〔注〕欲以爲戎曼子名，則晉人執曹伯言畀宋人，不言名歸，欲言微者，則不當書，故以

不知問也。〔疏〕

注欲以至名歸，○卽僖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是也。彼則曹伯不言名，畀宋人不言歸，故據以難。毛本言畀誤以畀。○注欲言至問也。○舊疏云：欲言赤是楚之微者，自歸于楚，則微者之例不當書。

見故以不
知問之。**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注〕据執曹伯界宋人不言歸于宋。〔疏〕通義云弟

子釁經文似晉人執戎曼子爲一事。赤歸于楚爲一事。疑與赤歸于曹同類。故設問云爾。按傳已明言赤戎曼子之名也。似不必疑赤歸于楚爲一事矣。○注据執至于宋。○彼傳云。其言界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故與此書歸于楚異。**子北宮**

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注〕此解名而言歸意也。前此楚比滅頓胡。諸侯由是畏其威。

從而圍蔡。蔡遷于州來。遂張中國。京師自置。晉人執戎曼子。不歸天子。而歸于楚。而不名而言歸。

于楚。則與伯執歸京師同文。故辟其文而名之。使若晉非伯執。而亦微者自歸于楚。言歸于楚者。

起伯晉京師楚。主書者。惡晉背叛。當誅之。〔疏〕舊疏云。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是伯執人歸于京師之文。今戎曼子不言名。直言晉侯執戎曼子歸于楚。則是伯者

執人歸京師無異。故名戎子以辟之。言赤歸于楚者。似楚之微者自歸。不干戎子然。故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注此解至意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作名而言歸。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言。舊疏云。言赤歸于楚之意也。是也。○注前此至于楚

○楚滅頓胡。卽定十四年。楚公子結帥師滅頓。以頓子煇歸。十五年。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是也。從而圍蔡。卽上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是也。蔡遷于州來。見上三年。通義云。引先師言以正之。此實晉爲楚執戎曼子歸于楚。欲言晉人執。則醇與晉侯

執曹伯歸于京師同文。嫌若以方伯待晉。而以京師比楚。故特避之。加名以爲別也。所以加名得見別異者。正以衛侯曹伯等執歸京師皆不名故也。舊疏云。不名而言歸于楚。則與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同文。似與伯者執人歸京師同。故辟其名

而名戎曼子也。使若晉非伯執者。僖四年傳。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此經云晉人。故云使若晉非伯討也。而赤微者。自歸于楚者。若似楚之微者。名赤。自歸于楚。然猶莊二十四年冬。赤歸于曹之類。○注言歸至師楚。○舊疏云。正以僖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界宋人。諸侯相執。不言歸。今言歸者。欲起晉人以楚爲京師故也。按此所謂不沒其實也。○注主書至誅之。○舊疏云。主書此事者。正欲惡晉以楚爲京師。背叛天子。當合誅絕也。若然。楚人是時京師自置。寧知不惡之者。正以宣十八年。楚子旅卒。傳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則吳楚僭號不書葬。一譏而已。自餘京師自置之事。理應不譏。故云爾。包氏慎言云。按伯者帥諸侯以供命于天子者也。晉爲諸夏諸侯之伯。無天子命。而擅執人君。歸之於楚。是爲楚執也。晉爲楚執人之君。是天子楚也。故坐以背叛。當誅。按晉人而京師楚。則諸夏諸侯可知。故何氏以爲地震之應。

城西郭。

六月辛丑。蒲社災。〔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辛丑。月之十五日。舊疏引賈氏云。公羊曰薄社。蓋所見本異。左氏穀梁經作亳社。唐韻正。亳。傍各切。平聲。則音蒲。書序。作將蒲姑。釋文。蒲。如字。馬本作薄。左傳昭元

年云。蒲姑商奄。釋文。蒲。如字。又音蒲。周本紀。遷其君薄姑。呂覽具備篇。湯誓約於鄆薄矣。注。薄。或作亳。蓋蒲亳薄三字通。讀書叢錄云。蒲是薄字之省。薄。亳。古字通用。尙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釋文。蒲。馬本作薄。疏云。賈氏曰。公羊曰薄社。所見本薄字。尙不省。通義云。左氏經作亳社。賈逵云。公羊曰薄社。與亳音訓並同。郊特牲曰。薄社。北。厲。使陰明也。今公羊爲蒲字。轉寫脫下寸耳。

蒲社者何。〔注〕据鼓用牲于社不言蒲。〔疏〕

注据鼓至言蒲。見莊二十五年。

亡國之社也。〔注〕蒲社者。

先世之亡國在魯竟〔疏〕

注蒲社至魯竟○舊疏云公羊解以為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取其社以戒諸侯使事上今災之者若曰王教絕云爾左氏穀梁以為亳社者殷社也武王滅殷遂取其社

賜諸侯以為有國之戒然則傳說不同按穀梁傳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注引劉向說立亳社于廟之外以為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是也左傳杜注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疏云說者以為立亳社於廟門之外以為屏蔽使人君視之而致戒也郊特牲注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此皆以為殷社者也何氏以為亡國之社在魯竟者蒲雖不可考然左傳有蒲姑與商奄並舉則蒲姑即蒲亦即薄姑薄姑與四國作亂為周公所滅蓋即分其地屬齊魯故齊亦有薄姑氏地晏子所謂薄姑因之是也薄姑是諸侯之號其君號隘不可考因即舉其地為氏也詩疏引書大傳云奄君薄姑鄭注或疑為薄姑齊地非奄君名也薄姑與四國作亂四國即指管蔡商奄是薄姑非奄君名蓋魯既分得薄姑氏地因立彼國之社以示誠所以魯有兩社閔二年左傳所云閔于兩社是也若以為殷社則宋亦有亳社左傳襄三十年烏鳴于亳社是也豈宋亦故表其先世之惡以自戒周家以忠厚立國恐周公成王不如是之已甚也繁露王道云周發兵不期會於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共誅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為戒曰亳社災董生所說多與何邵公殊也通義云書序蒲姑馬本作薄姑何邵公云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似別有蒲國誤矣武王伐殷克薄班其社於諸侯呂氏貴直論曰殷之鼎陳于周之廷其社蓋于周之屏按孔氏遷左穀之說以駭何氏然呂氏春秋所云武周所以為屏示戒未必諸國皆有也書缺有間固然何各國不聞有亳社耶

社者封也〔注〕封土為社〔疏〕

廣雅釋詁社封也○注封土為社○白虎

通社稷云不謂之土何封土立社故變名謂之社別于衆土也禮記疏引異義今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偏敬故封五土以為社古左氏說共工之子為后土后土為社許君謹按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稱社神為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元駁之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俱言上公失之矣今人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何氏此義當同鄭說

其言災何〔注〕据封土非火所能燒亡

國之社蓋揜之〔疏〕

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注絕其陽通其陰而已舊疏云公羊子不受于師故言蓋也

揜其上而柴其下〔注〕故火得燒之揜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爲有國者戒

〔疏〕

周禮地官媒氏注云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揜其下蓋柴卽棧也管子內業篇傳馬棧者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淮南道應訓柴箕子之門注箕子亡之朝鮮舊居空故柴護之蓋編木圍其四面用之亡國之社則爲柴其下用以護箕子之居則爲柴箕子之門用木爲車箱則爲棧車亦爲柴車用以養魚則謂之溚爾雅釋器云棧謂之溚毛詩疏引孫炎注積柴養魚曰溚說文木部格以柴木離也是也編柴養馬則曰校廣雅釋木校極柴也故周禮夏官主養馬者稱校人也是也左傳哀八年吳囚邾子於樓臺梃之以棘亦卽柴其下之象故說文木部以校爲木囚亦謂編木繫人使不得外達此社用柴遮塞故注云火得燒之也莊子馬蹏云編之以阜棧阜棧卽草棧也故說文竹木之車皆曰棧又天地云趣舍聲色以柴其內柴亦取義爲塞也○注揜柴至者戒○漢書王莽傳古者畔逆之國旣已誅討四墻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辨社出門見之著以爲戒師古曰棧謂以簣蔽之也下則棧之上則覆之所以隔塞不通陰陽之氣孟康曰辨布也布崇社國國作一見以爲戒也白虎通社稷云王者諸侯必有誠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爲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郊特牲記曰喪國之社屋之示與天地絕也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著明誠當近君置宗廟之牆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爲宗廟之屏示賤之也通典禮五引白虎通誠作柴魯有兩社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朝廷執政之處在其中也穀梁傳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上達也獨斷云古者天子亦取亡國之社以分諸侯使爲社以自儆戒屋之掩其上使不通天柴其下使不通地自與天地絕也面北向陰示滅亡也其祭以喪祝掌之周禮春官喪祝云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是也以士師爲尸

秋官士師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是也。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注〕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

也。災者。象諸侯背天子。是後宋事彊吳。齊晉前驅。滕薛俠穀。魯衛驂乘。故天去戒社。若曰王教滅

絕云爾。〔疏〕

不直言何以書。嫌止主間災也。○注戒社至上也。○陳氏禮書引韓詩內傳曰。亡國之社。以戒諸侯。故白虎

說文。謂下十三年黃池之會時也。按宋事彊吳。未知所指。五行志上。哀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董仲舒。劉向。以爲亡國之社。所以爲戒也。天戒者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見於定哀之間。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不明甚矣。一曰。天生孔子。非爲定哀也。蓋失禮不明。火災應之。自然象也。志又云。建元六年。遼東高廟災。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曰。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榮然皆見。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執。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執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亂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矣。已見舉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三年。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能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邇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專就魯論。義較近切。惟謂亳社不當立。未知何本。何氏取應於天下諸侯者。春秋託王於魯。蒲社而災。聖人故卽假以示王教滅絕焉。經義雜記云。公穀及董劉義。皆以亳社爲殷社。故云亡國之社。先王立之。俾諸侯以亡爲戒。今天災之。因人君不能爲戒。而國將亡也。乃何氏見公羊作蒲。而以爲先世之亡國。疏又云。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考禮記。薄社北。屬注。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釋文。薄本又作亳。書序。將遷其君於蒲。姑釋文。蒲知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

薄史記周本紀作遷其君薄姑。是薄蒲毫三字古通。何氏墨守公羊。未考左穀之經。不知蒲爲毫字之聲借。其誤一也。又云。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此與立社爲使民戰栗之說無異。而反失警戒危亡之義。其誤二也。又歷指宋齊晉滕薛魯衛之聽命于吳。天以爲王教絕滅故災之。按經傳及先儒皆無此義。其誤三也。范注穀梁。最得經傳意。按如亭爲殷社。則古天子之社。不得立之侯國。宰予失言。在使民戰栗。何意只使諸侯知所懼戒。正得畏天尊王之意。何有不合。至各國聽命于吳之說。何氏本之諸緯。並非臆造。均不得據以相難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甲寅。月之二十九日。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注〕賊已討。故書葬也。不書討賊者。明諸侯得討士以下也。〔疏〕

注賊已至葬也。○正以隱十一年傳。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蔡侯被殺。而書葬。故知賊已討也。○注不書至下也。○舊疏云。考諸正本。何氏之注盡於此。若更有注者。衍字矣。又云。孟子曰。諸侯不得專殺大夫。是以春秋之內。殺大夫。不問有罪無罪。皆書而譏之。若殺微者。例所不錄。今蔡侯之賊。乃微者。嗣子殺之。故不書見。故云。明諸侯得專討士以下也。范云。不書弑君之賊。而昭公書葬。既謂之盜。若殺微賤小人。不足錄之。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比。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比。本又作庇。亦作庇。同音毗。左氏穀梁作毗。按古比密毗輔字。祇皆作比。後世段用毗字。又譌作毗也。周易比象傳。比輔也。說文比部。比密也。廣韻六脂。毗說文曰。人齋也。今作毗。通爲毗輔。

之。舛。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處白卒。

〔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癸酉月之二十四日。左氏穀梁作杵臼。史記齊世家注徐廣曰。史記多作箸臼。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閏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楚子昭卒不書閏。〔疏〕

注據楚至書閏。襄二十八年冬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注。乙未甲寅相去四十二

日。蓋閏月也。彼卒在閏月。不書閏。故據以難。

喪以閏數也。〔注〕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為數。〔疏〕

釋文數所主反。下及

注月數閏數同。舊疏云。此數讀如加我數年之數。非頭數之數也。○注謂喪至為數。○毛本諸喪誤諸侯。舊疏云。此數乃為頭數之數。謂九月五月三月之喪。既是數月之物。故得數閏以充之。是以葬亦書閏矣。何者。葬亦數月之物故也。白虎通喪服云。三年

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其言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已下月數。故以閏月除。禮士虞經曰。期而小祥。又葬而大祥。舊疏引鄭志。答趙商云。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通典引射慈云。三年期喪歲數沒閏。九月以下數閏月也。然則此傳之以閏數者。謂功總之服。穀梁傳所謂閏月者。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者。謂期三年服也。通義云。葬月當併閏計之。故特著其禮。五月而葬。亦事之以月數者。故同得計閏也。然何氏竟指大功以下數閏釋此傳。非也。禮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齊之。臣子。豈有服大功者乎。明年傳曰。除景公之喪。注。期而小祥。服期者除。然景公以九月卒。而以七月練。是齊之末失。雖以年數者。亦數閏矣。按何特舉大功以下以月數者。得以閏數。以明葬之以月數者。亦得以閏耳。不必謂齊之臣子。服景公以大功以下也。下傳云。喪數略也。必非指葬言。

喪曷爲以閏數〔注〕据卒不書閏〔疏〕

舊疏云。此喪亦喪服大功以下者。

喪數略也〔注〕

略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疏〕

通義云。喪數沽略。包氏慎言云。九月至十二月。方四月。未及葬期。時麻閏十二月。齊以有閏月爲合五月之期。故經特書閏。以著其失。其說是也。○

注略猶殺也。○荀子天論云。養略而動希。注。略。減少也。文選注引國語賈注。略。簡也。管子侈靡云。略近臣。注。略。謂不繁也。皆與殺義通。○注以月至閏數。○舊疏云。此數亦如加我數年之數。大功以下之喪。所以得數閏月者。正以恩殺故也。舊疏引鄭志趙商問曰。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穀梁傳云。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云。喪以閏數。喪數略也。此二傳義相反於禮斷之。何就。鄭答曰。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是則鄭意以彼云喪事不數者。謂期與三年也。此云喪以閏數者。謂大功以下也。舊疏又云。若穀梁之意。以爲大功以下及葬皆不數閏。按穀梁說非是。

公羊義疏七十四

哀六年盡

十三年

六年春城邾婁葭〔注〕城者取之也不言取者魯數圍取邾婁邑邾婁未曾加非於魯而侮奪

之不知足有夷狄之行故諱之明惡甚〔疏〕

校勘記去唐石經閩監毛本同鄂本葭作瑕非左氏穀梁作邾瑕春秋異文箋云定公十三年左氏經次于垂葭公羊經作垂瑕此年左

氏經作城邾瑕公羊經作城邾婁葭知瑕葭音相近杜云任城亢父縣有邾瑕城大事表云今在兗州府濟甯州南二十里水經注泗水篇又西過瑕丘縣東屈從縣東南流漚水從東來注之瑕丘魯邑春秋之負瑕矣漚水西南流入邾馬氏宗榿左傳補注云按郡國志負瑕屬山陽郡與邾之漆與閭丘近哀七年因邾子負瑕杜云在南平陽縣西北哀二年伐邾取漚東田水經負瑕漚水從東來注之酈元亦云漚水在瑕丘西南是哀二年所取漚東田即負瑕也本邾地故曰邾瑕哀七年傳負瑕故有釋亦瑕丘本爲邾地之證杜注非是○注城者取之也○襄二年遂城虎牢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今言城邾婁葭文與彼同故知城之爲取之也○注魯數至惡甚○即上二年伐邾婁取漚東田及沂西田又三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之屬是也有夷狄行者舊疏云正以貪而無親故也通義云諱取言城與虎牢同義不但言取葭者方將滅其國故諱之益深凡爲內深諱者正惡之大者也諱亟取不繫國今深諱反繫國者但言城葭嫌與內邑同文無所起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庚寅月之十七日軫史記世家作珍

齊陽生入于齊〔疏〕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茶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茶也。注引何君廢疾曰。卽不使陽生以茶爲君不當去公子。見當國也。又穀梁以爲國氏者取國

于茶。齊小白又不取國于子糾。無乃近自相反乎。以穀梁上傳曰。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茶也。其不以陽生君茶何也。陽生正茶不正。故何氏有此難也。鄭釋之曰。陽生篡國。故不言公子。不使君茶。謂書陳乞弑君爾。茶與小白其事相似。茶弑乃後立。小白立乃後弑。雖然俱篡國而受國焉。爾傳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陽生其以國氏何。取國于茶也。義適相足。又何自反乎。子糾宜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于子糾。則將誰乎。按經義述聞云。子糾未得入于齊。則國非其國也。豈得云受國于糾。故劉氏逢祿難之曰。茶之不正。以不日明之。與晉卓子同例。茶之弑實陳乞主之。故與晉里克同例。經曰。其君。傳曰。陳乞之君。非陽生之君。不亦亂于義乎。然則楚棄疾不以國氏比。又不稱其君。且得爲誅亂辭乎。商人取國于舍。又何爲不以國氏乎。按大國篡例。月。此不月者。舊疏云。陽生之入。實是九月。但事不宜月。故直時。若然。隱四年注。大國篡例。月。則齊爲大國。例宜書月。而言事不宜月者。正以陽生之篡。陳乞爲之。故陽生之入。欲移惡於陳乞。故也。似若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注不月者。移惡于魯。

也之類也。然則六國之篡所以月者以其禍大故也。既移惡于陳乞是以不月。正得逃事之宜矣。

齊陳乞弑其君舍〔疏〕

釋文左氏穀梁舍作茶。云音舒。舍茶同部。故通。唐韻正舍古音署。詩小雅何人斯云亦不遠。舍與車野韻。熊朋來曰舍非但與車野協韻。音作舒便合韻。作舒春秋哀六年齊陳乞弑其

君茶。公羊作舍音舒。此經中明證。史記律書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九經古義云。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是舍有舒義。故有舒音。

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注〕据齊公子商人

弑其君舍而立氏公子〔疏〕

通義云。弑而立者謂繼弑君而立者。若宋督弑癸而立莊公。不言宋馮入于宋。趙盾弑靈公而立成公。不言晉黑鬪入于晉之類是也。○注据齊至公子○文十四年齊公

子商人弑其君舍。故疑陽生不氏公子。

為諛也。〔疏〕

馮黑鬪等皆君弑而後復國。此則先復國乃以諛弑舍。故特為篡詞。與齊小白入于齊而後殺糾者同罪也。

此其為諛奈何。

〔注〕問其義。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疏〕

齊世家云。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茶。左氏傳。諸子鬻奴之子茶。璧未知孰是。

陳乞

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注〕貴自尊也。〔疏〕

舊疏云。此乃有為而

言非正道也。

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注〕陳乞欲拒言不可。恐景公殺陽生。〔疏〕

齊世家云。景公病命

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為太子與左傳同與此異

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

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注〕晉世子申生是也〔疏〕

注晉世至是也○即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是也殺梁傅

云陽生正荼不正世家荼少其母賤無行明不正也

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注〕教陽生走〔疏〕

左傳史記皆以陽生

奔在景公卒後

與之玉節而走之〔注〕節信也析玉與陽生留其半為後當迎之合以為信防稱矯

也奔不書者未命為嗣〔疏〕

注節信也○周禮掌節云守邦國者用玉節注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玉節之制如玉為之以命數為小大是也○注析玉至

矯也○漢書孝文紀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瀆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檄也師古曰古者或用檄或用繒帛檄者刻木為合符也又終軍傳關吏子軍繻即師古所謂或用繒帛也蓋古或有用木者說文木部檄傳信也自謂木為之者又孝文紀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注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枝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之珪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後漢書杜詩傳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敵持威重也注云說文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皆古玉節之遺也通義云使詐以使命出防關稽也周禮有金節竹節此言玉者蓋若龍輔之類○注奔不至為嗣○通義云子糾來奔亦不書同此例按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聩出奔宋此陽生出奔奔不書明未命為嗣矣然則上傳云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立子以貴蓋陽生雖

非嫡出。但其秩次宜立。故亦爲正。或貴妾之子也。舊疏引舊云。陽生實是世子。但未命爲嗣。故出入不兩書。若命爲嗣。則是大國之君。出入合兩書者。非按左傳史記皆云。諸大夫願擇諸子。長賢者爲嗣。景公惡言嗣事。是未命爲嗣。若陽生是適。則諸大夫宜請立陽生矣。

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注〕于諸。寘也。齊人語也。

〔疏〕

齊世家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左傳。傳子使召公子陽生。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傳子使子士之母養之。

除景公之喪。〔注〕期而小祥。服

期者除。〔疏〕

注期而至者除。○期而小祥。士虞記文。喪服斬衰章。父傳曰。父至尊也。又曰。君傳曰。君至尊也。則君父皆應三年。景公死於上年之九月。至此年秋末始及期。舍及陳乞並諸大夫皆無除喪之禮。蓋時無三年喪禮也。

故孟子盡心云。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菽之喪。猶愈於已乎。又滕文公篇。滕定公薨。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襄十四年左傳。吳子諸樊既葬而除喪。注。乘卒至此春七月。既葬而除。閔二年傳。讖始不三年。論語陽貨篇。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是當時各國皆不行三年喪也。詩。檜風。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則春秋前已有不三年者矣。通義云。除義如除喪者。先重者之除。喪服自卒哭而練而祥而禫。皆有變除之節。謂之除喪。此期而除喪者。所謂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也。義或然也。然此距景公之卒。並未及期。蓋連閔數之耳。練祭當以閔數。則不能行三年之喪必矣。

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

〔注〕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疏〕

注常。陳乞子。○田齊世家。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田常卽陳恆也。漢博士避文帝諱。改恆爲常。○注重難至云爾。○今人猶有此

稱。舊疏云。正以妻者已之私。故難言。之似若今人謂妻爲兒母之類是也。

有魚菽之祭。〔注〕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

〔疏〕

齊世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注齊俗至祭事○舊疏云主婦設祭禮則有之何言齊俗者正以主婦設祭之時助設而已其實男子爲首即君牽牲夫人奠酒君親獻夫人薦豆之類若其齊俗則

令婦人爲首也故此傳云云即其文是矣○注言魚至所有○鹽鐵論散不足篇古者庶人魚菽之祭蓋陳乞自卑之詞也舊疏云依正禮水陸僉陳而止言魚與豆者示薄陋無所有故也公羊問答云問陳乞爲大夫而祭以魚菽何也曰祭典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今陳乞大夫而言魚菽之祭故注云示薄陋無所有通義云牲用魚薦用菽家之小祭祀所謂季女尸之者也亦以乞未終君喪不可自首祭事其妻服除故得言之禮爲夫之君服期按孔氏此論甚是陳乞本爲立陽生事不必實有正祭也願諸大夫之化我也〔注〕言欲以薄陋餘福共宴飲〔疏〕桓六年傳曷爲慢之化我

人語也意謂魚菽至薄諸大夫不必以禮相將謙者不敢當盛儀然也通義云不將禮而相過謂之化

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

曰吾有所爲甲〔注〕甲鎧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

至于中雷〔注〕巨囊大囊中央曰中雷〔疏〕

校勘記出巨囊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囊乃耶反又音託按史記齊大公世家囊作囊故音託○注巨囊大囊○陳氏啟

源毛詩稽古編云諸家釋囊囊各異毛傳小曰囊大曰囊玉篇解亦同孔疏引左傳趙盾食靈輒實食與肉於囊及公羊傳陳乞盛公子陽生于囊以囊僅容物證其小囊可容人證其大干寶晉紀論引此詩呂注云大曰囊小曰囊與毛傳反釋文引說文云無底曰囊有底曰囊孫奕示兒編亦引之唐韻囊無底囊漢書注無底曰囊有底曰囊宋董氏及朱傳因之與釋文正反說各異而毛傳最古疏引趙盾陳乞二事似爲確證史記平原君傳若錐之處囊中楊雄傳士或自盛以囊又云范睢扶服入囊則囊未

嘗不可盛物。窆未嘗不可容人。二物本大同小別。可以互稱。人各以意名之乎。按陳說辨論極明晰。蓋本無定名。故說亦互異。○注中央曰中霤。○左傳宣二年。三進及溜。釋文溜。屋霤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案熊氏經說云。古有中霤禮。蓋儀禮之逸而不傳者。霤者。屋有覆穴。開其上以取明。雨則霤之。因名中庭曰中霤。鄉飲記有磬階霤。卽中霤也。大記有東霤。注云。危棟上也。雜記有門內霤。卽賓執脯。賜鐘人之處。釋名釋宮室云。中央曰中霤。古者寢穴復室之霤。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古者霤下之處也。月令其祀中霤。注。中霤。猶中室也。古者覆穴。是以名室爲霤。舊疏引庾蔚之云。覆。地上累土穴。則穿地也。覆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以因名中室爲中霤也。程氏瑤田釋宮小記云。霤之義始於廟。爾雅云。梁。廟謂之梁。言宮室之上覆者。廟然隆起也。當未有宮室之先。民覆穴以居。地上累土爲之。謂之覆。鑿地爲之。謂之穴。其上皆必有窟然者覆之。此宮室梁廟之所自始也。開上納明。雨從此下。此則霤之所自始。故字从雨。而从留也。受霤之地。在覆穴之中。則中室名中霤之始也。月令。中央土。其祀中霤。祀土神也。土爲五行主。神在室之中央。室之中央。因於古先納明之霤。故名之曰中霤。祀之於此。故名祀土神曰祀中霤也。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牖象納明之霤。故主設之於此。郊特牲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祀土。中霤亦祀土。故家國相擬也。今世茅屋草舍。開上納明。以破甕之半側覆之。以禦雨。卽古中霤之遺象與。嘗試論之。古者初有宮室時。易覆穴爲蓋。構度亦未遽爲兩下屋與。四注屋也。不過爲窟然之物。以覆於上。當如車蓋然。中高而四周漸下。以至於地。中高者棟。四周漸下者宇。度所謂上棟下宇者。或如是。亦通謂之壁。度卽屋之上覆者。非如後世墻垣始謂之壁也。古者明堂圓其上以法天。余以爲上棟下宇之初。殆亦圓其上者。與古者屋覆至地。必開上納明。故霤恆入於室。後世制度大備。屋宇軒敞。四旁皆得納明。其霤不入於室。而惟外垂。故天子諸侯。屋皆四注。則有東西南北之霤。凡四。大夫以下兩下屋。則有南北之兩霤。燕禮當霤。見有南北霤。復有西南霤也。鄉飲酒禮縮霤。則其南霤也。此言堂屋之霤也。凡門屋又皆有北霤。曰門內霤。凡此之霤。皆外垂。皆有木椳承之。檀弓所謂池視重霤。鄭氏謂屋之承霤。以木爲之。用行水也。按此自謂屋之中霤。非南北霤也。

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注〕色然。驚駭貌。〔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木同。

知陳乞有備。故不得已遂君之。〔疏〕

齊世家會飲田乞。盛陽生囊中。置坐中央。發囊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

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爲不可。乃與盟立陽生。與此大同小異。○注時舍至君之。○齊世家云。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是未能得衆也。毛本今正作本

正。齊世家云。鮑牧恐禍起。蓋亦見力士知陳乞有備也。故諸大夫亦從而君之爾。

自是往弒舍。〔注〕

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於陳乞家。然後

往弒舍。故先書當國起其事也。乞爲陽生弒舍。不舉陽生弒者。諛成于乞也。不日者。與卓子同。

〔疏〕

齊世家云。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殺之幕下。左傳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鸞嬖。使朱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也。通義云。陽生正舍不正。而入于齊。爲篡辭者。舍有父命也。此大爲臣子防也。殺梁傳。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注先君已命立之。於義可以拒之。是弒君之謀起於陽生。故以當國辭起之。○注乞爲至乞也。○舊疏云。舉重略輕。春秋之常事。今而不書者。諛成于乞故也。通義云。比猶加弒。陽生不加弒者。彼言歸嫌比無惡。此言入不嫌陽生無惡。須主見陳乞之罪。彼則別書棄疾弒公子比于下。諛弒之罪自有所見也。此二經文異而義

同。按弒君之事成于乞。不書陳乞弒君。乞罪不見。陽生已書當國。不嫌無罪也。○注不日至子同。○僖十年春王正月。晉里克弒其君卓子。注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今此陳乞弒舍不日。亦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也。故曰與卓子同。舊疏云。鄉解云。陽生之入。實在九月。但事不宜月。故不書月。則陳乞之事。宜云不月。而云不日者。以卓子之弒書月。若言不月。則與卓子同文。不可設。故曰不日。且陳乞弒舍實不書日。謂之不日。亦何傷。則陳乞弒舍。與里克弒卓子相類。而不月者。以文承陽生入齊

之下陽生入齊不月是以陳乞之事不得月也。僖九年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注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此亦不月何氏不云不月者與奚齊同義。正以奚齊未踰年之君與舍不類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鄆〔疏〕

左傳校勘記云。釋文作繪。云一本作鄆。陳樹華云。穀梁、史記吳世家、魯世家、孔子世家並作繪。是所據本有異也。

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齊己酉月之十一日。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注〕。据當舉入爲重〔疏〕

注据當舉入爲重。莊十年傳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

內

辭也。若使他人然〔注〕。諱獲諸侯。故不舉重。而兩書。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人之以來者。

醕順他人來文〔疏〕

注諱獲至來文○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傳諱獲也注明鄭擅獲諸侯管不能死難皆當絕之又僖十五年獲晉侯注釋不啻者以獲君為惡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是獲君當絕故

為內諱獲諸侯也舊疏云若不諱宜舉重云公入邾婁今不舉重而伐入兩書故知諱獲諸侯也又云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以來是詣魯之常文故何氏言來者常文不為早晚施是也今始若不諱宜云以邾婁子益至自某而經言來故如此解又云醕順他人來文者以上諱獲諸侯故不舉重使若魯人伐而去他人自入之今文言來作外來詣魯之常文故曰醕順他人來文也按經若不諱當云以邾子益歸不言來也通義云諱不欲公首其惡與須胸同意不嫌觸日入例者下有獲文惡明

邾婁子益何以名〔注〕据以隗子歸不名絕曷為絕之〔注〕据俱以歸〔疏〕

校勘記云

唐石經諸本同按僖二十六年疏引此曷上有之字此脫○注据俱以歸○正以經書以來實則歸也不書歸而書以來不沒其實也與以隗子歸同故云据俱以歸

獲也〔疏〕

穀梁傳益之名惡也注惡其不能死社稷左傳

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因諸負瑕負瑕故有釋

曷為不言其獲〔注〕据獲晉侯言獲〔疏〕

注据獲晉侯言獲○見僖十五年

內大惡

諱也〔注〕故名以起之也日者惡魯侮奪邾婁無已復入獲之入不致者得意可知例〔疏〕

正以擅獲諸侯宜絕故為內大惡也舊疏云隱二年無駭入極之下傳云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昭四年取郕之下傳云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今此又言內大惡諱也重發傳者正以往前二處入取文異今此上經雖亦言入但書名之由事須備釋是以又言通義云外言以歸內言以來別其辭也醕順諱文不舉公至故特辟不言以至而穀梁以為言來有外魯之辭焉非經意○注故名以起之也○正以內諱獲言來獲之實恐不見故書名以起之正以曲禮云諸侯不生名又曰諸侯失地

名是諸侯禮當死位。今不能死位。故生名。見其宜絕。知被獲矣。○注日者至獲之。○隱二年注。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書日。故解之。侮奪無已。即上六年城邾婁。注云。魯數圍取邾婁邑。邾婁未嘗加非於魯。而侮奪之不知足。今又入其國。獲其君。故書日。以惡內也。○注入不至知例。○莊六年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致。至入則不書致。明得意也。此不書致。從可知例。僖三十三年。公伐邾婁。取蕞。注云。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例。與此同。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伯陽何以名。〔注〕据以隗子歸不名。〔疏〕

注据以至不名。○見僖二十六年。

絕。曷爲絕之。〔注〕据俱以

歸滅也。〔疏〕

大事表云。按宋滅曹而經文書入。先儒以爲入與滅不同。然哀十四年經書宋向魋入于曹以叛。則曹爲宋邑明矣。且春秋書入者多矣。莒人入向。向爲莒邑。秦人入滑。而滑爲晉邑。秦人入都。而都爲楚邑。至哀十三

年。於越入吳。豈得謂其非滅耶。而宣十二年書楚子滅蕭。而蕭反未滅。仍屬于宋。然則謂入與滅之判然不同者。殆未可爲定例也。益知隱二年入極公穀以爲滅者。其說近是矣。

曷爲不言其滅。〔注〕

据滅隗也。諱同姓之滅也。〔注〕故名以起之。〔疏〕

注故名以起之。○義與書邾婁子益同。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鄆侯吾離來朝。傳云。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

何諱乎同姓之滅〔注〕据衛侯燬滅邢不諱〔疏〕

注据衛至不諱。見僖二十五年。

力能救之而不救

也。〔注〕以屬上力能獲邾婁而不救曹。故責之不日者。深諱之。定哀滅例日。此不日者。諱使若

不滅。故不日。〔疏〕

通義云。滅邢不諱。滅曹諱者。所見之世。爲內恥尤深也。此同事而異辭。所以各見其義。彼主責衛滅同姓。此主責魯不救同姓之滅。直書宋滅。則實內意無所託。變滅言入。乃得起其微辭。故曰諱之。與譏之

爲用一也。至於滅國之惡。前後屢見。不待責一宋公而後顯。所謂見者不復見耳。春秋用意。每略人所易曉。而發人所難知。亦猶滅虞言執虞公。梁亡不言秦滅。勿獨嫌責宋公之薄也。且入國而以冀君歸。罪固不減于滅矣。○注以屬至責之。○卽上七年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是也。○注不日者。深諱之。○舊疏云。既書入。以諱同姓見滅。而又。不日。故曰深諱也。今疏本脫不字。○注定哀至不日。○定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注云。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疆臣之讎。故有滅則危懼之。爲定公戒也。哀承定後。亦宜日。今不日。諱使若不滅然。故不日也。

吳伐我。〔注〕不言鄙者。起圍魯也。不言圍者。諱使若伐而去。〔疏〕

解詁箋云。所見世著治大平文也。董子曰。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

皆言我。中庸述春秋之化。施及蠻貊。正此意也。從吳齊來伐上見者。明當與春秋異道。不得相干也。按董子說見繁露奉本篇。○注不言至魯也。○莊十九年。齊人以下伐我西鄙。注。鄙者。邊垂之辭。榮見遠也。此見圍。故不得言鄙矣。通義云。不言鄙者。近逼城下之辭。均與董異。○注不言至而去。○舊疏云。國君當疆。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于圍國。故諱之。但言伐者。差輕也。按莊十九年。齊人以下伐我西鄙。注又云。榮見遠也。則此逼近國都。恥可知。故深爲諱也。

夏齊人取謹及憚〔疏〕

校勘記。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憚。字林作憚。左氏作闡。解云。左氏穀梁作謹闡字。杜云。闡在東平剛縣北。大事表云。戰國時爲齊之剛邑。故剛城在今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三十五里。玉篇

阜部。障。尺善反。魯邑名。與字林同。水經注。汶水篇。又西南過剛縣北。地理志。剛。故闡也。應劭曰。春秋書齊人取謹及闡。是也。杜預釋地曰。闡在剛縣北。剛城東有一小亭。今剛縣治。俗又謂之闡亭。京相璠曰。剛縣西四十里有闡亭。漢書地理志。泰山郡。剛。故闡

應劭曰。春秋注。取鄆及闡。今闡亭是也。闡。障皆單聲。音義通。方輿紀要。應劭曰。剛城。故闡邑也。戰國時爲齊之剛邑。秦昭王三十六年。取齊剛壽。卽此。漢置剛縣。屬泰山郡。後漢屬濟北。晉曰剛平。後譌剛爲堙。今有堙城壩。紀要又云。闡城。兗州甯陽縣東北三

十五里。故剛城。北通志亦云。闡邑在靈陽縣東北境。爾雅注別爲闡。應劭又引謹作鄆。不知何家本。漢地理志亦引作鄆。說文有鄆字。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注〕据上無戰伐之文。〔疏〕

穀梁傳注。

宣元年傳。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此言取。蓋亦賂也。

爲以邾婁子益來也。〔注〕邾婁齊與國。畏爲齊所怒。而賂之。恥

甚。故諱。使若齊自取。〔疏〕

注邾婁至自取。○穀梁傳。惡內也。范上注云。魯前年伐邾。以邾子益來。益。齊之甥也。畏齊。故賂之。范以邾子益爲齊甥。木左氏爲說。何以爲邾婁齊之與國。未知何氏所本。

歸邾婁子益于邾婁。〔注〕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嫌解邾婁子益無罪書。故復名

之。〔疏〕

注獲歸至歸之。○舊疏云。正以僖十五年。秦獲晉侯。後歸不書。故曰獲歸不書。今此齊者。善魯能悔過歸之。故錄見之。○注嫌辭至名之。○監。毛本名誤。明。又經文于誤子。穀梁傳。益之名失國也。注於王法宮絕。故解詁箋云。正以上

來爲獲歸。且刺畏齊而後歸益也。按桓十五年傳。歸者出入無惡。今此言歸。是無惡之文。嫌魯與益皆無罪。故復書名以罪之。蓋書名有二義。一則見邾婁子不能死之罪。一則見魯雖解釋邾婁子不能除其獲人之罪也。舊疏所以書益之名。得見魯之有罪者。正以上七年以益來之時傳云。內大惡諱。注故名以起之。然則初書名起見魯罪。則知今復名者其不善明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疏〕包氏慎言云。冬中二月書癸亥月之四日。

齊人歸謹及僂。〔注〕書者善魯能悔過。歸邾婁子益所喪之邑。不求自得。故不言來。使若不從。

齊來。與歸我濟西田同文。〔疏〕

注書者至之邑。○魯歸邾婁子所喪之邑。經傳無文。未知何氏所據。○注不求至同文。○正以書歸。知不求自得也。若求乃得之。則當言取僂三十一年。取濟西田。成二

年。取汶陽田是也。與歸我濟西田同文者。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傳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曷爲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注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是也。則彼以未之齊。故不言來。此以不求自得。使若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故亦不言來。故云與彼同文矣。然則彼言我者。以其未絕于我。此不言我。蓋謹僂已絕于魯。濟西田未絕齊。不坐取邑。則謹僂齊人當坐取邑矣。通義云。既歸邾婁子。齊亦遷所賂。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疏〕

杜云雍丘縣屬陳留方輿紀要雍丘城今開封府杞縣治

其言取之何〔注〕据詐戰言敗也〔疏〕

注据詐戰言敗也○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是也敗于雞父傳云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

之辭言之故春秋各國詐戰者皆書敗

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注〕詐謂陷阱奇伏之類兵者為征不義不為苟

勝而已十三年詐反不月知此不蒙上月疾略之爾〔疏〕

注詐謂至之類○舊疏云何氏蓋取禮記中庸云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

辟也又言奇伏者奇兵伏兵之謂也莊十一年左傳覆而敗之曰取某師杜氏釋例覆者謂威力兼備若羅網之所捲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為文專制之辭也○注兵者至而已○春秋之義偏戰者日詐戰者月所以然者不為苟勝故繁露竹林云惡詐擊也○注十三至之爾○卽下十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崗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注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反猶報也是不月也詐戰者月所以然者疾其行詐故略之也此二經設陷阱奇伏又為詐之甚者故不月疾之深故略之甚也知此不蒙上月矣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婁子益來奔。〔注〕月者，魯前獲而歸之，今來奔，明當尤加禮厚遇之。

〔疏〕

注月者至遇之。○隱元年注，出奔例時，故襄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上六年夏，齊國夏高張來奔之屬是。今此月，故解之。舊疏云，文十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注月者，前為魯所滅，今來見歸，尤當加意厚遇之也。義亦通於此，則知昭

二十三年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月者，為下戊辰，吳敗頓胡以下之師，書莒子之奔，雖在月下，不蒙月，何氏不注之者，正以隱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之下注云，月者，為下卒也。上已有注，故知庚與之下省文從可知。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有戊戌，月之十六日。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疏〕

通義云，前後公會吳皆不致者，恥也。此致者，善公因齊喪退師，將順其美。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薛伯寅卒〔注〕卒葬略者與杞伯益姑同〔疏〕

左氏穀梁寅作夷書堯典寅賓出日釋文寅又音夷又夙夜惟寅釋文徐音夷古音寅讀如以脂切故得與夷通○注卒葬至

姑同○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注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上城杞已貶復卒略之者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略責之見其義則此不卒日茲月者故亦以內行小失略之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注〕救中國不進者陳吳與國救陳欲以備中國故不進。

〔疏〕

注救中至不進○僖十八年秋救齊又云邢人狄人伐衛注狄稱人者善能救齊雖拒義兵猶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不於救時進之者辟襄公不使義兵壅塞也定四年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莒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

國注言子起憂中國則夷狄能憂中國皆進之此稱國不進以救陳欲以備中國故不進也通義云何焯曰救中國不進者吳楚結憾志不在救中國故不進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夏陳袁頗出奔鄭。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疏〕

方輿紀要艾陵亭在泰安府萊蕪縣北

齊師敗

績獲齊國書〔注〕戰不言伐舉伐者魯與伐而不與戰不從內與伐使吳爲主者吳主會故

不與夷狄主中國也言獲者能結日偏戰少進也〔疏〕

宣二年春獲宋華元之下注云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則此復出齊者亦然但省文從可

知故不注○注戰不至與戰○莊十年傳云戰不言伐今此戰伐並舉故解之○注不從至國也○成二年季孫行父以下會晉郟克以下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注大夫敵君不貶者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也然則郟克等得敵齊侯由隨從魯人故得序于上王齊侯也今魯雖與伐實吳主會若與之序于齊上則是夷狄主中國矣是以退之而以齊主之也然則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林父序楚子上亦宜是不與夷狄主中國而彼注云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爲君臣之禮者以彼楚稱子已成楚爲君此吳止稱國與彼殊也○注言獲至進也○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傳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此言獲齊國書故云能結日偏戰少進也亦猶昭二十三年獲陳夏齧傳云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也注能結日偏戰行少進故從中國辭言之是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辛酉月之四日左傳本有作母者六經正誤作母與國本作母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何以書〔注〕據當賦稅爲何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注〕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若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彊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

〔疏〕

通義云。魯語曰。季康子欲以田賦。子謂冉有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

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銜米。不是過也。五經異義。周禮說。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二十斛。芻乘二百四十斤。釜米十六斗。謂此田賦也。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有武事然後取其賦。故賦之字从武。从貝。昔伯禽徂征淮夷。芻麥餼糧。郊途峙之。此田賦之法也。今晉用田賦者。是無軍旅之歲。亦一切取之。厲民甚矣。稅畝本無其制。故言初。田賦本有其制。特不宜非時用之。故言用。傳例曰。用者不宜用也。○注田謂至率矣。○周禮大宰云。以九賦斂財賄。注元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疏鄭君引漢法。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

十出口賦錢入百二十。以爲算。江氏永周禮疑義舉要云。漢之口率出泉。周禮亦有之。閭師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是也。此因閭民一職轉移執事於人。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故使出夫布以當之。猶後世之丁錢及履役錢。不可以此通釋賦字也。賦者徵取財物之總者。自一至六。以三農九穀爲主。而草木鳥獸。器用布帛。及閭民夫布皆有之。唯臣妾無賦。關市則商賈也。山澤則虞衡也。關市山澤。獨別出者。自邦中至都鄙。皆有關市。山澤別爲二賦。不與六賦混也。幣餘之賦。則已用之餘。取之於掌事者。故居末公。羊問荅云。古安得有此制耶。曰。此舉漢法以況之也。食貨志。董仲舒曰。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賈禹傳。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四夷。重賦於民。民產三歲以上。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元帝令產子七歲。乃出口錢。鹽鐵論。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此皆漢法之可考者。哀公事。而虛國用。有類於後世之斂民。故何氏以漢法況之。按漢書昭帝紀注。如瀆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賈禹傳。元帝時。禹以爲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此傳言之最詳。則口錢之制。興於漢世。然管子山至數篇云。邦錢之籍。終歲十錢。則口賦之法。殆管子時已有矣。按如何注。則魯蓋仍按田於正供之外。復取民財。與口賦殊。孔氏說似較通。舊疏云。知如此者。正以家語政論篇云。季康子欲以一井之田出賦法焉。又魯語下篇云。孔子謂冉求曰。田一井。出稷禾。乘芻。缶米。彼二文皆論此經用田賦之事。而言一井。故知然也。○注不言至賦之。○校勘記出里若。云閭。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若作井。當據正。按紹熙本作城郭里巷。較鄂本尤善。蓋計田以井。故科賦亦以井起也。○注禮稅至什一。○穀梁傳。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宣十五年傳。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許慎所稱周禮說。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乘二百四十。釜米十六斗。周禮無文。蓋卽魯語所謂先王制土。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乘芻。缶米。不是過也。禮記疏引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瀆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溲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僮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

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隲卒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符沃之地。九夫爲井。賦法積四十五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圻地。方百萬井。是仍不外以井定賦也。○注軍賦至一乘。○舊疏引鄭氏云。公侯方百里。井十則賦出革車一乘者。義亦通於此。○注哀公至什一。○上十年公會。吳伐齊。十一年公會吳伐齊。下云公會吳子囊。是其外募強吳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甲辰。月之四日。

孟子者何。〔注〕据魯大夫無孟子。昭公之夫人也。〔疏〕

論語述而云。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

其稱孟子

何。〔注〕据不稱夫人某氏。〔疏〕

注据不至某氏。○隱二年冬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之屬是也。

諱娶同姓。蓋吳女也。〔注〕

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爲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昭公既娶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禮。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國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

〔疏〕

舊疏云。公羊子不受于師。故疑之。○注禮不至無別。○曲禮文。鄭注。爲其近禽獸也。通典引異義云。諸侯娶同姓。今春秋公羊說。魯昭公娶于吳。爲同姓也。謂之吳孟子。春秋左氏說。孟子非小君也。不成其喪。不當讎。謹案。易曰。同人于宗。

吝言同姓相娶。吝道也。卽犯誅絕之罪。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白虎通嫁娶云。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泆。恥與禽獸同也。論語曰。君娶于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則白虎通與何氏說同。許君駁從左氏。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明娶同姓不爾比也。

按禮記大傳云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于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又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祀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禮記坊記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注厚猶遠也國語鄭語云史伯曰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聘后于異姓又晉語胥臣曰同德則同姓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異姓雖近男女相及也御覽引禮外傳曰夏殷五世之後則通婚姻周公制禮百世不通據大傳云雖百世而婚姻不通目爲周道則禮外傳有來矣穀梁傳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注昭公至孟子○禮記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注吳大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姓曰吳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左傳云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疏引賈云言孟子若言吳之長女也禮記雜記云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注周之制同姓百世婚姻不通吳大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娶於吳謂之吳孟子不告於天子自此後取者遂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按賈說是也昭公特避孟姬之稱耳杜預以爲詭託宋姓者非也詩齊風載驅云齊子由歸同此通義云孟子者貴母姊妹之稱故坊記鄭注云孟子蓋其且字亦不以子爲宋姓也○注春秋至國也○禮記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此謂不修春秋也然則魯春秋或當有夫人至自吳之文聖人修之並沒吳文但存孟子卒舊書法而已婦人繫姓不繫國者卽隱元年注云仲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不適同姓也故孟子雖不諱猶不繫吳以文姜穆姜之屬亦不繫國言之也○注不稱至諱之○舊疏云若稱夫人又言薨則當書夫人姬氏薨若葬當言葬我小君昭姬皆爲大惡不可言故曰深諱之也而云孟子卒者若言宋之長女爲魯侯之妾而卒之如定十五年書嬖氏卒之類

公會吳于橐皋〔疏〕

杜云在淮南遼遼縣東南大事表云孟康曰橐皋音拓姑漢置縣今廬州府巢縣西北六十里有柘皋鎮俗猶名會吳城漢遼遼故城在今廬州府治合肥縣東與巢縣相接壤按漢書地理志九

江郡下橐皋云孟康曰音拓姑後譌拓又譌柘宋紹興十一年兀朮屯兵柘皋是也方輿紀要橐皋城在廬州府巢縣西北六十里一名會吳城杜云淮南者沈約州郡志云魏復九江爲淮南郡徙治壽春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運〔疏〕

左傳運作郎杜云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縣口大事表云按晉時海陵縣屬廣陵郡今為江南泰州發陽無考今通州如皋縣亦係海陵地縣南十里

有會盟原相傳為吳楚會盟處考春秋之世吳楚始終無會盟事意必指此矣名勝志今有立發口在通州如皋縣西北二十里即發縣口也按通泰地於時屬吳故九年左傳云吳城邗溝通江淮是其證矣魯衛宋不應遠會至此左氏作鄭者古員擊軍聲同部也通義云諸夏之會止於是故不月不致復為大信辭所以撥亂世存中國其猶下泉殿曹匪風終檜之意與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螻〔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螻本亦作蠡注同按注比年再螻疏作比年再蠡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螻者與陰殺俱藏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

為異比年再螻者天不能殺地不能理自是之后天下大亂莫能相禁宋國以亡齊并於陳氏晉

分為六卿〔疏〕

解詁箋云左氏記夫子之言曰火伏而後螻者畢今火猶西流司麻過也是據當時實測非不知歲差也時周不頌朔國自為正官御廢職間餘乖次經於十三年再書十二月螻終之以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以明改建夏正之數云○注螻者至為異○五行志中之下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蠡是時哀用田賦劉向以為春用田賦冬而蠡十三年九月蠡十二月蠡比三蠡虐取於民之效也劉歆以為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既伏螻蟲皆畢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

不得以蠡是歲再失閏矣。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經義雜記云：按穀梁三蠡，范皆無說。用田賦傳云：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故子政據以爲說。歆以爲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蠡是陰，以父說爲非也。杜注左氏云：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誤一月。九月初尚溫，故得有蠡。本劉子駿義，與傳合。律歷志：劉歆說云：哀十二年亦以建中流火之月爲建亥，而怪蟄蟲之不伏也。張晏曰：周十二月夏八月也。再失閏，當爲八月建酉而去建申，誤也。仲尼曰：火猶西流，司歷過矣。劉歆徒以詩七月流火爲踰，不知八月火猶西流也。○注比年至能理。○惠棟云：二語見荀子，理當作埋。從之。比年再蟻，卽下十三年冬十二月蟻是也。○注自是至六卿。○舊疏云：皆在春秋後。考諸舊本，宋是宗字。然則宗國猶大國，言天不能殺地不能埋，天下大亂，莫能相禁，是其紀綱之國滅亡之象。是故齊并於陳氏，晉分爲六卿。若作宋字，何氏更有所見。春秋說云：陳氏篡齊三年，千人合葬。故蠡蟲冬踊者，是其蠡爲齊亡之合偶也。何氏取象較廣，蓋亦春秋緯義。舊疏又云：左氏及史記皆云：晉亡分爲魏趙韓。今云晉分爲六卿者，蓋其初時晉君失政，六卿用事，不妨其下滅時，但三家分之矣。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時則有介蟲之孽。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蠡，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故志所引劉向董仲舒說諸蠡，皆與何氏同。大率皆以爲煩擾之應。惟此注與前解諸傳異。按顯宗紀云：魯哀禍大，天不降譴。注引感精符云：魯哀公時政彌亂，絕不日食，則比年書蟻，當爲天下記異也。故何氏推廣之。春秋者，聖人明義之書，此之再蟻，不必泥爲齊亡晉分之應。然記之春秋之末，則春秋後事皆在所繫。若執事實以求之，則泥矣。

十有二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注〕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

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反猶報也。〔疏〕

注前宋至詐反。即上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是也。○注反猶報也。〔原文闕〕

夏。許男戊卒。〔注〕比陳蔡不當復卒。故卒葬略。〔疏〕

通義云。失國復立。尤微弱。故不得日卒。舊疏云。昭八年。冬。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至十三年。秋。蔡侯廬歸。

于蔡。陳侯吳歸于陳。二十年。冬。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二十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定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夏。六月。葬陳惠公。定六年。鄭游邀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今年夏。許男戊卒。秋。葬許元公。然則陳蔡之滅。非吳廬之罪。及其存時。乃為大國所復。但。以不受封於天子。故書君以見之。仍以前君死位。非其自復。其國合存。故許錄其卒葬也。而許男斯者。為鄭所滅。不能死位。許國合絕。不足存之。而戊自復。罪惡深矣。若比之陳蔡。不當合錄。而錄之者。正欲見其前君不死位。後君自復之惡深。是以書其卒葬。而去其日月以見矣。故曰比陳蔡不當復卒。故卒葬略之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疏〕

杜云。陳留封丘縣有黃亭。亭近濟水。水經注泗水篇。又東過沛縣東。黃水注之。黃水出小黃縣黃溝。國語曰。吳子會諸侯于黃池者也。大事表云。地名考從胡。

傳。以黃池列諸衛地。非也。公羊傳曰。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趙伯循曰。黃池魯地。故魯獨會之耳。若更有諸侯。不當不序。是時吳闕為深溝于商魯之間。商即宋魯會而宋不會。故吳王歸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則趙氏之言為有據矣。國語稱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沂水出蓋縣臨樂山。入于泗。而濟水在封丘縣南。今河南開封府封丘縣西南有黃池。東西廣三里。春秋時為宋地。按漢書地理志。魏郡內黃下云。清河水出南。應劭曰。春秋。吳子會諸侯于黃池。今黃澤在。西。陳留有外黃。故加內云。臣瓚曰。國語曰。吳子會諸侯于黃池。擱澆於齊魯之間。今陳外黃有黃溝。是也。史記曰。伐宋取黃池。然則不得在魏郡明矣。師古曰。瓚說是也。應說失之。續漢志。平丘有黃池亭。元和郡縣志。黃池在汴州封丘縣南七里。按諸說是也。黃池不得

在內
黃

吳何以稱子〔注〕据救陳稱國〔疏〕

注据救陳稱國○即上十年吳救陳是也

吳主會也〔注〕以言及也時吳

彊而無道敗齊臨菑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吳衛驂乘滕薛俠穀而趨以諸夏之衆冠帶之國反背天子而事夷狄恥甚不可忍言故深爲諱辭使若吳大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故

進稱子〔疏〕

通義云吳自是遂雄長列國不可復得抑故稱爵存其實齊氏召南考證云按此會左傳謂先晉而國語謂先吳公羊亦謂吳主會以勢度之國語是也晉不競已數世矣自宋之會即爲楚所先此時能與吳爭乎公

羊說非無据但何注引緯書所云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俠穀而趨者則言之太過不可信耳繁露觀德云雞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爲禮至柏宮黃池之行變爲反道乃爵而不殊按柏宮之戰吳有憂中國之心故有與辭此傳無進吳之文董生比類而舉與何氏異○注以言及也○舊疏云以經言及吳即知吳主會何者正以及者汲汲之辭即僖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注云言及者因其文可得見汲汲也然則彼云及齊侯齊侯主會則知此言及吳子吳子主會明矣故云以言及也○注時吳至臨菑○舊疏云菑字有作晉字者若作晉字以黃池爲近晉晉人畏而會之故曰臨晉按即上十一年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是也不在臨菑以或本作臨晉爲是○注乘勝至中國○即謂此會也○注齊晉至而趨○舊疏云春秋說文北堂書鈔引考異郵云黃池之會齊晉前驅滕薛俠穀魯衛驂乘文選注引感精符云黃池之會重吳子滕薛挾穀魯衛驂乘左傳有單平公經亦不書亦其一也越絕書吳有子胥之教伯世甚久北陵齊楚諸侯莫敢動者

乘薛許邾婁莒旁穀趨走。按彼文有譌。或即薛許驂乘。邾婁莒旁穀趨走是也。前驅者。詩衛風伯兮云。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是也。驂乘者。卽史記齊世家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是也。俠穀卽夾穀也。禮士喪禮。婦人俠牀東西。冬官考工記注。今時鐘乳。俠鼓與舞。與夾同也。漢書叔孫通傳。殿下郎中俠陛。亦夾義也。舊疏云。以下傳及注云。則天下盡會。而春秋說特舉此六國時爲之役。故偏舉之。或言不盡意故也。○注以諸至稱子。○穀梁傳。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注。不知冠有差等。唯欲好冠。是也。明不知冠帶。故諸夏之衆爲冠帶之國矣。彼傳又云。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用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聽其藉於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六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爲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然則吳時蓋實有與伯尊周之心。故春秋如其意而進之。且以殺耽故也。

吳主會。則曷爲先言

晉侯〔注〕据申之會楚子主會序上〔疏〕
注据申至序上○卽昭四年夏楚子蔡侯以下會于申是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

也〔注〕明其實自以夷狄之彊會諸侯爾不行禮義故序晉於上〔疏〕
通義云國語稱黃池之盟吳公先歆晉侯亞之春秋不欲

以吳長晉故不錄其盟。唯存會時之次云爾。其言及吳子何〔注〕据鍾離之會殊會吳不言及僖五年公及齊侯齊侯

主會益明矣〔疏〕
注据鍾至言及○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以下會吳于鍾離是也○注僖五至明矣○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是也舊疏云按如彼經書公及齊侯齊侯主會此云

及吳則是吳子主會益明矣何言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乎是以据而難之會兩伯之辭也〔注〕晉序上者主會文也吳言及者亦人往爲

主之文也。方不與夷狄主中國。而又事實當是。不可醢奪。故張兩伯辭。先晉言及吳子。使若晉主

會爲伯。吳亦主會爲伯。半抑半起。以奪見其事也。語在下。〔疏〕

繁露奉本云。黃池之會。以兩伯之辭言之。不以爲外。以近內也。與何義殊。○注晉序

至文也。○正以不與夷狄主中國。故以晉主會爲文也。○注吳言至文也。○舊疏云。凡言及者。汲汲之辭。今言及吳子。則似吳子先在。是天下之人慕而往事之然。故曰人往爲主之文是也。○注方不至事也。○舊疏云。序晉于上。是其抑之。言及吳子。起其爲伯也。故曰半抑半起矣。序晉于上。是其奪。言及吳子。亦見其爲伯之事。故曰奪見其事。○注語見下。○卽下傳重吳也。云云。爲其重吳。故不得見其事。爲其不與。故不得以奪見其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

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注〕据伯主人。〔疏〕

舊疏云。謂爲伯者。主領會上之人矣。毛本傳文。主中作中。主誤。

重吳也。

〔注〕其實重在吳。故言及。舉晉者。諱而不盈。〔疏〕

注其實至言及。○舊疏云。謂其實處權重在吳。故言及吳子。作汲汲之文矣。是也。○注舉晉至不盈。○僖二十三

年。宋公慈父卒。傳。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注。盈滿也。相接足之辭也。此云不盈。卽取彼傳文也。舊疏云。公會晉侯。是其諱爲吳所主也。晉侯之下。卽言及吳子。是其不盈滿其諱文也。何者。晉是大國。而汲汲乎吳。還是吳爲會主之義也。

曷爲

重吳。〔注〕据常殊吳。〔疏〕

注据常殊吳。○卽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子鍾離。襄十年。公會晉侯以下。會吳子租之屬是也。

吳在是。則天下

諸侯莫敢不至也。〔注〕

以晉大國。尙猶汲汲於吳。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不書諸侯者。爲

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齊桓兼舉遠明近。此但舉大者。非尊天子。故不

得褻也。主書者惡諸侯君事夷狄。〔疏〕

注不書至惡愈。桓二年疏引此。惡愈下有甚也字。是也。通義云。諸侯不序者。序在晉下。則仍似外吳常辭。兩伯不顯。序在吳下。則是外吳而并外

中國諸侯矣。文不可施。故一切削之。但張兩伯辭。則諸侯皆在可知。蓋欲實而言之。則天下諸侯。豈可悉至。若應言某侯某侯。則有不之國。而魯乃與會。其恥甚。故但舉大國晉。見天下諸侯莫敢不至。魯因亦蒙俗會之。其恥少殺也。舊疏云。但欲見其重在吳。偏至之辭而已。○注齊桓至襄也。○僖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貫澤。傳。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為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小國言江黃。則其餘為莫敢不至也。是齊桓之會不但舉大以見小。并舉遠以見近矣。而此但舉大見小。明齊桓實尊天子。故褻之。為遠近大小皆至之辭。吳則春秋使若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而已。故不得同也。○注主書至夷狄。○舊疏云。春秋見義非唯一種。一則見吳之強暴。一則見晉之衰微。但主書之情。本惡諸侯君事夷狄。餘者兼見之矣。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注〕有恥致者。順諱文也。〔疏〕

注有恥至文也。○莊六年注。公與二國以上出會。得意致會。此有恥書致。順上諱文。使若吳亦尊天子會諸侯然。故作得意文也。

晉魏多帥師侵衛。

此晉魏曼多也。曷為謂之晉魏多。〔注〕據上七年言曼多。〔疏〕

注據上至曼多。〇即上七年。晉魏曼多帥師侵

衛是也。左氏穀梁經作魏曼多。淺人妄增也。

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復就晉見者。明先自正而后正人。正人當先

正大以帥小。〔疏〕

通義云。謹按世本。獻子茶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然則曼多本一名多。如左傳所載。晉文公重耳。又稱晉重。宋樂祁犖。即謂之樂祁。當時多有此比。故何忌或言忌。曼多或言多。春秋因兩書之。以託譏

二名之義。亦所謂因其可譏而譏之也。非本二字作名而強削其一矣。按晉世家作魏晉侈。〇注復就至帥小。〇定六年。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為其難諱也。一字為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是則彼於魯已見譏。二名之義。此復譏晉魏多也。所以然者。先見於魯。為先自正而后正人。復見於晉。為先正大以帥小也。繁露觀德云。魯晉俱諸夏也。譏二名獨先及之。是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螻。〔注〕先是用田賦。又有會吳之費。〔疏〕

注先是至之費。〇用田賦。見十二年。會吳。即上黃池之會是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注〕据北斗言星名。〔疏〕

据北斗言星名。○即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

見

于旦也。〔注〕旦者日方出時宿不復見。故言東方知爲旦。〔疏〕

舊疏云于字亦有作平字者。誤也。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于字磨

改。當作平。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公羊說曰。孛者何。彗星也。古文左氏說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謂文公繼所傳聞之世。當見所以治衰亂。昭公繼所聞世。當見所以治升平。哀公終所見世。當見所以治大平者。於此之時。天必示以除舊布新之象。而後知春秋張三世之法。聖人所爲本天意以從事也。北斗運於中央。中宮之星也。蓋除舊布新於內。而未遑治外也。大辰房心明堂也。明堂之位。公侯伯子男。至九采之國。內外秩如。所謂治升平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故見除舊布新之象。於明堂。有星孛于東方。文王房心之精。在東方。孔子作春秋。明文王之法度。將興周道於東方。而天命集仁獸至。故天所以三見其象。而春秋之法備矣。○注旦者至爲旦。○舊疏云旦者日方出地。未相去離之辭。故曰旦者日方出。當爾之時。宿皆不見。故曰時宿不復見也。星孛仍見。餘宿已沒。是以不復指與孛之星。漫道其方而已。故言東方知爲旦也。杜云平旦。彗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

何以書記異

也。〔注〕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於此旦見。與日爭明者。諸侯伐

主治典法滅絕之象。是後周室遂微。諸侯相兼。爲秦所滅。燔書道絕。〔疏〕

注周十至之庭。○舊疏引堪輿云。九月日體在大火。故曰

日在房心。云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出堪輿。星經亦云也。五行志下之下。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爲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以辰乘日而出。亂氣蔽君明也。明年春秋事終。一曰。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氏。出東方者。軫角亢也。軫楚角亢陳鄭也。或曰。角亢大國象。爲齊晉也。其後楚滅陳。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此其效也。劉歆以爲孛東方大辰也。不言大辰。且而見。與日爭光。星入而彗猶見。是歲再失閏。十一月實八月也。日在鶉火。周分野也。解詁箋云。堯典夏時。冬至日起虛危。周初冬至日起牽牛。蓋歲差七十年而一度。計堯時至春秋末約一千六百餘年。夏正八月。辰則伏。九月辰繫於日。至春秋末。十一月當辰始伏。尙未繫於日。且司天失閏。一月昏時火尙西流。是時斗建申。日當在巳。翼軫之次。秦楚相滅之應。按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正義引三統曆。九月節。日在氏五度。九月中。日在房五度。又元嘉曆。九月節。日在亢一度。九月中。日在氏七度。亦與房體近也。○注於此至道絕。○校勘記出諸侯代主治。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作諸侯代王治。余本伐亦作代。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代。□□引易是類謀云。出彗守大辰。東方之度。天下亡。鄭注。大辰在東之度。七宿之中。皆昔周之衰。有星守于戶。有星莠于東方。此其驗之一隅。開元占經引運期授云。蒼帝亡也。大亂彗東出。舊疏引春秋說云。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正起。胡破術。書紀散亂。孔子不絕也。亦言由此孛星。周室遂微也。彼言秦正起。與何氏諸侯相兼爲秦所滅義同。秦本紀云。始皇名正。以二十六年滅周并六國也。燔書道絕。見史記本紀。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晉大安三年。彗星見東方。與哀十三年同。占之曰。孛主兵喪。咸甯三年五月。星孛于東方。明年吳亡。

盜殺陳夏彊夫〔疏〕

釋文。夏。戶雅反。一本作廉。彊。苦侯反。一本作嫗。音同。二傳作夏區夫。彊。从區。得聲。例得通也。經義述聞云。夏與廉聲不相近。夏字無由通作廉。廉蓋廡之誤。古夏夏廡相近。故夏通作廡。檀弓。見若

覆夏屋者矣。鄭注。夏屋。今之門廡也。是廡與夏聲義相近也。諫書廉字作廡。與廡相似。故廡誤爲廉耳。公羊古本蓋作廡。今作夏者。後人以二傳改之也。

十有二月。蠲〔注〕黃池之會費重煩之所致。〔疏〕

注黃池至所致○見上。

公羊義疏七十五

哀十四年

盡是年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疏〕

經義雜記云論衡指瑞篇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人以示孔子云云據論衡則春秋經作西狩獲死麟今三傳本無死字而公羊傳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

噫天視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注云天生顏淵子路爲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證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證則此傳本作西狩獲死麟與上顏淵死子路死一例吾道窮矣與上天喪予天視予一例孔仲達引家語云獲麟折其前足載而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徐疏引孔叢子云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孔子視之曰茲日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二書雖魏晉人託作然以爲麟死而棄之則與公羊合疑公羊經本有死字也王充謂麟爲常有之物無所爲來則非按麟俗麟字水經濟水篇黃水又東逕鉅野縣北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東北出爲大野矣昔西狩獲麟于是處也

何以書記異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何以書上有十有四年字據此及隱公傳知經傳別行傳首皆載某公年數後人以經合傳始刪傳中紀年矣九經古義云按孔舒

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孔穎達曰何休注公羊無作春秋之事棟案蔡邕石經云何以書記異也何以云云與今本合按下春秋何以始于隱注云據獲麟乃作則獲麟而作春秋何氏本有是語與孔舒元本同不知穎達何以云何休無作春秋事也通義云何氏傳本無此蓋治公羊者強成其說舊疏云麟者仁獸大平之嘉瑞而言記異者當爾之時周室大衰爲天下所厭漢高方

起。堯祚將復。興者謂之瑞。亡者謂之異。然則何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之有乎。按麟於春秋爲瑞。於周爲異。義各有主也。

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左傳

序疏引孔舒元公羊傳本。作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與注本迥異。穀梁傳。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恆於中國也。注。雖時道喪。喪若不喪。願得聖人作春秋之意。故舊疏云。謂有聖帝明王。然後乃來。則知不應華夏無矣。然則以其非中國之常物。故曰非中國之獸。不謂中國不合有。似昭二十五年有鸛鷖來巢之下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之類是也。若然。皆非中國之物。鸛鷖言有來。而麟不言有來者。正以麟是善物。春秋慕之。欲其常於中國。非今始有非今始來之義。然則孰狩之。〔注〕稱西言狩。尊卑未分。据無主名。〔疏〕注稱西至主名。〇舊疏云。西者四時之叔。是爲卑。稱狩者天子諸侯之事。

乃是尊名。故曰稱西言狩。尊卑未分也。按大戴禮夏小正云。十有一月。王狩。傳。王狩者。言王之時田也。冬獵爲狩。又桓四年。公狩于郎。是天子諸侯之事。傳不出主名。故据以難。

薪采者也。〔注〕西者。据

狩言方地。類賤人象也。金主芟艾。而在以春盡。木火當燃之際。舉此爲文。知庶人采樵薪者。〔疏〕

舊疏云。薪采猶言采薪也。言是庶人采薪者矣。吳氏經說云。按。薪一作新。以斤斫取曰新。故新从斤从艸。以手折取曰采。故采从爪木。木伐更生。故凡除舊生新者皆名爲新。果孰必采。凡采而可食者皆名爲采。加艸作薪菜。以別新舊之新。采取之采。非古文也。包束乾草曰芻。攀折木枝曰芟。說文。新。取木也。采。取也。薪。莧也。芧。薪也。芻。刈艸也。象包束之形。是薪猶采也。左傳以爲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疏引服云。車。車士。徵者也。子姓。鉏商名家。語辯物篇。子鉏商采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而歸。叔孫氏爲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諸孔子。孔子曰。麟也。然後取之。王注。傳曰狩。此曰采薪。時實狩獵。鉏商非狩者。采薪而獲麟也。〇注西者。至象也。〇舊疏云。正以西方爲兌。少女之位。女子之卑。草木衰落。亦非可貴之義。故曰類賤人象也。左疏引服虔云。言西者。

有意於西。明夫子有立言。立言之位在西方。故著於西也。又引賈逵曰。周在西。明夫子道繫于周。皆與此異。○注金主至薪者。○舊疏云。經言西者。賤人象。金主芟艾。持斧之義。而文正以春盡是火。當絕木之時。今乃舉此爲文。卽知庶人持斧破木。燃火之義。故曰庶人探樵薪者。似若漢高祖起於布衣之內。持三尺之劍。而以火應之。君臨四海。從東向西。以應周家木德之象也。義或然也。校勘記云。鄂本元本閩同。監毛本采作採。下同。

薪采者。則微者也。曷

爲以狩言之。〔注〕据天子諸侯乃言狩。天王狩于河陽。公狩于郎。是也。河陽冬言狩。獲麟春

言狩者。蓋据魯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疏〕

注据天至是也。○見僖二十八年。桓四年。○注河陽至狩者。○解詁箋云。春言狩下。

當增不從狩。卽以正月譏八字。乃明微者以狩言。是假狩名以著文。宜有正月也。舊疏云。河陽言狩者。周之季冬。當夏之十月。故得言狩矣。又云。若使周之正月。乃夏之仲冬。得冬獵田狩之時。卽大司馬職云。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也。但孔子作春秋。欲改周公之舊禮。正朔三而反。當欲行夏之時。取夏之孟冬。以爲狩時。夏之仲冬。不是田狩之月。是以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注云。狩例時。此月者。譏不時。周之正月。夏十一月也。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芽。非所以養微者是也。舊疏云。今獲麟之經。春言狩者。蓋据魯爲王。而改正朔。方欲改周之春以爲冬。去其周之正月。而行夏之時。故春而言狩矣。○注蓋据至之時。○据校勘記云。蜀大字木。閩監毛本同。鄂本据作據。孔叢子雜訓篇。縣子問子思曰。顏淵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爲非。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淮南子汜論訓。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是春秋據魯以變周。行夏之時也。宋書禮志。黃武五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羣代之美事。而爲後王制法也。公羊禮說云。春秋自用周正。公羊於西狩獲麟。注乃云。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

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爲冬而行夏之時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此其證已此假以爲後王法當用夏正非顯然改周正也周禮有正歲有正月鄭注正月周之正月正歲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據此則知夏小正農緯厥來記於夏之正月郊風三之日于相傳三之日夏正月也故皇侃以爲三王所尙正朔服色雖異而田獵祭祀播種並用夏時得天之正也是知凡在夏時當用正月者在周時則用三月若夏時與周時無異何以周有正歲又有正月乎審是則三代改正朔不改時月之說其不然乎其不然乎按何氏此注決桓四年書正月之義書狩者紀事之實不書正月明改周之正也

大之也〔注〕使若天子諸侯〔疏〕穀梁傳注非狩而言狩大得麟故以大所如者

名之也且實狩當言冬不當言春通義云麟太平之嘉應帝王之極瑞不可以賤者之辭加之故大其文也

曷爲大之〔注〕據略微

注據略微○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注

內者謂魯也微者謂士也不名者略微也薪采者又微於士矣

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注〕據鶴鴿俱非中國之

禽無加文〔疏〕注據鶴至加文○昭十五年有鶴鴿來巢

麟者仁獸也〔注〕狀如麕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爲

害所以爲仁也詩云麟之角振振公族是也〔疏〕舊疏引五行傳云東方謂之仁又云視明禮修而麟至是以春秋說云麟生火遊于中土軒轅大角之獸然則麟爲土畜

而言仁獸者正以設武備而不害物所以爲仁也禮運疏云按異義說左氏者以昭二十九年傳云水官不修故龍不至以水生木故爲修母致子之說故服虔注獲麟之麟中央土獸土爲信信禮之子修其母致其子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

言從父成而神龜在沼聽聰知正則名山出龍貌恭性仁則鳳皇來儀又毛詩傳云麟信而應禮又云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皆爲修母致子之義也若鄭氏之說則異於此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麟木精左氏說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陳欽說麟是

西方毛蟲許慎謹案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東方也虎西方也鳳南方也龜北方也麒麟中央也鄭駁之云古者聖賢言事亦有效三者取象天地人四者取象四時五者取象五行今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則當四時明矣虎不在四靈中空言西方虎者則麟中央得無近誣乎則鄭不以麟爲土精也彼疏又引公羊說麟者木精鄭云金九以木八爲妻金性義木性仁得陽氣性似父得陰氣性似母麟毛蟲得木八之氣是與公羊說同舊疏引異義公羊說又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爲火候下注亦云麟者木精者正以設武備而不害物有仁之物屬東方赤目爲火候火乃木之子謂之木精亦何傷又鴟冠子云麟者北方元枵之獸陰之精者正以五行相配言之水爲土妃水土構精而生麟得土氣者性似父得水氣者性似母蓋以麟得水氣故云元枵之獸陰之精也非公羊家義○注狀如至仁也○爾雅釋獸云麀鬻身牛尾一角郭注角頭有肉引此傳云有鬻而角廣雅釋獸云麟狼額肉角禮記疏引京房易傳云麟鬻身牛尾馬蹄有五彩高丈二尺詩疏引陸璣疏云麟鬻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中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云射麋脚麟謂此麟也是爲仁也○注詩云至是也○詩周南麟趾篇文傳麟角所以表德也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
用禮記疏引廣雅云文章斌斌故呼爲大角之獸

有王者則至〔注〕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然後乃

至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鳳皇翔麒麟臻〔疏〕

注上有至乃至○詩疏引李巡爾雅注云麀瑞應獸名孫炎云靈獸也宋書符瑞志引京房易傳聖人清靜行乎中正賢人至民從命厥應麒麟來文選注引感精符云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又類聚引感精符云王者德及幽隱不肯斥退賢人在位則至明於興衰武而仁仁而有慮禽獸有培穽非時張獵則至明王動則有義靜則有容麒麟乃見舊疏云若今未太平而麟至者非直爲聖漢將興之瑞亦爲孔子制作之象故先至故孝經說云丘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是其賤

者獲麟兼爲庶人作法之義也。釋文太音泰監毛本后作後。○注尙書至率舞。○咎繇謨文毛本皇改鳳俗字舊疏引鄭注云。簫韶所制樂。又引宋均注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而紀堯道。故謂之簫韶。或曰韶舜樂名。舜樂者其秉簫乎。鄭氏又云。樂備作謂之成。簫韶作九備。而鳳皇乃來儀。止巢乘匹。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者。石磬也。百獸服不氏所養者。謂音聲之道與政通焉。舊疏云。欲道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大平。瑞物乃來之義。○注授神至麟臻。○白虎通封禪云。德至鳥獸。鳳皇翔。麒麟臻。据此知本授神契爲說也。舊疏引釋獸云。麟如馬一角。不角者騏。舍人云。騏如馬而有一角。不有角者名麒麟。然則麒麟非直雄雌之異。其體亦別。

無王者則不至。〔注〕辟害遠也。當春

秋時天下散亂不當至而至故爲異。〔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經義雜記云。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云。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正義曰。据杜云。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則知公

羊有其顯說。今驗何注公羊亦無作春秋事。按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左傳及穀梁則無明文。按孔舒元未詳何時人。儒林傳及鄭六藝論皆無之。隋志有春秋公羊傳十四卷。孔衍集解。未知是否。杜氏作序。既所据用。則爲古本可知矣。按今何注無下二語。亦無今麟非常之獸二語。故通義以爲治公羊者。增成其說也。○注辟害至爲異。○舊疏云。謂無道之世。割胎殺天。是以瑞物亦不來游也。卽家語云。孔子曰。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摘巢毀卵。則鳳皇不翔。是也。故云辟害遠也。水經注河水篇續漢書曰。延熹九年。河水清。襄楷上疏曰。春秋注記。未有河清。而今有之。易乾鑿度曰。上天將降嘉應。河水先清。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天垂異。地吐妖。民厲疫。三者並作。而有河清。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以爲異。

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閩本麇字劓改。困作

君監。毛本承之。非也。釋文作麇。云本又作麇。亦作麇。按隸釋載漢石經作麇。卽麇之隸變。爾雅釋獸。麇。麇身牛尾。郭注引公羊傳曰。有麇而角。是古本作麇也。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景德本。郭泮官書本。皆作麇。按孔叢子亦作有麇肉角。舊疏云。卽孔叢云。叔孫

氏之車子曰鉏商。樵于野而獲麟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孔子曰。有麋肉角。豈天下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

孔子曰。孰爲來哉。孰

爲來哉。〔注〕見時無聖帝明王。怪爲誰來。〔疏〕

舊疏引孔叢又云。到視之曰。今宗周將滅。無主。孰爲來哉。茲日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作歌曰。唐虞之世。麟鳳游。今

非其時來何由。麟兮麟兮我心憂。是也。類聚引琴操曰。魯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獲麟。擊之。傷其左足。將以示孔子。孔子遂與相逢。俛而泣。抱麟曰。汝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仰視其人。龍顏日角。夫子奉麟之口。須臾吐三卷圖。一爲赤伏劉季興。爲王。二爲周滅。夫子將終。三爲漢制造作改經。夫子還。謂子夏曰。新主將興。其人如得麟。樂府引獲麟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兮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悲之。卽本孔叢子舊疏云。然則此皆著其冉求也。若以孔叢合之此傳。則鄉云薪采者。還是鉏商也。而春秋不言之者。略微故也。不言爲漢獲之者。微辭也。故春秋說云。不言姓名。爲虛主。宋氏云。劉帝未至。故云虛主。若書姓名。時王惡之。是其義也。○注見時至誰來。○論衡指瑞云。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爲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麟爲聖王來。孔子自以不王。而時王魯君。無感麟之德。怪其來而不知所爲。故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知其不爲治平而至。爲已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言孰爲來哉。知麟爲聖王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已傳此說。孔子聞此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麟之至。怪所爲來。實者麟至無所爲來。常有之物也。行邁魯澤之中。而魯國見其物。遭獲之也。孔子見麟之獲。獲而又死。則自比於麟。自謂道絕不復行。將爲小人所獲。獲也。故孔子見麟而自泣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爲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麟有知。爲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爲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爲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麟至。知不爲聖王來也。爲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麟思慮深。避害遠。妄也。蓋亦公羊家說。言時無聖帝明王而來。宜其遭害而死也。舊疏云。下注云。夫子素案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采薪獲麟。知爲其出。夫子素知此事。而云孰爲

來哉以怪之者。蓋畏時遠害。假爲微辭。故法解見時無聖帝明王。怪爲誰來矣。或者素案圖錄。知劉季當代周。但初見時未知薪采獲麟爲之出。仍自未明。故作此言。乃後詳審煥然而寤。是以泣之。

反袂拭面〔疏〕

舊疏云。目亦有作面字者。知徐本作目也。按杜預左傳序。亦作反袂拭面。稱吾道窮。則宜作面矣。校勘記云。面。唐石經。諸本同。易林小畜之坤。子鉏執麟。春秋作元。陰將以終。尼父悲心。

涕沾袍〔注〕袍。衣前

襟也。夫子素案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爲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

燃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爲薪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

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不地者。天下異也。又先是蠛蟲冬踊。彗金精。

埽。且置新之象。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彊。從橫相滅之象。秦項驅除。積骨流血之虞。然后劉氏乃

帝深閱民之離害甚久。故豫泣也。〔疏〕

注袍衣前襟也。○舊疏云。袍亦有作衿字者。以衣前襟言之。袍似得之。釋文亦作沾袍。音步刀反。又步報反。經義雜記云。說文衣部。袍。襦也。从衣。包

聲。論語曰。衣敝緼袍。衿交衽也。从衣。金聲。是當作涕沾衿。衿襟皆俗字。作袍非也。論衡指瑞云。反袂拭面。泣涕沾衿。是王仲任所見之傳。亦作衿。春秋序正義引公羊。反袂拭面。泣沾袍。下又云。聖人甯復畏懼死亡。下沾衿之泣。据下作沾衿。疑沾袍。或後人改也。離騷。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亦可證。按傳若直作衿。何注衣前襟成。嚙語矣。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何以袍爲衣前

孟篇楚莊王解冠組纓絳衣博袍然則袍者裏之借字。涕沾袍卽涕沾襟。非衣徹縕袍之袍也。論衡引此傳。西狩獲麟。作西狩獲死麟。涕沾袍作涕沾襟。蓋據殿氏春秋。故與何本異。其實襟與袍一物也。春秋序正義引公羊。涕沾袍。又曰。下沾衿之泣者。以衿袍同物。而衿爲人所易曉。故言衿以見袍。非引公羊本作衿而後人改之也。王氏此說。可釋臧氏之疑矣。說文衣部。襜。衣裏也。段注云。上文云。裏。裏也。裏物謂之裏。因之衣前襟謂之裏。方言。禪。衣有裏者。趙魏之間。謂之袪。衣郭云。前施裏。裏也。按。前施裏。裏。卽謂右外衿。方言。無袍者謂之程衣。則今之對襟衣。無右外衿者也。裏衣無袍。禮服必有裏。上文之袪衿。謂無裏者。唐宋人所謂袂衣也。公羊傳。涕沾袍。當作裏。何注云。衣前襟也。釋器。衣背謂之襟。被謂之裾。被同袷。謂交領。裏連于交領。故曰。被謂之裾。郭謂衣後襟。非也。釋名。裾在後之說。非是。○注。夫子至代周。○校勘記云。鄂本。蜀大字本同。毛本案改按。闕本。劍改聖作姓。監。毛本因之。惠棟云。當作庶聖。參同契曰。夫子庶聖。雄詩疏引異義。鄭駁云。孔子作春秋。應以金獸賤者獲之。則知將有庶人受命而得之說。苑君道云。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文選注引演孔圖云。有人叩金刀。握天鏡。舊疏云。蓋見中候云。叩金刀。帝出。復堯之常。是其案圖籙。從亭長之任。而爲天子。故謂之庶姓矣。○注何者。至所執。○初學記引演孔圖云。蒼之滅也。麟不榮也。麟木精也。宋均注。麟木精。生水。故曰陰。木氣好土。土黃木青。故麟色青黃不榮。謂見綫柴者也。開元占經引異義。公羊說。孔子獲麟。天命絕周。天下叛去。隱元年疏引春秋說云。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赤受命。蒼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禮運疏引石渠禮論。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詳以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爲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爲瑞。以應孔子。至又引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異。舊疏引舊云。木生火。火生土。麟爲土畜。亦受氣于土。性合人仁。故爲木精也。又引春秋說云。麟生於火。游於中土。軒轅大角之獸。麟爲土畜。而言木精者。正以公羊說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爲火候。旣爲火候。是木之子。謂之木精。亦何傷。按。公羊家自以麟爲木畜。其以爲土畜者。左氏家說。不必牽涉也。舊疏又云。庶人采薪。木供庖饗。意欲燃之。故曰。采薪。庶人燃火之意也。木雖生火。火復燒木。卽漢以火德承周之后。而能滅之。故曰。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也。云。故麟爲薪采者所執者。其若不然。麟爲異物。體形不小。薪采隻夫。寧能獲之。○

注西狩至天下○類聚引演孔圖云有人卯金與於豐擊玉鼓駕六龍又云其人日角龍顏姓卯金刀含仁義後漢書注引云卯金刀名爲劉赤帝後當次周文選注引漢含擊云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卯在東方陽所立仁且明金在西方陰所立義成功刀居右字成章力擊秦枉矢東流水神哭祖龍死御覽引考靈曜云卯金出軫握命孔符注卯金劉字之別軫楚分野之星符圖書所握天命孔子制圖書初學記引帝命驗云有人雄起載玉英履赤矛析且失箭亡其金虎東南紛紛注精起昌光出軫已圖之華陽國志公孫述志世祖報曰西狩獲麟讖曰乙木卯金卯乙未歲授劉氏按緯言與於豐在軫北卽此注言從東方王於西也以兵得天下者舊疏云言劉季起於豐沛之間提三尺之劍而入秦宮是也○注不地至異也○舊疏云所以不言西狩于某獲麟者正以麟見于魯乃爲周室將亡之異是以不舉小地之名亦得爲王魯之義故曰不地者天下異也○注又先至之象○螽蟲冬踊卽上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十三年冬十有二月螽是也彗金精墜且置新之象卽上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是也彼傳云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且也舊疏云孛從西方鄉東故曰金精彗者墜除之象鄉晨而見故曰墜且也然則螽蟲冬踊者乃是天不能殺地不能理故爲六國爭強天下大亂之象也金精墜且乃是秦項驅除劉氏乃帝之義故何氏云焉按災異之應俱不大遠此哀公之世螽孛之變得應之數百年後者此春秋之義也春秋爲漢制法次年絕筆後無所見適有螽孛之見因卽假以示義焉爾○注夫子至乃帝○校勘記出積骨流血之虞云鄂本虞作虐不誤解云虐亦有作害者按紹熙本亦作虐是也六國爭強舊疏云卽燕齊楚韓魏趙也齊據東蕃燕楚強于南北韓魏趙居于晉洛之間各自保險迭相征伐是也從橫燕楚南北而遠故謂之從蘇秦在東而相六國謂之合從張儀在西而相秦以成謂之連橫故彼下文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蘇公居趙秦兵不敢東伐張儀在秦楚兵絕于西是也蘇公既死張儀以橫滅從是其相滅也秦項驅除者舊疏云始皇據秦藉滅周之資而殄六國項羽因胡亥之虐而籠括天下皆非受命之帝但爲劉氏驅其狐狸除其豺狼而已故曰秦項驅除也積骨流血者舊疏云爾時天下土崩英雄鷓起秦項之君視人如芥殺函之處積骨成山平原之地血流如海自此以後高祖乃興故曰然後劉氏乃帝也御覽引文耀鉤云庶人爭權赤帝之精注庶人項羽劉季者也爭權並欲起也

越絕書敘外傳記孔子感精如後有彌秦喪其世而漢興也賜權齊晉易林屯之坤採薪得麟天命頹頹豪傑爭名天下四分是其義也○注深閔至泣也○說苑德云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子中惻愾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凌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廢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治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越絕書敘外傳記孔子懷聖承弊睹麟垂涕傷民不得其所非聖人孰能痛世若此

顏淵死子曰噫〔注〕噫咄嗟貌〔疏〕

校勘記唐石經作孔子曰按下西狩獲麟孔子曰注云加姓者重終也然則於

此不當有孔字矣○注噫咄嗟貌○論語先進云子曰噫注包曰噫痛傷之聲也皇疏同易繫辭傳噫亦要存亡吉凶崔憬注噫歎聲也詩周頌噫嘻成王傳噫歎也漢書董仲舒傳贊噫天喪余注噫歎聲也後漢書袁閔傳未嘗不噫嗚流涕注噫嗚歎傷之貌也或作意淮南繆稱訓意而不戴是也或作懿詩大雅瞻卬懿厥哲婦是也禮記曾子問云祝聲三注聲噫歎警神也緣祝聲不知作何聲故曰噫解之亦爲其有咄嗟義也禮記檀弓云公肩假曰噫是古人發聲多云噫矣

天喪子

〔注〕子我〔疏〕

舊疏云聖人之道當須輔佐而成是以家語及殷傳云自予得回也門人加親也今而遭命故曰天喪子翟氏灝四書考異云史記云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早死二十九乃其髮白之年非死之年其死年

無所記但云蚤耳旁考之則顏子之死乃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其次年子路亦死故公羊傳連識之曰有以麟告者曰云云顏淵死云云子路死云云公羊氏去聖較近所傳述定得本真也通義云子路死事在哀十五年顏淵死年諸書乖互推泗水侯之後先聖年七十而論語有鯉也死有棺無槨之言則淵卒又少在後蓋亦當哀二十三年間也比年三見傷痛故子深悼之傳亦連述之矣拜經日記云論語集註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家語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一而死王肅注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年今此爲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顏淵死時孔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或爲設事之詞按史記列傳但云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並不著卒之年歲

夫五十以上而卒，皆可謂之早。三十一歲之文，不知所本，必係王肅僞撰。公羊傳哀十四年，顏淵死云云。史記孔子世家，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曰天視予，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曰天視予，曰吾道窮矣，曰吾已矣者，皆孔子將歿之年所言。故公羊春秋及弟子傳皆連言之。則顏子之死，必與獲麟、子路死、夫子卒相先後。孔子年七十一獲麟，七十二子路死，七十三孔子卒，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孔子七十，顏子已四十也。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以核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之說，尙不甚遠。則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據論語，顏淵死在伯魚之後，則孔子年七十，顏子正四十七。魯哀季康之間，皆在哀十一年孔子反魯之後。時顏子新卒，故聖人述之，有餘痛焉。若王肅說孔子年六十一，顏子死，此正孔子自陳反蔡之年，猶未反魯。哀公康子何從問詢，且此時去困阨陳蔡首尾三載，如六十一，顏子已死，孔子思從難諸賢，何以首及顏淵？可知王肅削奪先賢年齒，以求勝其私說也。○注予我，○爾雅釋詁云：予，我也。

子路死，子曰噫，天

祝予〔注〕祝，斷也。天生顏淵，子路爲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証。〔疏〕

注祝斷也。○上十三年穀梁傳。

祝髮文身，注祝，斷也。廣雅釋詁云：祝，斷也。書秦誓：祝降時喪。傳亦云：祝，斷也。鹽鐵論訟賢云：若由不得其死然。天其祝予矣。舊疏云：然天祝惡己之道德，亦是斷絕之義矣。○注天生，至之証。○董仲舒傳贊：至向子歎，以爲伊呂乃聖人之稱。王者不得則不與。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足以當之。師古曰：噫，歎聲，言失其輔佐也。舊疏云：自予得由也。惡言不至於耳，是其爲輔佐之義也。若欲以理言之，則四科十人，游夏之徒，皆爲夫子之輔佐。故孝經說云：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是也。今特言二人，皆以其先卒故也。良輔之內，二人先死，亦非祐助之義。故曰：將亡夫子之証。校勘記云：闕本刪改証作證。監毛本承之。

西狩獲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經義雜記曰：論衡指瑞云：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今三傳本

無死字。而公羊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視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注：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歿之徵。則此傳本作西狩獲死麟，與上顏淵死，子路死一例。吾道窮矣，與上天喪予，天視予一例。麟，俗麟字。

孔子

曰吾道窮矣〔注〕加姓者重終也。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

歿之徵。故云爾。〔疏〕

舊疏云。麟之來也。應於三義。一爲周亡之徵。卽上傳云。何以書。記異也。是也。二爲漢興之瑞。卽上傳云。孰爲來哉。孰爲來哉。雖在指斥。意在於漢也。三則見孔子將歿之徵。故孔子曰。吾道窮矣。是

也。史記孔子世家云。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雖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賈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又儒林列傳。仲尼於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注加姓者重終也。○舊疏云。正以上文再發子曰。皆不加姓故也。○注麟者至云爾。○史記注引服虔云。麟非時所常見。故怪之。以爲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魯人乃取之也。明麟爲仲尼至也。繁露隨本消息云。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階此而觀。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後漢書何敞傳。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殞。是皆以爲夫子將歿之徵也。舊疏云。麟者聖人之類者。以皆有聖帝明王。乃見。故謂之類也。時得麟而死者。卽孔叢子云。麟出而死。言道窮矣。是也。

春秋何以始

乎隱。〔注〕据得麟乃作。〔疏〕

注据得麟乃作。○舊疏引演孔圖云。獲麟而作春秋。九月書成。是也。又隱七年疏引演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又引說題辭云。昔孔子受

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舊疏引換命篇云。孔子年七十歲。知圖書。作春秋者。何氏以爲年七十歲者。大判言之。不妨爾時七十二矣。左疏引服虔說。以爲夫子以哀十一年自衛反魯。而作春秋。約以周禮。故有麟應而至。與此不合。賈逵。穎容等。皆同服虔說。以爲修母致子之應。蓋左氏家說也。而說苑至公篇。夫子道不行。退而修春秋。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故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亦與左氏說合。通義云。

春秋之作存王道於將絕垂治法於不朽孟子以為亂後之一治故左氏先師賈服之徒皆言制作三年文成致麟而胡廣侯謂簫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于野天人相與之際誠有然者至其出而見獲則聖人道不行終老兩楹之象也但夫子謙不敢當麟為己出故但傷麟見非時感而致泣方在制作就絕筆于所感爾按孔子世家亦云哀公十四年狩大野獲獸仲尼視之曰麟也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詞而指博則亦以得麟而作

祖之所逮聞也〔注〕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

作之害〔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逮作選九經古義云說文選迨也玉篇迨選行相近又自部選目相及方言云迨選及也東齊曰迨關之東西曰選或曰及州輔碑云選事和寮后孝安皇帝劉寬碑云未選

誅紂陳球後碑云選完徂齊俱以選為逮也釋言云逮選也逮逮古音同也說文又云逮及也及逮也又云逮及也則亦通逮釋言云逮及也謂祖之所及聞也按爾雅釋言又云逮逮也方言又云噓逮也北燕曰噓逮通語也詩唐風有杖之杜噓肯適我韓詩作逝亦云及也通義云隱公以來之事祖雖不及見猶及聞而知之過是以往文獻不足恐失其實故斷自隱始舊疏云何氏以為公取十二則天之數故隱元年益師卒之下注云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是也今此傳云祖之所逮聞者謂兼有天數之義亦託問聞而知亦取制服三等之義故隱元年注云所以三世者禮為父母期為曾祖為祖父母期為曾祖高祖父母齊衰三月是也○注託記至之害○史記儒林傳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詞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舊疏云假託云道我記高祖以來事者謂因已問父得聞昭定哀之事因父問祖得聞文宣成襄之事因祖問高祖得聞隱桓莊閔僖之事故曰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以此言之則無制作之義故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也

所

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

義異於所見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也。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立煬宮不日。武宮

日。是也。所傳聞之世。恩高祖曾祖又殺。故子赤平不日。子般卒日。是也。〔疏〕

注所以至義異。○舊疏云。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

益師卒。傳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傳聞異辭。然則彼已有傳。今復發之者。正以益師之卒。所以不日者。以其恩遠。孔子所不見。欲道當時之君無恩於其臣。是以大夫之卒。不問有罪與不。例皆不日以見之。是以須發三代異辭之言。今此西狩獲麟。當所見之世。已與父時之事。欲道當時之臣有恩於其君。故爲微辭。不忍正言其惡。是以復須發傳。道其三代異辭之意。然則言益師以臣見恩者。言益師之經。以臣之故。見君恩之濃厚也。此以君見恩者。此獲麟之經。以君之故。見臣恩之厚薄。其義實異。故重發。桓二年成宋亂之下。傳云。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也。則桓公時已發見君恩之傳。今復發之者。正以桓公時欲見其臣無恩於其君。是以不爲之諱大惡。今時有恩於其君。故爲之諱。而作微辭也。彼注云。嫌義異。此復注云。嫌義異。是其一隅。何氏不決之者。省文也。○注於所至辭也。○繁露楚莊王云。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定哀昭。君子之所見也。所見六十年。於所見微其辭。是也。定元年傳云。定哀多微辭。注云。定公有王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總言多是也。○注所聞至是也。○繁露又云。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所聞八十一年。於所聞痛其禍。按彼謂子般卒日子赤卒不日故也。此立煬宮不日。卽定元年秋九月立煬宮是也。武宮日。卽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公羊之義。失禮鬼神。例日故所聞世不爲諱。恩殺也。○注所傳至是也。○繁露又云。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傳聞殺其恩。按子赤卒不日。卽文十八年冬十月子赤卒是也。子般卒日。卽莊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是也。文十八年注云。所聞世。臣之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是也。通義云。所聞者。已之所遠聞也。至於祖之所遠聞。而父受之祖。已受之父。則所傳

聞也。世疏者其恩殺若桓之無王。莊之不復仇。納鼎歸寶。文姜淫泆。皆得實言之。以立其義。移於所見之世。則義有所尊。恩有所諱。是以定公受國於季氏。不敢明其篡。昭公取同姓。不忍斥其惡。是以春秋正名分。誅亂賊之大用。必託始于所傳聞世。而後可施也。近者微辭。遠者自言。世以義始之。以仁終之。別其世而不亂。斯異其詞而不糅。

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注〕据哀公未終也〔疏〕

漢書儒林

傳。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文選班固荅賓戲云。孔終篇於西狩。○注据衰至終也。○舊疏云。正以未見公薨之文故也。且以左氏言之。即哀二十七年。公孫於越。而因卒。則知今未終。

曰備矣。

〔注〕人道浹。王道備。必止於麟者。欲見撥亂功成於麟。猶堯舜之隆。鳳凰來儀。故麟於周為異。春秋記以為瑞。明大平以瑞應為效也。絕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

又春者歲之始。能常法其始。則無不終竟。〔疏〕

禮記禮運云。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器。人情為田。四靈以為畜。注。天地以至於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之矣。正義謂春秋元年以後。獲麟以前。包籠此天地陰陽四時星辰日月之等。按春秋五始。元者氣之始。則天地也。春者四時之始。則四時也。王者政教之始。則禮義也。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亦禮義也。熊氏云。春秋書郊。是天。書地震。是地。書無冰。是陽。書雨雹。是陰。書春夏秋。是四時。又四時陰陽也。書日是日。書恆星。是星。書月。是月。書沙鹿崩。梁山崩。是鬼神。又取郟大鼎。是金。雨木冰。是木。大水。是水。成周宣謝火。是火。城諸及防。是土。金木水火土。即五行也。得禮則衰。夫禮則貶。是禮義也。桓書即位。先君被弑而行即位。安忍其喪。其情惡。莊不書即位。文姜出不忍行即位之禮。其情善。此是人情也。西狩獲麟。是四靈為畜也。是亦

禮記禮運云。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器。人情為田。四靈以為畜。注。天地以至於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之矣。正義謂春秋元年以後。獲麟以前。包籠此天地陰陽四時星辰日月之等。按春秋五始。元者氣之始。則天地也。春者四時之始。則四時也。王者政教之始。則禮義也。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亦禮義也。熊氏云。春秋書郊。是天。書地震。是地。書無冰。是陽。書雨雹。是陰。書春夏秋。是四時。又四時陰陽也。書日是日。書恆星。是星。書月。是月。書沙鹿崩。梁山崩。是鬼神。又取郟大鼎。是金。雨木冰。是木。大水。是水。成周宣謝火。是火。城諸及防。是土。金木水火土。即五行也。得禮則衰。夫禮則貶。是禮義也。桓書即位。先君被弑而行即位。安忍其喪。其情惡。莊不書即位。文姜出不忍行即位之禮。其情善。此是人情也。西狩獲麟。是四靈為畜也。是亦

即備義也。蓋備卽王道備。故文選注引元命包云。孔子曰。丘始于元。終于靈。王道成也。○注人道。泲王道備。○繁露王道云。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大平。刺惡讒。微不遺大小。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進善誅惡。絕諸本而已矣。通義云。上治隱桓。而貶絕之法立。下錄定哀。而尊親之義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采豪毛之善。譏纖芥之惡。凡所以示後王經制者。靡不具焉。天之天數。不過十二。因而十之。周而再之。天道泲于上。人事備于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孔子明王道於七十二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治春秋。上紀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王道備。人事泲。說苑至公篇。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慮。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豪毛之善。貶纖芥之惡。人事泲。王道備。舊疏云。泲亦有作帀字者。正以三代異辭。因父以親祖。以曾祖親高祖。骨肉相親。極于此。故云人道泲也。王道備者。正以撥亂于隱。公功成于獲麟。懷懷治之。至于太平。故曰王道備也。○注必止至效也。○舊疏云。必止於麟者。正以獲麟之后。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但孔子欲道從隱撥亂。功成于麟。是以終于獲麟。以示義。似若堯舜之隆。制禮作樂之后。簫韶九成。鳳皇乃來。止巢而乘匹之類也。故麟於周爲異者。卽上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是也。春秋記以爲瑞者。記亦有作託者。今解從記也。明太平以瑞應爲效者。言若不致瑞。卽太平無驗。故春秋記麟爲太平之效也。禮記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異。左傳疏引賈逵服虔穎容等。皆以爲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修春秋約以周禮。三年文成致麟。麟感而至。取龍爲水物。故以爲修母致子之應。非何氏義。詩疏引異義。左氏說。麟是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作春秋者。禮修母以致其子。故麟來爲孔子瑞。陳欽說。麟是西方毛蟲。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爲口。故麟來。許慎謹案云。議耶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以爲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爲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爲瑞。以應孔子至。元之聞也。洪範五事。二曰言。言曰從。從作父。父治也。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亡。已有聖德。無所施用。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以爲天子法。故應以金獸性仁之瑞。賤者獲之。則知將有庶人受命而得之。受命之徵已見。則於周將亡。事勢然也。興者爲瑞。亡者爲災。其道則然。何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之有乎。如此修母致子。不若立言之說密也。如鄭此說。從陳欽之義。以孔子有立言之教。故致其方毛蟲。

故禮記疏引熊安生申鄭義云。若人臣官修。則修母致子之應。左氏之說是也。若人君修其方。則當方來應。孔子修春秋。爲素王法以立言。故西方毛蟲來應。未知然否。且具錄焉。或以修母致子。康成所不用也。校勘記出鳳凰云。鄂本鳳作皇。何校本疏同。又出效字云。鄂本效作効。按疏中引注同。○注絕筆至漢也。○舊疏云。四時具然後爲年。此乃春秋之常。今不書下三時者。欲起木應之。君將亡。欲別起爲王。是以此處不得記之。且獲麟既記。制作之道已備。當欲以之授于漢帝。使爲治國之法。是以不得錄下三時矣。○注又春至終竟。○舊疏云。所以然者。始正。則停十六年傳云。朔有事則書晦。有事不書也。義亦通此。

君子曷爲爲春秋〔注〕据以定作五經〔疏〕

姚氏

範援鴉堂筆記云。爲春秋。如女爲周南召南之類。舊疏云。君子謂孔子。曷爲今日始爲春秋乎。嫌其大晚於諸典之後。○注据以定作五經。○舊疏云。何氏以爲孔子領緣五經。皆在獲麟之前。故言此。何氏知然者。正以論語云。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按孔子自衛反魯。在哀十一年冬。則知料理舊經。不待天命者。皆在獲麟之前明矣。而論語直言樂正雅頌。文不備矣。言料理五經在獲麟之前。何故作春秋。獨在獲麟之後乎。故据五經以難之。

撥亂世〔注〕

撥、猶治也。〔疏〕

注撥猶治也。○廣雅釋詁。撥。治也。詩商頌長發云。元玉桓撥。傳。撥。治也。楚辭懷沙。執察其撥正。注。撥。治也。後漢明帝紀。梁統傳。陳元傳。注並云。撥。理也。避治諱也。說文手部亦云。撥。治也。詩大雅雲漢序云。宣

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孟子章指言桓王之事。譎正相紛。撥亂反正。聖意弗珍。

反諸正。莫近諸春秋。〔注〕

得麟之后。天下血書魯端

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鳥。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

知漢當繼大亂之后。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疏〕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

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誓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蓋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孟子盡心無義。戰章章指。言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實違禮。以文反正。征伐誅討。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通義云。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理不窮。其變則不深。事不當。其勢則不切。高論堯舜之道。而無成敗之效。則不著。不明。故近取諸春秋。因亂世之事。季俗之情。漸裁以正道。庶賢者易勉。不肖者易曉。亦致治太平之所由基也。史記自序又曰。上大夫靈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吾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世家云。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文。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舊疏云。孔子未得天命之時。未有制作之意。故但領綠舊經。以濟當時而已。既獲麟之後。見端門之書說。天命已制作。以俟後王。子是選理典籍。欲爲撥亂之道。以爲春秋者。賞善罰惡之事。若欲治世反歸于正道。莫近于春秋之義。是以得天命之後。乃作春秋矣。卽上云治世之要務。義亦通於此。校勘記云。浦鏜云。詩序及爾雅序疏引何注。有莫近猶莫過之也。七字。疑今本脫。○注得麟至之狀。○舊疏

以爲演孔圖文類聚。白帖引演孔圖。孔不絕。下有此魯端門血書。十三年冬。有星孛東方十五字。孔聖全書引演孔圖云。孔子曰。某作春秋。天授演孔圖。中有大玉刻一版。曰璿機一低一昂。是七期驗敗毀滅之徵也。趙氏在翰云。端門今在孔廟東南十一里。類聚引說題辭云。孔子謂子夏曰。得曆之月。天當有血書魯端門。子夏至期往。逢一。郎言門有血書。往寫之。血飛爲赤鳥。化爲帛。鳥消書出。署曰演孔圖。與此所引大同。舊疏云。秦始皇名正。秦本紀云。秦皇爲無道。周人以舊典非之。乃用李斯之謀。欲以愚黔首。於是燔詩書云然。則始皇燔詩書。而言胡破術者。謂始皇燔之不盡。胡亥亦燔之。按御覽引演孔圖云。驅除名正。顛倒吾衣裳。坐吾曲牀。溢長九州。滅六王。至於沙丘。亡。是其事也。舊疏又云。疾作王者之法。孔氏聖人將欲沒矣。周王姬氏將亡。是以十三年冬。彗星出於東方矣。秦始皇方欲起爲天子。其子胡亥。破先王之術。當爾之時。書契紀綱。盡皆散亂。唯有孔氏春秋。口相傳者。獨存而不絕。孔子聞之。使子夏往視其血書。其血乃飛爲赤鳥。其書乃化爲白書。署之曰演孔圖。中義理乃有訓作之象。制法之形狀矣。核勘記出赤鳥。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鳥作烏。當據正。○注孔子至授之。○御覽引演孔圖云。孔胸文曰。制法定世符。繁露符瑞云。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後託乎春秋。正不正之間。而明改制之義。一統乎天子。而加憂於天下之憂也。御覽引考靈耀云。卯金出軫。握命孔符。鄭注。卯金。劉字之別。軫。楚分野之星。符。圖書。所握天命。孔子制圖書。文選注引春秋緯云。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當興也。隱元年疏引春秋說云。伏犧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讀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某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敘圖錄。又云。某水精。制法爲赤制。功。後漢書。鄧擘傳。漢麻久長。孔爲赤制。注言孔某作緯書。著厥運之期。爲漢家立制。漢火德尙赤。故云爲赤制。卽春秋感精符云。墨孔生。爲赤制。是也。又蘇竟傳。夫孔丘祕經。爲漢赤制。越絕書云。見孔子刪書。作春秋。定王制。賢者嗟歎。又云。道獲麟。周書證也。故作春秋以繼周也。此時天地一清。日月一明。弟子欣然。相與太平。舊疏云。孔子仰推天命。謂仰尋天命。卽端門之命是也。俯察時變。卽蠡蟲冬踊。彗星掃且之象也。郤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者。謂知其承大亂之後。天下未醇。故作治亂亂之法。以授之矣。若欲託之春秋。卽所傳聞之世是也。故桓三年傳。近正也。注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故書以撥亂是也。

則未知其爲是與〔疏〕

舊疏云爲音于僞反公羊子謙不敢斥言孔子作春秋故依違云則未知其爲此春秋可以撥亂世而作之與

其諸君子樂道堯

舜之道與〔注〕作傳者謙不敢斥夫子所爲作意也堯舜當古麻象日月星辰百獸率舞鳳

凰來儀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天文四時具然后爲年以敬授民時崇德致麟乃得稱太平道同

者相稱德合者相友故曰樂道堯舜之道〔疏〕

舊疏云其諸辭也卽桓六年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注其諸辭也是君子謂孔子不知爲是孔子愛樂堯舜之道是以述而

道之與繁露俞序云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孟子滕文公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史記注引劉熙孟子注云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是也○注作傳至意也○姚氏範援鶉堂筆記云蓋聖人制春秋以俟後聖則君子樂後之知已亦猶孔子之志也傳者自云所以爲傳者不敢必其爲得聖人經意而要爲樂道堯舜之徒也○注堯舜至來儀○校勘記云何校本鳳作皇疏同漢書李尋傳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侯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縣俗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悖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史記五帝本紀歷象作數法大戴禮五帝德云帝嚳歷日月而迎送之蓋謂歷象彼日月星辰也史記歷書云方土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閔運算轉厓則落下閔之徒卽所謂厓如周滿相氏所掌今之推步是也唐都之徒卽所謂象如周禮保章氏之法今之占驗是也百獸率舞鳳皇來儀見堯典舉陶謨史記注引鄭注云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音和焉謂聲音之道與政通焉是也夏本紀云於是夔行樂祖考至羣后相讓鳥獸翔舞籥韶九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百官倍諧與崇德致麟之義合宋書禮志高堂隆引尙書傳舜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于前故定四時改堯正○注春秋至民時○史記三代世表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隱六年秋七月杜云雖無

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敬授民時。堯典文。舊疏云：欲似堯舜當古曆象日月星辰以敬授人時也。○注崇德至太平。○舊疏云：欲似堯舜百獸率舞，鳳皇來儀也。禮運注云：呂氏說月會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也。孔疏言此一經初以天地為本，終以四麟為畜，是當春秋始於元年，終於獲麟也。呂氏說十二月之令，為呂氏春秋，事之倫類，與孔子所修春秋相近。月令亦載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五行禮義之屬也。○注道同至之道。○舊疏云：謂孔子之道，關於堯舜，故作春秋以稱述堯舜是也。友者同志之名，言孔子之德，合於堯舜，是以愛而慕之，乃作春秋，與其志相似也。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鄭注：此以春秋之道，述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又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又曰：王者執謂文王也，皆取其相稱相友也。彼正義引合誠圖云：黃帝立五始，以制天道。此春秋元年，即當堯典欽若昊天也。春秋四時，即當堯典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也。春秋獲麟，即當益稷百獸率舞，鳳皇來儀是也。

末不亦樂乎堯舜

之知君子也。〔注〕末不亦樂后有聖漢受命而王，德如堯舜之知孔子為制作。〔疏〕

中庸疏云。

末，謂終末，謂孔子末。聖漢之初，豈不愛樂堯舜之知君子也。經傳釋詞云：末，蓋發聲，末不亦也。也，猶邪字，言不亦樂乎後世堯舜之知君子邪。下文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正申明此句之義。禮記中庸云：苟不問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誰能知之。鄭注引春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明凡人不知也。○注末不至制作。○孔子之道，既與堯舜雅合，故得與堯舜相對為首末。然則孔子言不亦也，堯舜之時，預知有己而制道術，預知有己而為君之慕之，已亦預制春秋授劉帝，是孔子亦慕堯舜之知君子而效之。

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注〕待聖漢之王以為法。〔疏〕

舊疏云：制作春秋之義，謂制春秋之

中賞善罰惡之義也。禮記疏引鉤命決云：某爲制作之王，黑綠不代蒼黃。書疏引王愆期注公羊，以爲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世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後人追爲之詞，亦本緯書爲說。其意以春秋制以文王爲卽孔子所謂制作之王也。繁露俞序云：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又左氏疏引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爲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漢書王莽傳：孔子作春秋以爲後王法。至於哀之十四年而一代畢。後漢書班固傳典引云：故先命元聖，使綴學立制，禮記中庸注云：此孔子兼包堯舜文武之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世者。孔子世家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傳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注〕樂其貫於百王而不滅，名

與日月並行而不息〔疏〕

舊疏云：君子謂孔子所以作春秋者，亦樂此春秋之道，可以永法故也。論語學而篇：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禮中庸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

不悔，惟聖者能之。又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傳曰：未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蓋夫子述詩書禮樂文辭有與人共者，不獨有也。至於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故曰：莫我知也。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也。此解最得。通義云：言君子豈不樂當世有聖帝如堯舜者，知君子而用之也。既不可得，退修春秋，以俟後世王者復起，推於春秋之義，以治天下，則亦君子之所樂也。左氏馳騁於文辭，穀梁圍囿於詞例，此聖人制作之精意，二家未有言焉。知春秋者其惟公羊子乎。

公羊義疏七十六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序

漢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疏〕

阮氏元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釋文祇作春秋公羊序五字。何校本。闕本。監本。毛本。此題及下序並傳皆低一格。惟春秋經文始頂格。通書並然。蓋後

人以意爲之。非也。此本從唐石經。題序經傳皆頂格。阮氏重刊本。卷首有中書門下牒。校勘記云。此本及闕本。監本。卷首皆載此牒文。係景德二年也。毛本始刪去此牒文。下兩數字。中書字俱跳行頂格。闕本改牒文皆低一格。牒字跳行亦低一格。兩數字始頂格。阮氏本又有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序。校勘記云。何煌校宋監本。公羊下有傳字。是也。此脫。闕。監。毛本。改此爲春秋公羊傳注疏七字。闕本於此下署何休學。〔原闕四字〕疏另行署明御史李元陽提學僉事江以遠校刊。監本改署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曾朝節等奉敕重校刊。毛本但存漢何休學四字。其實亦不當有也。漢者。舊疏云。巴漢之閒地名也。秦二世元年。諸侯叛秦。沛人共立劉季以爲沛公。二年八月。沛公入秦。秦相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冬十月。爲漢元年。其年二月。項羽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漢之閒四十一縣。都南鄭。五年十二月。斬羽。六年二月。卽皇帝位。遂取漢爲天下號。司空者。舊疏云。漢三公官名。漢先生曙公羊問答云。問。徐疏。漢三公官何也。曰。晉漢以別於周也。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空。是爲六卿。漢則不然。史記。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三公。漢初因秦置丞相。而宏爲之。則丞相爲三公矣。續漢書百官志。太尉公一人。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世祖卽位。爲大司馬。謝靈運書云。秦有大尉。掌兵。漢仍修之。或置或省。是故司馬之官。主九伐之職。是漢初無司馬。而有太尉。天文錄曰。三王星在北斗柄南。主宣德化。和陰陽。若今之大尉。司空之象。應劭漢官儀曰。冲帝册書曰。三公國之楨幹。朝廷取正。以成斷。今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忠正不撓。有史魚之風。其以固爲太尉。是以太

尉爲三公矣。漢書曰：成帝綬和元年，始更名御史大夫曰大司空。又曰：彭宣爲大司空，宣上書曰：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質。臣老病，願上印綬，是以司空爲三公矣。漢官儀曰：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卽位，因而不改。此後漢三公之制，而又不同於前代者也。故唐六典云：漢承秦制，不置三公。漢末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師傳之官，位在三公上。後漢因之，師傳尊號曰上公，置府僚是也。掾者，舊疏云：卽其下屬官也。若今之三府掾是也。校勘記云：掾字，从手，釋文、唐石經、何校本、並同。閩、監、毛本，改从木旁，非公羊問答云：掾屬有別否？曰：漢書：蕭何爲沛主吏掾，音義：正曰：掾，副曰屬。崔寔政論曰：上三公天子之股肱，掾屬則三公之喉舌。天子當恭己南面於三公，三公亦委策以答天子。千寶司徒儀曰：掾屬之職，敦明教義，肅厲清風，非禮不言，非法不行，以訓羣吏，以貴朝望，各掌其所治之曹。漢舊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者，古元士三命者也。通典：後漢司空屬官長史一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皆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爲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爲百石。又云：何謂三府？曰：漢有三府，四府，五府。三府則三公之府也。漢官典職曰：司徒本丞相官，哀帝改爲大司徒，衆駟五品。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不敢稱府也。漢官儀曰：河間相張衡說明帝，以爲司徒司空府已治，更治太尉府。府公南陽趙熹，安帝元初六年詔，三輔選掾屬高第，承宮傳，建武三府更辟注，太尉司徒司空李雲傳，三府注，三公是也。按續漢志云：司空公一人，本法曰：掌水土事，凡營城起邑，浚溝洫，修隄防之事，則議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世祖卽位，爲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注引應劭漢官儀曰：綬和四年，罷御史大夫官，法周制，初置司空，議者又以縣道官獄司空，故覆加大爲大司空，亦所以別大小之文。考漢前止丞相御史大夫，哀帝元壽二年，更丞相爲大司徒，成帝綬和二年，更御史大夫爲大司空，哀帝建平二年，復舊名，元壽二年，又爲大司空，官名雖有更替，終漢之世不廢。太尉不常置，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置大司馬，冠將軍之號，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亦無印綬官屬，亦不常置。成帝綬和元年，初賜大司馬印綬，置官屬，比丞相。哀帝建平二年，復去印綬官屬將軍如故。元壽二年，復賜大司馬印綬，置官屬，去將軍，位在司徒上。後漢因之，終漢世三公常設不改也。志又云：屬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

人令史及御屬四十二人。說文手部。緣。緣也。緣者。衣領袂口之飾。引申爲凡物緣邊之稱。此據爲三公翼輔。故亦有緣義。又考後漢書本傳。太傅陳蕃辟之。黨禁解後。又辟司徒。拜議郎。再遷諫議大夫。卒。未知爲司空。據何時也。任城樊者。續漢書郡國志。兗州刺史。任城國有桃聚。亢父。樊。後漢書本傳注。樊縣。故城在今兗州瑕丘縣西南。是也。按樊於前漢屬東平國。爲今兗州府滋陽縣地。何休者。後漢書儒林傳本傳云。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父豹。少府。休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遇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說之。迺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拾遺記云。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成誦。門徒有問者。則爲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幾藏往。不可通焉。京師謂之學海。序者。釋名釋言語云。敘。抒也。抒。揲其實。宣見之也。爾雅釋詁云。敘。緒也。說文支部。敘。次第也。書不空作。皆有所由。緒錄其作書之由。使其意指抒發。故謂之敘也。敘。正字。序。假借也。孔子爲易序卦傳。又作書序。子夏作詩序。作序之始也。舊疏二十八卷。相傳爲徐彥作文獻通考作三十卷。四庫全書總目云。或彥本以經文併爲二卷。別冠於前。後人又散入傳中。故少此二卷。亦未可知也。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稱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董道廣川藏書志。亦稱世傳徐彥。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校勘記序云。徐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亦無撰人名氏。宋董道云。世傳徐彥所作。其時代里居。不可得而詳矣。光祿寺卿王鳴盛云。卽北史之徐遵明也。不爲無見也。蓋其文章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爲者。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並作三十卷。世所傳本。乃止二十八卷。其參差之由。亦無可考也。按舊疏名氏。迄無定據。故今所引。但稱舊疏也。

昔者孔子有云〔疏〕

舊疏云。孝經云。昔者明王。鄭注。昔。古也。禮記檀弓云。予疇昔之夜。注。昔。猶前也。何氏言。前古孔子有此言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

仲尼。姓孔氏。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禮樂自此可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晚而好易。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大野獲麟。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亂臣賊子懼焉。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卒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葬魯城北泗上。 吾志

在春秋。行在孝經。〔疏〕

禮記中庸注引鉤命決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彼疏引鉤命決又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丘爲木鐸。制萬世法。舊疏引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

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也。事文類聚引鉤命決又云。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石臺孝經敘引孝經緯云。孔子曰。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白虎通五經云。已作春秋。復作孝經。欲專制正。蜀志秦宓傳。宓曰。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春秋孝經相輔而行也。故禮記中庸云。唯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鄭注。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論語學而篇。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本立道生。謂始元終麟。仁道備矣。堯舜之行。則本乎孝弟。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相爲表裏也。孔子世家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因史記作春秋。繁露俞序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史記自序。及趙岐孟子序亦云。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舊疏云。所以春秋言志在孝經。言行在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見善能賞。見惡能罰。乃是王侯之事。非孔子所能行。故但言志在而已。孝經者。尊祖愛親。勸子事父。勸臣事君。理關貴賤。臣子所宜行。故曰行在孝經也。 此一一學者。聖人之極致。〔疏〕 舊疏云。二學者。春秋孝經也。極者。盡也。致之言至也。言聖人作此二經之時。盡已至

誠而作之故曰聖人之極致也。初學記云：春秋經文備三聖之度，北堂書鈔引援神契曰：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擊折而立，使弟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簪纓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

務也〔疏〕

舊疏引春秋說云：作春秋以改亂制。孟子滕文公云：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太平御覽引說題詞云：孝經者，所以明君父之尊，人道之業，天地開闢皆在孝也。是為治世要務也。舊疏云：凡諸經藝等皆治世所須，但此

治世之要

經或是懲惡勸善，或是尊祖愛親，有國家者最所急行。故云：治世之精要急務矣。祭統云：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者，謂三王以來也。若大道之時，禮於忠信為薄，正以孔子修春秋，祖述堯舜，故言此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疏云：考諸舊本皆作也。若作世

字，俗誤已行。按也作世，則屬下

傳春秋者非一〔疏〕

舊疏云：孔子至聖，卻觀無窮，知秦無道，將必燔書，故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度秦至漢，乃著竹帛，故說題詞云：傳我書

讀曰世傳春秋者非一，俗本是

者，公羊高也。按廣韻一東，公複姓。子夏門人齊人公羊高，作春秋傳。初學記引演孔圖云：公羊全孔經。宋均注：公羊，公羊高也。經指謂春秋是也。舊疏引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致，致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又引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仲舒弟子蘧公、蘧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故曰傳春秋者非一。按後漢書鍾離意傳注引意別傳云：意於孔子教授堂下得素書，云：後世修吾書，董仲舒、史記儒林傳、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名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公孫宏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宏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者書為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共傳公羊氏也。又平津侯列傳：丞相公孫宏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宏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儒林列傳又云：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宏亦頗受焉。漢書儒林傳云：董生自有傳，弟子遂之者，闕陵褚大、東平蘧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唯蘧公守學不失師法。授東海孟庸、魯眭孟，又嚴彭祖、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

唯彭祖安樂爲明。實間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義。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彭祖授琅邪王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顏安樂。魯國薛人。授淮陽冷豐。次君淄川。任公由是顏家有冷任之學。始貢禹事。贏公成於畦孟。疏廣事孟卿。廣授琅邪筦路。禹授穎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路授孫寶。豐授馬宮。琅邪左咸。咸徒衆尤盛。後漢書儒林傳引前書以羸公、孟卿、畦孟以下。皆爲胡母子都弟子。據六藝論。則皆董仲舒弟子。范氏誤以前書弟子途之者。綴於胡母子都下。誤。何爲胡母弟子。其實彼文自承董生爲江都王相。自有傳連綴之爾。惟胡母子都弟子。不見諸史。何氏之學。出於李育。育多據胡母生條例。故與董生等說往往不同。齊氏召南注疏考證云。陰豐當作冷豐。前書儒林傳。顏安樂授淮陽冷豐。及淄川任公。由是顏家有冷任之學。是也。又按劉向始學公羊。後受穀梁。又按前書有王亥。而無王彥。卽與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同以穀梁議石渠者。後漢賈逵傳。兼通五家穀梁之說。注云。五家。尹更始等。又作王彥。未知孰是。惠氏棟九經古義云。劉子政從顏公孫受公羊春秋。本傳不載。然封事多用公羊說。又按漢書藝文志有公羊外傳五十篇。公羊章句三十八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公羊顏氏記十一篇。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蓋皆當時傳公羊者各述所受。故何氏云。非一也。舊疏又引舊云。傳春秋者非一者。謂本出孔子。而傳五家。故曰非一。據漢書藝文志。有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鄒氏傳、夾氏傳、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無師。故云非一。然此下何氏傳論公羊家學。未必牽涉餘四家也。

本据

亂而作〔疏〕

史記太史公自序。上大夫董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爲魯

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又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越絕書德序外傳記。夫子作經。攬史記。憤懣不泄。兼道事後。覽承傳說。厥意以爲周道不敝。春秋不作。舊疏云。孔子本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公取十二。則天之數。是以不得取成王周公之史。而取隱公以下。故曰。據亂而作。謂據亂世之史。而爲春秋也。按。據亂蓋兼兩義。其

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疏〕

舊疏云。由亂世之史。故有非常異義可怪之事也。非常異義者。卽莊四年齊襄復九世之仇而滅紀。僖二年實與齊桓專封是也。此卽是非常之異

義。言異於文武時。何者。若其常義。則諸侯不得擅滅諸侯。不得專封。故曰非常異義也。其可怪之論者。卽昭三十一年。邾婁叔術娶嫂而春秋善之是也。包氏慎言條釋云。春秋貶織芥之惡。祭仲出君而許以行權。齊襄禽獸之行。無善可紀。而以復遠祖之仇

見復。宋襄喪師辱國而稱爲文王。叔術蔑倫通嫂。而以讓國通其子孫於列國。周王守府而新之等。於宋稱爲二王後。衛輒拘父。而以尊王父是數者。皆所謂異義可怪之端也。爲業左氏者所口舌。

說者疑惑〔疏〕

繁露前序云。史記十二公之閒。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舊疏云。此說者謂胡毋子都董仲舒之後。莊彭祖顏安樂之徒。見經傳與奪異於常理。故致疑惑。

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

〔疏〕

舊疏云。此倍讀如反背之背。非倍畔之倍也。言由疑惑之故。雖解經之理。而反背於經。卽成二年。逢丑父當左。以免其主。春秋不非而說者非之。是背經也。任意者。春秋有三世異辭之言。顏安樂以爲從襄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卽爲

所見之世。是任意。任意者。凡言見者。目觀其事。心識其理。乃可爲見。故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而顏氏分張一公而使兩屬。是其任意也。反傳違戾者。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按隱三年傳云。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者。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謂二日乃食。失正朔於前。是以但書其日而已。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謂晦日食。失正朔於後。是以又不書日。但書其月而已。卽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以此言之。則日食之道。不過晦朔與二日。卽宣十七年。言日不言朔者。是二日明矣。而顏氏以爲十四日日食。是反傳違戾也。

其勢雖問。不得不廣〔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疏云。一說其勢雖問。畏人問難。故曰維問。維誤爲雖耳。按維當

作惟。言其形勢。惟問難者多。是以不得不廣爲說也。故下云。講誦師言。至於百萬云云。按舊疏云。書說者疑惑。義雖不足。但其形勢已然。故曰其勢雖復致問。不得不廣引外文。望成其說。故曰不得不廣也。一說謂顏莊之徒。以說義疑惑。未能定其是非。致使

倍經任意。反傳違戾。是以何氏觀其形勢。故曰其勢維適畏人問難。故曰維問。遂恐已說窮短。不得不廣引外文。望成已說。故曰不得不廣也。按作雖字亦通。言雖倍經任意。反傳違戾。然既窮相問詰。不得不廣引以證成已說也。援鵝堂筆記云。雖疑難字之譌。而誤強解為難字之誤。謬矣。亦不必改。讀難字。古人文義不必如後世之平順也。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疏〕 舊疏云。此師謂胡董之前

公羊氏之屬也。言由莊顏之徒。講義不是。致他問難。遂爾謬說。至於百萬言。其言雖多。猶有合解而不解者。按此蓋何氏自謂講誦師言。至百於萬。猶有未解者也。繁露俞序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貢問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資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曾子。子石。盛美齊桓安諸侯。尊天子。又故子夏言春秋重人。故子池言魯莊築臺丹楹。刻栢晉厲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是七十子言人人殊。故漢

時加釀嘲辭〔疏〕

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缺。按釋文作讓嘲。讓。相責讓也。嘲。嘲笑也。言時加責讓嘲笑之辭。作釀誤。當據

正。按葉鈔本。徐本釋文本。釀作讓。如作釀。陸當有音。然今本釋文亦作釀矣。舊疏云。顏安樂等解此公羊。苟取頑曹之語。不顧理之是非。若世人云雨雪其霧。臣助君虐之類是也。援引他經。失其句讀。

〔疏〕

舊疏云。三傳之理。不同多矣。羣經之義。隨經自合。而顏氏之徒。既解公羊。乃取他經爲義。猶賊黨入門。主人錯亂。故曰失其句讀。

以無爲有。〔疏〕

舊疏云。公羊經傳。本無以周王爲天囚之

義。而公羊說及莊顏之徒。以周王爲天囚。故曰以無爲有也。

甚可閔笑者。〔疏〕

舊疏云。欲存公羊者。閔其愚闇。欲毀公羊者。笑其謬妄也。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閔。監。毛本作笑。非。

不可

勝記也。〔疏〕

舊疏云。言其可閔可笑者多。不可勝負。不可具記也。按。不可勝記者。言記不勝記也。言其多也。勝記。猶言遠數之悉數之也。

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

謂之俗儒〔疏〕

舊疏云左氏先著作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許慎作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也按易書詩禮春秋孝經皆有今文古文今文立於學官當時所

習古文或出孔壁或出民間往在蝌蚪文故無師傳因皆目為古文也後漢書范升傳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左氏春秋立博士升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邱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乃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遂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按春秋當漢代公羊為今文左氏為古文劉歆欲建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列於學官諸博士或不肯故劉歆遺書太常博士責讓之中有抑此三學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之語明當時以治古學貴文章為譏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詞不務綜其終始厥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牒獨記世諡其詞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而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按史記所謂儒者斷其義謂公羊先師胡毋生董仲舒能得春秋之義馳說者騁其詞即謂貴文章左氏春秋但務事實也舊疏云謂之俗儒者即繁露云能通一經曰儒生博覽羣書號曰洪儒則言乖典籍辭理失所名之為俗教授於世謂之儒鄭賈之徒謂公羊雖可教授於世而辭理失所矣按鄭衆賈逵皆治古文者也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

〔疏〕

後漢書賈逵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十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

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已甚遠而冤抑積久莫可分明又云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直至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覽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顛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

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甚多。陛下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書奏。帝嘉之。令遂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舊疏云。賈逵者。卽漢章帝時衛士令也。言緣隙奮筆者。莊顏之徒。說義不足。故使賈逵得緣其隙漏。奮筆而奪之。遂作長義四十二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意望奪去公羊。而與左氏矣。鄭衆亦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在賈逵之前。何氏所以不言之者。正以鄭衆雖扶左氏而毀公羊。但不與讖合。帝王不信。毀公羊處少。與左氏不強。故不言之。豈如賈逵作長義四十二條。奏御于帝。帝用嘉之。乃知古之爲真也。賜布及衣。將欲存立。但未及而崩耳。然則賈逵幾廢公羊。故特言之。按春秋序正義云。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以抵公羊。後漢書本傳則云。出左氏傳大義長者。摘三十餘事以上。玉海引疏。亦作四十一條。是宋世本作一不作二也。

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疏〕

舊疏云。此先師戴宏等也。戴宏作解疑論。難左

氏。不得左氏之理。不能以正義決之。故云觀聽不決。按戴宏不知何時人。休本傳云。休善麻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義。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又李育傳云。李育扶風漆人也。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爲同郡班固所重。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然則先師或亦指李育之難左氏。義有未盡。故何氏如此云。與多隨二創者。舊疏云。上文云。至有背經任意。反傳違戾者。與公羊爲一創。又云。援引他經。失其句讀者。又與公羊爲一創。今戴宏作解疑論。多隨此二事故曰多隨二創也。而舊云公羊先師說公羊義不著。反與公羊爲一創。賈逵緣隙奮筆奪之。與公羊爲二創。非也。援鴉堂筆記云。二創。疑斥上文詆爲俗儒及公羊可奪左氏可興爲二創。疏解非也。

此世之餘事。〔疏〕

舊疏云。何氏言先師解義。雖曰不是。但有已在公羊必存。故曰此世之餘事。餘未也。言戴氏專虛公羊未申。此正是世之末事。猶天下閒事也。舊云。何氏云。前世之師。說此公羊。不得聖人之本旨。而猶在世之末門。故曰世之餘事也。援鴉堂筆記云。餘事疑同多事。言其議論紛紜滋多而未已也。當時三家互相排擠。

豈得云閒事也。疏解非是。

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疏〕

舊疏云守文者守公羊之文持論者執持公羊之文以論左氏。即戴宏解疑論之流。

矣。敗績者爭義似戰陳。故以敗績言之。失據者凡戰陳之法。必須據其險勢以自固。若失所據。即不免敗績。若似公羊先師欲持公羊以論左氏。不閑公羊左氏之義。反爲所窮。已業破散。是失所依據。故以喻焉。

余竊悲之久

矣。〔疏〕

舊疏云。何邵公精學十五年。專以公羊爲己業。見公羊先師失據敗績。爲他左氏先師所窮。但在室悲之而已。故謂之竊悲。非一朝一夕。故謂之久。後拜爲議郎。一舉而起。陵羣儒之上。已業得申。乃得公然歎息。

往者

略依胡母生條例。多得其正。〔疏〕

漢書儒林傳。胡母生。字子都。齊人。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

孫宏亦頗受焉。舊疏云。胡母生本雖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故何氏取之以通公羊也。雖取以通傳意。猶謙未敢言已盡得胡母之旨。故言略依而已。何氏本著作墨守以距敵長義。以強義爲廢疾。以難毅梁造膏育以短左氏。蓋在注傳之前。猶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故云往者也。何氏謙不言盡得其正。故言多爾。惠氏棟九經古義云。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何以知之。以石經知之。石經載公羊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辭云云。是嚴氏春秋已見於隱元年。於此不復發傳也。今何本有之。又云。卅年。顏氏言君出則已入。此僖三十年傳也。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氏本亦無。以此知何所注者。蓋顏氏春秋焉。鄭康成注三禮。引隱五年傳云。登戾之。又引桓十一年傳。遷鄭焉。而鄙留。又引隱二年傳。放於此乎。與石經同。與何氏異。蓋所據者。嚴氏本也。藝文志云。公羊顏氏記十一篇。後漢張伯饒。又減定爲二十萬言。顏氏說經。以襄公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卽爲所見之世。又以爲十四日日食。周王爲天囚之類。倍經違戾。皆何氏所不取。按何氏亦不必爲顏氏學。其本或偶與石經所記顏氏說合耳。

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疏〕

舊疏云。隱。謂隱審括。謂檢括。繩墨。猶規矩也。何氏言已隱

審檢括公羊。使就規矩也。而舊云善射者隱括令審。射必能中。何氏自言已隱括公羊。能中其義也。公羊問答云。故遂隱括。此何義也。曰。說文。隱括也。括。隨也。荀子。大山之木。示諸隱括。又。拘木必待隱括。悉矯然後直。淮南子。其曲中規。隱括之方。隱。假借作隱。漢書刑法志。隱之以勢。臣瓚注。隱括其民。括。假借作括。經傳中多作括。邪曲之器。揉曲者曰隱。正方者曰括。舊云。隱括令審。射必能中。迂遠不可從。按段氏玉裁注。說文云。隱與括互訓。亦假借作隱括。尙書大傳。隱括之旁多曲木。良醫之門多疾人。荀子。大略。示諸隱括。隱括者。矯制衰曲之器也。方言。所以隱擢謂之籛。郭云。搖櫓小櫂也。按。擢以索繫於籛。而後可行。是籛者所以隱其擢也。如許云。矢隱弦處謂之矢括。矢括所以控弦也。般庚。尙皆隱哉。某氏注云。相隱。枯共爲善政。公羊序。隱括使就繩墨焉。孫卿書。劫之以勢。隱之以陋。皆讀爲隱。漢志注。臣瓚曰。秦政急峻。隱括其民於隘狹之法。是也。凡古云安隱者。皆謂隱括之而安也。俗作安穩。形聲皆變也。按段說是也。韓詩外傳。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已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亦卽矯之義也。凡多衰曲靡腫。不中繩墨。故須隱括之。而後就繩墨之直。何氏自謂矯正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一規矩之於正也。

